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津著

斯人译



目 次

代序(特瓦尔朵夫斯基)	1
-------------------	---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5
-------------------	---

附 录

为了未来而写过去(西蒙诺夫)	176
----------------------	-----

为了使这永远不再重演(巴克兰诺夫)	181
-------------------------	-----

为了真理, 为了生活(叶尔米洛夫)	189
-------------------------	-----

人活着(迪姆希茨)	195
-----------------	-----

代 序

特瓦尔朵夫斯基

亚·索尔仁尼津这部作品的基本素材，在苏联文学中是非同寻常的。这部作品具有同我们发展中已经为党揭露和摒弃的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病态现象的痕迹，这些现象在时间上虽然距离我们还不算远，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然而过去，无论它是怎样，对现在来说却永远不是无所谓的。全面而坚决地同使过去蒙上阴影的一切东西决裂，其保证就在于真实而勇敢地彻底认清它的后果。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大家都忘不了的总结发言中，正是谈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责任是仔细地 and 全面地查明同滥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会死去，我们都有一死，然而我们只要还在工作，我们就能够而且应该查明许多事情，并且把真相告诉党和人民……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这类现象永远不再重演。”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也不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录和回忆，虽然只有亲身的经历才能使这种叙述具有如此可信和真

实的性质。这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正是由于艺术家对这一素材加以闡明的結果，它才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見证，成为艺术性的文献，而在此以前，用艺术来处理这种“特殊材料”一直是不大可能的。

在索尔仁尼津的这部作品中，讀者是不会讀到对那个以沉痛的一九三七年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包罗万象的描写的。《一天》的内容，自然，是受到了时间、事件的地点和作品的主人公的视野的限制。然而特別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的生活中的一天，在初次踏进文坛的亚·索尔仁尼津的笔下变成为具有不平常的活力和忠于人的性格真实的画面，作品的稀有的感染力首先就在于此。对于这里所描写的許多作为悲剧性的“特別营犯人”的人物，讀者也可以想象他們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前綫上或者在战后的建設中——的情形。这也是那些由于情势的安排而落入了要經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殘酷考驗的特殊的、极端的环境的人們。

在这部作品中，沒有故意增加一些作为破坏苏維埃法制的后果的駭人听聞的殘酷和专橫的事实。作者选择了特別营生活中从起床到熄灯的最普通的一天。然而这“普通的”一天不能不使讀者为这些从书本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他面前的人們的命运而伤心难过。艺术家的明显的成功在于这种伤心和痛苦同絕望的沮丧情緒毫无共通之处。相反，这本就其不加掩飾的、不輕松的真情來說是

如此不平常的作品，留給你的印象仿佛是使你的心灵摆脱了應該說而沒有說出的那些东西，同时还巩固了內心里勇敢而崇高的感情。

这部严肃的作品又是一个例子，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没有什么領域或現象可以从苏联艺术家的活动範圍內取消以及不能給予真实的描写。整个問題是在于艺术家本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这部作品还允許作出一个簡單的、有益的結論：真正重大的內容、对巨大的生活真实的忠实态度、在描写甚至是最困难的对象时所表現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是不可能找不到相应的形式的。在《一天》里面，形式的鮮明和独特，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外在的朴素表現出来的。作者很少去考虑形式，也因此它才充滿了內在的优点和力量。

我不想影响讀者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的評價，虽然在我看来，毫無疑問，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們的文坛。

也許，作者采用——不过，是非常有节制地、适当地采用——主人公在其中度过自己劳动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些字眼和用語，会引起特別愛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但总的說来，《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屬於这一类作品；讀了它們以后，我們感到非常乐意同其他讀者一起分享我們对作者的感激之情。

像平时一样，早晨五点钟，铁锤敲打着挂在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催人起床了。断断续续的叮当声，隔着结了两指厚的冰的玻璃窗，听起来很微弱，而且不久就沉寂了：天气很冷，看守不愿敲打很久。

叮当声停息了，窗外的一切却依然和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桶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窗外只见三盏昏黄的灯：两盏在警戒区内，一盏在劳动营里。

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开营房门上的锁，也听不见值日员往外抬便桶的声音。

舒霍夫从来不睡懒觉，总是按时起床。上工之前约摸有一个半钟头的時間是自己的，不是公家的，凡是熟悉劳动营生活的人，总能挣到一些外快：用旧衣服里子缝个什么手套；把烘干了的毡靴一直送到閤气队员的床边，省得他光着脚在一大堆毡靴周围打转转，老找不到自己的那双；或者顺着一间间储藏室跑过去，给什么人效点劳，打扫打扫，替他拿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食堂去把桌上的大碗收拾起来，送到洗碗机里去，顺便可能捞到一点吃的东西，但是愿意在那里尽义务的人很多，多得难以应付，最

糟的是：要是碗里剩点什么，就忍不住要拿起来舔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庫焦明的話。庫焦明是劳动营里的一个倔强的老犯人，到一九四三年为止，他已在劳动营里蹲了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一条荒涼的林間小路上的篝火边对新近从前綫补充到他队里来的隊員們說：

“孩子們，統治这里的是泰加森林^①的法律。可是在这里人們也要活下去。在劳动营里，誰要是舔了別人的飯碗，誰要是想进医务所，誰要是到保卫科长那里去告密，誰就活不了啦。”

关于告密者，他当然是說錯了。那些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过他們都是用別人的血来保护自己的。

舒霍夫經常总是准时起床，可今天却沒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渾身酸痛。躺了一夜也沒暖和过来。梦中恍惚觉得，一会儿他完全病倒了，一会儿又稍微有点起色。他真不願黎明来到。

但黎明却照常来到了。

在这里根本沒法暖和过来，窗上堆着小冰山，沿着整个营房——好大的一所营房！——的四壁和天花板的接縫处都結滿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

舒霍夫沒有起床。他躺在一張双层床的上鋪，盖着

① 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譯者注。

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連脑袋一起蒙上，两只脚一起伸进棉袄的一只扎起的袖筒里。他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根据声音可以知道营房里以及在他那个小队所住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走廊里傳來沉重的脚步声，那是两个值日員抬着一个八維德羅^①的便桶。抬便桶这个差事被认为是老弱殘廢干的輕活，可是你去抬抬看，还不許弄洒！

75小队有人把从烘烤間里拿来的一捆毡靴咚地一声扔到地板上。接着舒霍夫那小队也有人把毡靴往地板上扔（今天也輪到他那小队烘毡靴）。正副队长默默地在穿靴子，他們的鋪板軋軋直响。小队副現在要到面包房去，正队长則要去营指揮部，去生产計劃科。

队长到生产計劃科去是为了找派工員領任务，不过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要决定命运了——生产計劃科打算把他們 104 小队从小型工厂的工区赶到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新工区去。这个“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是一片荒野，有几块积雪的洼地，而且动工之前先得掘坑、埋柱子、拉上带刺的铁絲，以防自己的伙伴逃跑。然后才能开始建設。

說实在的，在那里将有一个月无处烤火——連狗窝都沒有一个。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生火呢？只有拚命干活才是唯一的生路。

① 俄国液量名，一維德羅等于 12.3 升。——譯者注。

队长忧心忡忡地設法解决这个难题去了。他想让另一个行动迟钝的小队頂替自己的小队到那里去干活。当然，空着手去是談不成的。他給上了年紀的派工員帶去了半公斤腌板油。有时候还得帶一公斤。

是不是到医务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試一試也吃不了亏。渾身筋骨簡直都要散开了。

再有就是今天是哪一個看守值班呢？

他想起来了：值班的是“一个半伊凡”^①，他是一个又瘦又长、黑眼睛的中士。第一次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叫人害怕，可是跟他混熟了以后，就会知道他在所有值班的看守中是最随和的了：他既不会关你的禁閉，也不会把你拉到生活管理員面前去。在九号营房的犯人還沒吃完早飯之前，还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

板鋪顫动着、搖晃着。两个人立刻起身了：一个是睡在上鋪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教徒阿辽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鋪、以前当过海軍中校的布伊諾夫斯基。

两个值日的老头子把两只便桶抬出去以后，就为了該由誰去提开水的問題爭吵起来，活像娘儿們似的吵得叫人厌烦。20 小队的电焊工大喊了一声：

“喂，你們这一对鞭炮！”說着就拿起一只毡靴使勁向他們扔过去。“我来給你們調解調解！”

① 伊凡一般指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半伊凡”是形容此人比伊凡还要高大。——譯者注。

毡靴砰地一声碰到一根柱子上。两个老头子不吭气了。

小队副在邻近的一个队里低声嘟囔着說：

“华西里·費多雷奇！食品供应科有坏蛋捣鬼，本来該給咱們四个大面包，可現在只給了三个。克扣誰的呢？”

他这句话虽然說得很輕，但他那个队显然都听见了，大家都屏着气靜听，想知道今天晚上要把誰的面包切去一块。

舒霍夫一直躺在他那个压得板板的装着锯末的褥子上。他只盼自己別再繼續受这种双重的折磨：或是干脆生他一場寒热病，或是让渾身別再发痛。不然真是不三不四。

正当浸礼教徒口中念念有辞地在祈禱的时候，布伊諾夫斯基从便所回来了，他好像有点幸災乐禍似地囁囁起来：

“喂，坚持住，紅海軍战士們！准有零下三十度！”

舒霍夫决心要去医务所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只威武有力的手猛地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下来。舒霍夫把呢上衣从臉上掀开，稍稍抬起身子。干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正好齐他的板鋪那么高。

这就是說，今天是他值班，于是他就悄悄溜进来了。

“111-8541”塔塔林讀着舒霍夫那件黑色的呢上衣背后一块白补丁上的号码。“罰你三天勞役禁閉！”

这所营房里的灯沒有全部点着，有两百个人睡在五十張臭虫成堆的双层鋪上。一听见他那与众不同的低哑的声音，半明半暗的营房里所有还没起床的人都立刻翻身坐起来，匆匆忙忙地穿衣服。

“为的什么，长官？”舒霍夫用一种很可怜的声音問道，其实他并不觉得自己真有那么可怜。

勞役禁閉——这还是半禁閉，既能吃到热飯，又沒工夫去想心事。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閉。

“你沒按时起床吧？咱們到指揮部办公室去，”塔塔林懶洋洋地解釋了一下，因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关舒霍夫禁閉。

塔塔林萎靡不振的光臉上毫无表情。他轉过身去，寻找第二个倒楣蛋，可是所有的人——有的在暗处，有的在灯下，有的在下鋪，有的在上鋪，都已經把腿伸进左膝上縫着号码的黑棉褲里；已經穿上衣服的則掩上衣襟，急忙向門口走去——他們打算在院子里等塔塔林走开以后再回去。

要是舒霍夫是因为别的什么該受处分的事被关禁閉，他不会这么难过。他所以难过，是因为他过去总是最早起床的。但是，他知道塔塔林是不会放过他的。舒霍

夫只不过为了装装样子，一面继续求饒，一面使劲穿上了棉褲（褲子的左膝靠上的地方也縫了一块磨破了、弄髒了的布头，上面用黑色的，但已經变得暗淡了的顏料写着U-854的号碼），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碼，一个在胸前，一个在背后），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挑出自己的那双，戴上帽子（帽子正面也有一块同样的写着号碼的布头），就跟着塔塔林出去了。

104小队的队员都看见舒霍夫被带走了，但是誰都没說話：說什么都不济事，而且又有什么可說的呢？队长說不定还能替他說一两句好話，可是队长不在那里。舒霍夫也沒对任何人說一句話，他不再去糾纏塔塔林了。舒霍夫的同伴会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会給他留早飯的。

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寒气夹杂着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烟雾。远处角落里的崗楼上，有两盞巨大的聚光灯把十字交叉的灯光射在警戒区里。警戒区里的灯和劳动营里的灯也閃着光。这么多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都吞沒了。

犯人們都快步跑着去干自己的事，毡靴踩在雪上吱吱地响。他們有的去厕所，有的去儲藏室，有的去取邮包，有的把大米送到小厨房去。所有的人都縮着脖子、掩紧衣襟，他們都在想：他們要在这种严寒里呆一整天，这个念头要比严寒本身更使他們冷得发抖。而塔塔林却穿着他那件綴着染上了油污的淡藍色的領章的旧軍大

衣，不慌不忙地走着，好象一点也不觉得冷。

他們經過圍在劳动营內一座磚砌的監獄四周的高高的木板牆；經過保护劳动营的面包房以免犯人钻进去的帶刺的铁絲网；經過指揮部木房的一角，那里有一截布滿了霜的鋼軌挂在一根柱子上，下面用粗鉄絲兜着。他們又經過另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个完全被霜蒙住了的溫度表；这根柱子豎在一个背風的地方，免得水銀柱降得太低。舒霍夫怀着一綫希望向溫度表乳白色的小管子瞟了两眼；如果是零下四十一度，那就不該赶他們出去干活。可是今天它怎么也不会降到零下四十度。

他們走进指揮部的木房以后，馬上就走进看守們的房間。到了这里才搞清楚，正象舒霍夫在路上已經猜中的那样，根本不是要关他什么禁閉，只不过是看守室的地板沒人擦洗。这时候塔塔林宣布他饒恕舒霍夫，并吩咐他把地板擦洗干净。

擦洗看守室的地板，这是一个不能离开警戒区到外面去干活的特种犯人——指揮部木房的勤务員份內的差事。但是因为他在指揮部的木房里住了很久，所以他可以进出少校、生活管理員和保卫科长的办公室，替他們效劳，有时候还能听到些連看守們都不知道的事，日子一久，他竟认为让他給普通的看守擦地板好象有点委屈他了。那些普通的看守使喚了他一两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开始指使那些会投机的犯人来擦地板了。

看守室里炉火熊熊。两个看守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骯髒的軍便服，在那里下跳棋，第三个看守却象先前一样，穿着束紧腰带的皮袄和毡靴，睡在一条狭窄的木炕上。角落里放着一只盛抹布的水桶。

舒霍夫高兴起来，因为塔塔林饒恕了他，就对塔塔林說：

“謝謝，长官！往后我再也不睡懶觉啦。”

这里的規矩很简单：干完活就走。現在，当舒霍夫有活干的时候，他觉得全身好象不再酸痛了。他提起水桶，沒戴手套（他在匆忙之中把手套忘在枕头底下了）就向井边走去。

那些到生产計劃科去的队长們在那根挂溫度表的柱子跟前站了一会儿，一个比較年輕的队长，过去是苏联英雄，爬到柱子上去把溫度表擦干净。

下面的人囑咐他說：

“你可別对着它呼吸，不然它就会上升的。”

“什么会上升！去你們的吧！……不会影响它的。”

舒霍夫的队长丘林不在他們中間。舒霍夫放下水桶，把双手抄进袖口，好奇地观望着。

那个队长在柱子上嘶声哑气地說：

“零下二十七度半，混蛋东西。”

为了准确起見，他又看了一次，然后就跳下来了。

“它不准确，老是扯謊，”有一个人說。“难道他們会

在警戒区里挂准确的溫度表嗎？”

队长們走散了。舒霍夫跑到井边。两只耳朵虽然藏在帽耳底下，但是因为帽耳沒有系住，耳朵被严寒刺得有点酸痛。

井栏冻上了很厚的冰，水桶好容易才钻进井洞里去。绳子也象一根棍子似地攔在那里。

舒霍夫的两手都失去了知觉，他提着冒气的水桶回到看守室以后，就把手浸在井水里，这才暖和过来。

塔塔林已經不在房間里了，但是有四个看守挤在一起，他們不下跳棋，也不睡觉了，而是爭論着一月份他們每人能买到多少黍米。（鎮上的粮食供应很緊張，看守們的粮票虽然早用光了，但他們却能用比較低一些的价錢买到一些鎮上的居民买不到的粮食。）

“把門拉上，你这个混蛋！風吹进来啦！”他們之中的一个轉过头来对他說。

絕不能一大早就把毡靴弄潮。就是跑回营房去，也沒鞋可換。舒霍夫蹲了八年監獄，看到过各种各样分配鞋的办法：有的时候往往根本不穿毡靴度过一冬，有的时候连那些半高腰的皮鞋都看不到，只有树皮鞋和“切利亚宾斯克拖拉机厂”（一种車胎底的胶鞋）。現在穿鞋的問題好象可以对付过去了：舒霍夫在十月里弄到了（他所以能弄到，是因为他死乞白賴地要跟小队副一起到儲藏室去）一双結实的半高腰皮鞋，鞋头很硬，里面也很寬

松，包上两层厚包脚布也穿得进去。舒霍夫象寿星那样兴高采烈地穿着它过了约摸一个礼拜，不时用崭新的鞋后跟在地上从容不迫地敲打几下。到了十二月，毡靴及时送到，活得下去了，死不了啦。这时候有一个鬼东西在会计科长耳边说了几句闲话，他说，舒霍夫可以领一双毡靴，不过得把半高腰皮鞋交回。他说，一个犯人同时有两双鞋是不合规定的。于是舒霍夫就不得不做个选择：或是穿着半高腰的皮鞋度过整个冬天，或是穿上毡靴，而且一直穿到解冻的天气，而把半高腰皮鞋交回去。唉！这双崭新的半高腰皮鞋，他多么爱惜它啊，经常用软干油把皮子弄得软软的。八年当中，任何东西都不象这双半高腰皮鞋那么叫他心疼。把它扔到鞋堆里以后，到了春天它就不再是你的了。

现在舒霍夫很明白他该怎么办：他灵巧地脱下毡靴，把它放在屋角里，把包脚布塞进靴筒（勺子噹哪一声掉到地板上；不管他在检点全部必需用品准备去蹲禁闭的时候有多么匆忙，勺子却别忘了带上），便赤着脚用抹布往地板上浇了很多水，水即刻向看守们的毡靴底下淌了过去。

“你这个混蛋！轻一点！”一个看守忽然警觉过来，同时抬起双脚放到椅子上。

“大米？大米是另一码事，你别拿大米来比！”

“你浇了多少水，傻瓜？谁有这么擦地板的？”

“长官！不这样就擦不干净。脏东西都吃进去了……”

“你看见过你的老婆是怎么擦地板的吗，蠢猪？”

舒霍夫挺起腰，手里拿着一块淌着水的抹布。他很天真地微微一笑，露出了嘴里的几个豁牙，这几颗牙齿是一九四三年他在到这里来以前，在乌斯吉-伊日玛生坏血病脱落的。他来的时候得了赤痢，肚子泻得一塌糊涂，胃里非常虚弱，不愿接受任何食物。但是现在只剩他那发音不清的毛病是从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长官，我的老婆在四一年被人从我身边带走了。我记不得她是个什么样的婆娘啦。”

“瞧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擦地板的……这些个坏蛋，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想干。给他们吃饭真是糟蹋粮食。不如给他们吃大粪。”

“天天擦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弄得这里老是潮湿。你听着，八百五十四号！你轻轻地擦，稍稍湿一湿就成了，完了就滚你的吧。”

“大米！你别拿大米跟黍米去比！”

舒霍夫麻俐地干起来。

干活就象一根棍子，它有两个头，替聪明人干活干得很漂亮，替傻瓜干活只不过是装装样子。

要不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人早就都累死光了，这些大家心里都有数。

舒霍夫擦完地板，把上面那些干了的污点都擦掉，然后把沒有擰干的抹布扔到炉子后面，在門限旁边使勁穿上了自己的毡靴，把水潑到长官們經常走过的小路上，于是加快速度，經過澡堂，經過俱乐部黑漆漆、冷冰冰的大楼，斜着向食堂走去。

还是得赶快到医务所去，渾身又酸疼起来。而且还不能在食堂前面碰上看守：劳动营当局下过一道严厉的命令：誰要是独自一人落在后面，就要被抓去关禁閉。

今天在食堂前面出現了一种奇怪的現象，人不象往常那么挤，也沒有排队。先进去再說。

食堂里雾气迷漫，就象澡堂里一样，那是从門外放进来的寒气和很稀的坏菜湯冒出来的蒸汽。隊員們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在走道上挤来挤去等空位子。每小队都有两三个隊員用木托盘端着菜湯和稀飯在找座位，但是站在走道上的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就喊着叫那些人让开。那些人不理会他們，他們就罵开了：混蛋，傻瓜，快閃开！而且把托盘一推，碗里的湯湯水水就撲嗒撲嗒往外直濺。他們的那只空着的手也啪啪地直打那些人的脖子。打得好！別站在道上碍事，別东張西望地找人家吃完了的大碗去舔。

在那边的一張桌子后面，一个年輕的小伙子正在划十字，還沒把勺子浸到湯里。这准是一个西烏克兰的人，而且是个新来的。

俄罗斯人却連該用哪只手划十字都忘記了。

坐在食堂里是很冷的，大多数人都戴着帽子吃东西，但并不着急，他們从黑菜叶下面打捞煮化了的小烂魚，把魚刺吐到桌上。当魚刺在桌子上堆成一堆、輪到下一个队坐下来吃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把它們拂到地板上，然后踩得稀碎。

可要是直接把魚刺吐到地板上，那就要被认为是不讲卫生。

在营房里，有两排不知是圓柱还是支柱之类的东西，在一根这样的柱子旁边，坐着和舒霍夫同队的一个名叫費久科夫的队员，正替舒霍夫看守着一份早餐。他是一个等級最低的队员，还不如舒霍夫。全工作队从表面上看个个都穿着一色的黑呢上衣，而且都綴着一样的号碼，可是里边却很不相同——分許多等級。布伊諾夫斯基是不会替別人看守大碗的，而舒霍夫也不是什么零碎活都得干的，还有些人比他的等級更低。

費久科夫看見舒霍夫，就叹了一口气，把位子让出来。

“都凉了。我以为你去蹲禁閉了，想把你的一份吃掉。”

他不再等了，因为他知道舒霍夫不会給他留下什么东西，舒霍夫会用面包把两只大碗擦得干干净净。

舒霍夫从毡靴里掏出勺子。这只勺子对于他是很貴

重的，它跟他一起走遍了整个北方。这是他亲手把鋁絲融化了在砂胚上澆鑄出来的，上面还刻了一行字：“烏斯吉-伊日瑪，一九四四年”。

接着舒霍夫便把帽子从剃过的头上摘了下来——不管天气有多冷，他都不准自己戴着帽子吃飯——然后搅动着已經澄清了的很稀的坏菜湯，赶快察看大碗里盛的东西。碗里的情况平平常常。既不是最先从大桶里盛出来的，可也不是桶底剩下的东西，說不定費久科夫在看守这只大碗的时候从里面捞走了一块馬鈴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菜湯如果是热气騰騰的，倒也叫人高兴，可現在舒霍夫得到的却是一碗冰冷的。不过他还是慢吞吞地、全神貫注地吃了起来。这时候哪怕屋頂着火也不該着急。劳动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飯的十分钟、吃午飯的五分钟和吃晚飯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

菜湯不是每天換样，这取决于給冬天准备的是什么蔬菜。要是去年只准备了一种盐腌的胡蘿卜，那么从九月一直到六月就只得天天喝胡蘿卜湯。而現在則是黑菜。劳动营里的犯人吃得最飽的时候是六月，因为这时候各种蔬菜都吃光了，只得用粮食来代替。最糟的是七月，把蕁麻切碎了放在大鍋里熬。

小魚身上的刺愈来愈多，魚肉跟刺在一块煮，煮得稀

烂，只能在魚头和魚尾上找到一点肉。在一碰就碎的网状的魚骨头架上，舒霍夫連一小片魚鳞、一小块魚肉都不放过，完了还要用牙把骨架嚼开、吸吮一番，这才吐到桌上。任何一条魚身上的东西他都要全部吃掉：不管是魚鳃、魚尾，还是魚眼睛，不过魚眼睛必須长在魚头上，要是魚头煮烂了，眼睛飘在大碗里，那不管它有多大，他也不吃的。为了这件事他曾受到別人的嘲笑。

舒霍夫今天吃得很节约：他沒到营房去取面包，所以他現在就沒吃面包。面包可以过后再吃，吃得更飽一点。

第二碗是小米粥。粥已經冻成了一块。舒霍夫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別說小米粥已經冷了，就是热的吃起来也是既不經飽，也沒有味道，跟嚼青草一样，不过顏色是黄澄澄的，看上去象是黍米罢了。他們用它来代替大米，据說这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一滿碗煮好了的小米粥約摸有三百公分重，虽然不是大米粥，可总比沒有要好。

舒霍夫把勺子舔干淨，照旧塞到毡靴里，然后就戴上帽子到医务所去了。

天还是那么黑，劳动营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都赶跑了。聚光灯两股寬闊的灯光照旧射在警戒区内。这座“特別”劳动营剛剛建成的时候，警卫队拥有大量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照明彈，每当灯光稍稍有点暗淡，他們就往警戒区的上空紛紛射出白色、綠色、紅色的照明彈，活象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后来不放照明彈了。是不是嫌化費

太大了呢？

天色还是跟起床的时候一样黑，但是有經驗的眼睛却能根据种种微小的迹象毫不困难地断定，很快就要敲钟上工了。癩子的助手（癩子是食堂的值班員，他养了一个助手）到六号营房去叫那些不能到警戒区外面干活的殘廢吃早飯。一位留着鬍子的老画家蹣跚着向文化教育科走去，去拿顏料和画笔写号碼。塔塔林又出来了，他匆匆忙忙迈着大步穿过排队的地方向指揮部的木房那边走去了。外面的人还很少，这就是說，在这最后几分钟的甜蜜时刻里，大家都随便找了个地方在烤火。

舒霍夫机灵地藏到营房拐角后面躲开了塔塔林，要是第二次碰到他，就只得被他抓去。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打呵欠。千万不能让任何一个看守看見你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只能讓他們看到你是和大伙在一起。他們要么就是正在找人替他們干活，要么就是无缘无故地恶狠狠地把您拉走。犯人們都讀过每一幢营房前面貼着的命令：距看守五步之外即需脫帽，看守走过两步之后方能戴上。有些看守象瞎子一样慢吞吞地走，根本不在乎您脫不脫帽，但是这对于另一些看守却是一桩乐事。有多少人曾为了帽子問題被拉去关禁閉！这可不能馬虎，还是站在房角后面等他走过去为妙。

塔塔林走过去以后，舒霍夫本来已經下决心要到医务所去了，不料他突然想到，七号营房的那个高个儿的拉

脫維亞人曾答应在今天早晨上工之前卖给他两杯^①烟叶，舒霍夫在忙乱中却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高个儿的拉脫維亞人昨天晚上收到一个邮包，说不定明天烟叶就没有了，那时候就得等一个月才能收到下一个邮包。他的烟叶质量很好，抽起来很有劲，而且很香。颜色是淡褐色的。

舒霍夫懊恼起来，躊躇起来了：要不要拐回七号营房去呢？但是离医务所只有几步远了，于是他就胆怯地向医务所门口的台阶走去。可以听见脚下的雪吱吱作响。

医务所里和往常一样，走廊上干净得叫人不敢在地板上走。墙壁都涂上了白磁漆。家具也都是白的。

不过所有的房间都关着门。医生大概都还没起床。值班室里坐着一位医士，他是一个叫做柯里亚·弗多乌什金的年轻小伙子，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白长衫，坐在一张干净的小桌子后面，正在写着什么。

再没有别人了。

舒霍夫就象在首长面前那样脱下帽子，然后出于在劳动营里养成的那种习惯，偷偷地向不该看的地方瞥了两眼；他不可能不看到，尼古拉写得一行行很整齐，每行都没写到头，纸边上空出了一些地方，而且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舒霍夫当然立刻就明白了，这不是工作，而是私事，不过这跟他无关。

① 劳动营内犯人私下买卖烟丝，用杯子作量具。——译者注。

“是这么回事……尼古拉·謝苗內奇……我象是……有病……”舒霍夫不好意思地說，象是看見別人的財產眼紅似的。

弗多烏什金抬起了那对平靜的大眼睛。他戴着一頂白色的包发帽，穿着白长衫，号碼都看不出来了。

“你为啥这么迟才来？昨天晚上干嘛不来？难道你不知道，早上是不看病的嗎？請准病假的人的名单已經送到生产計劃科去了。”

这一切舒霍夫都知道。他知道，就是晚上来看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請准病假的。

“要知道，柯里亚……它昨天晚上該痛的时候可又不那么痛……”

“它是什么？現在痛嗎？”

“要是仔細捉摸捉摸倒一点也不痛。可我总觉得渾身不得勁。”

舒霍夫不是那种常到医务所来找麻煩的人，弗多烏什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只有权批准两个人早上不出去干活，而这两个人他已經批准了，桌上的一块淡綠色的玻璃板底下写着这两个人的名字，下面还画了一道綫。

“那就該早点来看。你怎么直到馬上就要上工的时候才来？給你！”

弗多烏什金从一个蒙着一层紗布、在紗布上的許多孔里插着体溫表的罐子里抽出一只体溫表，擦去上面的

酒精，便交給舒霍夫夾在腋下。

舒霍夫坐在靠牆的一條長凳上，屁股只挨着長凳一頭的盡边上，一不小心就會跟長凳一同跌在地上。他選中這麼一個不舒服的坐位其實並不是故意的，而是下意識地要表明他對醫務所很生疏，他到這裡來只是為了一點小病。

弗多烏什金照舊寫他的東西。

醫務所設在警戒區里的一個最偏遠的角落裡，任何聲音都傳不到這裡。連一個普通掛鐘的嘀嗒聲都聽不見，獄方不給犯人裝鐘表，由長官替他們掌握時間。就連耗子抓東西的聲音也沒有，醫務所的一只貓把耗子都捉光了，這是貓的任務。

在一間這麼干淨的屋子裡，在這麼深沉的寂靜中，在一盞明亮的燈光下，什麼事也不干地坐上整整五分鐘，這在舒霍夫看來是很奇怪的。他看看四面的牆壁，沒在上面找到任何東西。他看看自己的棉祆，胸前的號碼已經磨壞了，好象快掉下來了，得修補一下。他用一只空著的手又摸了摸臉上的鬍子，鬍子長得很長了，打上次洗澡以後，有十來天沒剃啦。可這沒有什麼關係。再過兩三天又要洗澡了，那時候就可以剃掉。何必坐在理髮室裡排隊，白浪費時間呢？舒霍夫用不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打扮得那麼漂亮給誰看呢。

後來，舒霍夫看著弗多烏什金雪白的包發帽，想起了

洛瓦提河上的卫生医药站；有一次他到那里去治受了伤的下巴——当时他真是一个大傻瓜！——他竟自动回队了。他本来可以躺上五天的。

现在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要是病上两三个礼拜，不过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也不用开刀，但是必须住院，那么就能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他三个礼拜，还可以喝到肉汤，这就好了。

但是舒霍夫想起来了：现在就是在医院里也不能躺着不动。随着一批押来的犯人来了一个新医生——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这是一个眼明手快、声音洪亮的人，他自己整天忙个不停，而且也不让病人安静；他把所有能走动的病人都赶出去替医院干活：筑篱、修路、往花坛运土，到冬天还要积雪保墒。他说，干活是治病的最有效的良药。

马儿干活干多了也要累死的。这一点他应该明白。要是他自己砌砖头砌累了，他是一定要坐下休息一会的。

……弗多乌什金却还在写他的东西。他的确是在干自己的私事，这对舒霍夫说来是不可理解的。他在抄他昨天新做的一首长诗，他答应今天把它拿给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就是那个热中于劳动疗法的医生看。

这种事只有在劳动营里才有：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劝弗多乌什金声称自己是个医士，便让他做医士的工作，于是弗多乌什金就开始学习给那些笨头笨脑的犯人

作靜脈注射，犯人們死板的腦筋怎麼也想不到這位醫士可能根本不是醫士。柯里亞過去是個文學系的大學生，在二年級時被捕。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希望他在獄中把自己先前不能随心所欲去寫的東西都寫出來。

……透過結了白色的冰而不再透明的雙層玻璃窗微微可以聽見從室外傳來的上工的鐘聲。舒霍夫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他和先前一樣覺得發冷，可是住院却顯然辦不到了。弗多烏什金伸手取過體溫表，看了一眼。

“你瞧，不上不下，三十七度二。要是三十八度，那就很明顯了。我不能准你的假。你要是想呆在這裡，那你自己負責。醫生檢查過後，認為有病，就准他的假，要是沒病，就不准假，還要把他送到禁閉室去。你還是出去干活的好。”

舒霍夫一句話也沒回答，甚至連頭也沒點一下，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額上就出去了。

坐在暖融融的房間里的人哪能体会到冻坏了的人的苦楚？

寒氣逼人。嚴寒中刺鼻的煙氣刺得舒霍夫鼻子發痛，而且逼着他咳嗽起來。零下二十七度的嚴寒，舒霍夫的體溫是三十七度。現在就看誰能戰勝誰了。

舒霍夫小步跑進了營房。站隊的地方還是空的，整個勞動營的外面也都是空的。這時正是那短短的、逍遙自在的一剎那，這個時候儘管一切都已經決定了，人們還

装做若无其事，不会上工的样子。哨兵們坐在暖和的营房里，半睡半醒的脑袋靠在步枪上，这么冷的天气在崗楼上走来走去，对于他們也不是什么乐事。大門口的看守們正在往炉子里扔煤块。看守室里的看守們在出发搜索之前吸着最后的一支自己卷的香烟。犯人們穿上了自己全部的破衣烂衫，把所有的绳子都纏在身上，为了御寒，用破布把从下巴到眼睛这块地方蒙住，穿着毡靴躺在板鋪的被子上面，閉目养神，等队长喊“起床！”的时候再爬起来。

104 小队和整个第九营房的其他犯人都还躺着。只有副队长巴甫洛微微颤动着嘴唇，拿着铅笔头在計算什么，还有舒霍夫的邻鋪，一个干干净净的、梳洗整齐的浸礼教徒阿辽沙在上鋪讀抄录在記事簿上的半本《新約》。

舒霍夫拚命往里跑，不过脚步声很輕，他跑到小队副床边。

巴甫洛抬起头来。

“沒有整您嗎，伊凡·杰尼瑟奇？放了您啦？”（西烏克蘭人真是怎么也訓練不好，他們即使在劳动营里也还是称別人父名，同时还以“您”相称。）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口粮，递了过去。口粮上有一勺白糖，堆成小小的一堆。

舒霍夫非常着急，不过回答得还是很有礼貌（小队副也是上級，他甚至比劳动营的領導更重要）。他急得用嘴

唇把面包上的白糖抿起来，又伸出舌头把糖舔干净。他一只脚踩着脚蹬子，爬到上面整理床铺，一面把口粮看了又看，用手很快地掂了掂，看是不是够规定的五百五十公分。这种口粮，舒霍夫在监狱里和劳动营里，领了不止一千次了，没有一份用秤称过，他这个胆小的人既不敢声张，也不敢抗议，但他跟任何一个犯人一样，早就明白，谁要是称得公平，在面包房里就没法待下去。每份口粮的份量都不够，只不过想知道一下究竟差多少，是不是差得很多而已。因此每天都要掂一掂，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也许，今天没有太过份欺骗我？也许我这份差不多够份量了？

“大概差二十公分，”舒霍夫这样断定，然后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揣到怀里，塞在专门缝在棉袄正面的一个小口袋里（工厂给犯人缝的棉袄都没有口袋），另一半是吃早饭时节约下来的，他想立刻吃掉，不过匆匆忙忙吃没味道，体验不到吃东西的乐趣，因而也不觉得饱。他探过身去，把半份口粮塞进床头小柜，但是又即刻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起，值日员已经有两次为了失窃的事挨打了。营房很大，出出进进的人很多。

伊凡·杰尼索维奇因此没有放下面包，却从毡靴里拔出脚来，很麻俐地把包脚布和勺子留在靴子里，光着脚爬到床上，把褥子上的窟窿弄大一些，将半份口粮藏到锯末里面。他用力扯下头上的帽子，取出一根穿着线的针

(这根针也藏得很好，搜查的时候帽子也要摸的；有一次看守被针扎了一下，气得差点儿没把舒霍夫的脑袋打烂)。一针，一针，一针，把藏着口粮的窟窿缝好了。这时嘴里的糖也化了。舒霍夫浑身紧张到了极点，派工员马上就要在门口喊叫了。舒霍夫的手指动作很快，可是思想跑得更快，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该作什么了。

浸礼教徒在念《圣经》，不过并不是默读，而是读出了声(也许是当着舒霍夫的面故意这样，因为浸礼教徒都喜欢说教)；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阿辽沙真行，他把这个小本子巧妙地插到墙缝里，每次搜查都没有被发现。

舒霍夫用同样迅速的动作，把呢上衣搭到横梁上，从褥子底下掏出一双连指手套、一副破包脚布、一根小绳和一块钉着两根带子的布。他把褥子里的锯末稍稍弄平了一点(锯末很沉、很磁实)，把被子四周都掖到下面去，枕头放到原处，然后光着脚爬下来穿靴子，先裹上好的、新的包脚布，再把坏的裹在外面。

这时队长咳嗽了一声，爬起来，宣布说：

“别躺着了，104小队，走吧！”

整个小队的队员，躺着的也罢，没有躺着的也罢，立

刻都起来，打着呵欠，向門口走去。队长蹲了十九年監獄了，他决不提前一分钟赶他們去上工。他既說了“走吧！”那意思就是非走不可了。

当隊員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声不响地、一个跟一个地走进走廊、前厅，然后来到門廊上，20 小队的队长，也像丘林一样宣布“走啦！”的时候，舒霍夫已經裹好了两层包脚布，穿好了靴子，把呢上衣罩在棉袄外面，用繩子把腰上系得紧紧的（以前有人有过皮帶，也被沒收了，在特別營里是不許可有皮帶的）。

这样，舒霍夫总算装束停当，在前厅里赶上了同队的最后几个隊員，来到門廊上，他們每人背后都有號碼。隊員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显得很臃肿，他們迈着沉重的步子到斜对面去站队，一个跟着一个，誰也不去追赶誰，只是脚下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

天仍然沒有亮，虽然东方已經发白，已經放光。东边吹来的風尽管不大，但砭人肌骨。

再沒有比清早上工这一时刻更痛苦的了。摸着黑，冒着严寒，肚子空空的，去干一天活。舌头麻木了。誰都不願跟誰說話。

一个低級派工員在队伍里奔来奔去。

“喂，丘林，还要等多久？又要磨洋工嗎？”

这个低級派工員，只有舒霍夫怕他，丘林可不怕。丘林不願跟他多費口舌，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走着。整个

小队都随着他踏雪而去，脚下发出咔咔嚓嚓的声音。

可能又送了一公斤腌板油，因为 104 小队又来到原来的纵队，这一点根据左右的邻队就可以判断出来。只有那些又穷又不机灵的家伙才被赶去修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嗨，今天那边真会冻死人，零下二十七度，还加上刮风，既没有地方避风，也没有地方烤火！

作一个队长必须有很多腌板油，要送给生产计划科，还要填自己的肚皮。队长是不会缺油的，即便他自己接不到任何邮包也是一样，因为队里不论谁收到邮包，都会立刻向他献礼。

否则你就活不下去。

总派工员看着牌子说：

“丘林，今天你队里有一个病号，出工的是二十三个吗？”

“是二十三个。”队长点点头。

谁没来？潘杰烈耶夫没来。难道他是当真生病了
吗？

队里立刻纷纷议论开了，潘杰烈耶夫，狗崽子，又留在劳动营里了。他什么病也没有，是指导员让他留下的。又要去告谁的密了。

白天叫他不碍眼，哪怕找他谈三小时，谁也不会看见，谁也不会听见。

就是说送到医务所去了……

整个队伍是黑压压的一片，因为犯人都穿着黑呢上衣，各小队慢吞吞地顺序向前走去，准备接受搜查。舒霍夫想起，棉袄上该换新号码了，就穿过队伍挤到另一边。那里有两三个犯人在画家面前排着。舒霍夫于是也去排在后面。号码对我们只有害处，看守老远就能根据号码认出你来，这样押送队就可以把你记下来，可你如果不及时换上号码，那就得关禁闭，因为你为什么不关心号码呢？

劳动营里有三个画家，尽义务给首长作画，同时还轮流在上工的时候去写号码。今天轮到白鬍子老头了。他用毛笔在帽子上写号码的时候，你瞧吧，就像神甫往脑门上涂圣油。

他涂一阵，就往手套里呵一阵气。手套是毛线的，很薄，手冻僵了，号码还描不出来。

画家给舒霍夫的棉袄上换了一个新号码，舒霍夫没有重新掩上呢上衣，因为剩下不几个人就该轮到搜查他了，他拿着带子赶上了小队。他马上就发现，和他同一个小队的采札尔在抽烟，抽的还不是烟斗，是纸烟，这就是说可以去敲一敲竹杠。但舒霍夫没有直接去讨，他紧挨着采札尔站下，半侧着身子，而且不盯着他看。

他向别处望着，仿佛满不在乎似的，但是他看见，每吸一口之后（采札尔很少吸，他在沉思），红灰色的圆圈就顺着纸烟向前移动，缩短一截，渐渐接近烟嘴。

费久科夫这只老狼，他也在打纸烟的主意，正对着采

札尔站着，直盯着他的嘴看，恨不得馬上弄到手。

舒霍夫一点烟絲也不剩了，他知道自己今天在晚上之前是弄不到烟的，他渾身緊張地等待着，他現在所期待的这个烟头好像比自由还可貴，但他不能像費久科夫那样作賤自己，他可不能往別人嘴里看。

采札尔是混血儿，是希腊人，犹太人，还是茨崗人，弄不清楚。他年紀还輕，拍过电影。不过連一部都沒拍完，就被捕入獄了。他的鬚子是黑色的，又濃又密。在这里所以不刮掉，是因为档案里的照片上是这样的。

“采札尔·瑪尔科維奇！”費久科夫憋不住了，巴結地說。“让我抽一口吧！”

他的臉因为貪婪和渴望而抽搐起来。

……采札尔微微睜开半搭拉在黑眼睛上的眼皮，看了看費久科夫。由于他不願別人在他抽烟的时候打断他，向他要烟头，他就經常抽烟斗了。他不是舍不得烟，而是舍不得被打断的思路，他希望这种思路能够为他找出点什么来。但是他几乎剛剛燃起一支烟，就馬上在好多只眼睛里看到：“別抽到头！”

采札尔轉身对舒霍夫說：

“拿去吧，伊凡·杰尼瑟奇！”

他用大拇指把燃着的烟头从短小的琥珀烟嘴里拔出来。

舒霍夫精神大振（他就是等着采札尔自动給他），一

只手急忙感激地接过烟头，另一只手从下面接住，免得失落。采札尔嫌髒，沒有把烟嘴給他，他也沒有生气（有的人嘴干淨，有的人嘴上有口涎）。他那粗糙的手指就拿在火头上，也不怕燙。主要是他先費久科夫老狼一步，現在正吸着烟，一直要到嘴唇被燒疼才罢。呃，呃，呃，呃！一股股烟散到整个飢餓的身体里，从脚底到头頂都有了反应。

正当这种舒服的感觉傳遍了全身的时候，伊凡·杰尼索維奇听见嚷了一声：

“里面的衬衣沒收！……”

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舒霍夫已經习惯了，随时都要提防着发生什么意外。

为什么——衬衣？衬衣是领导亲自发的？！……不，这不可能……

离搜查的地点还隔着两个队，可是整个 104 小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生活管理員沃尔科伏依中尉从劳动营指揮部走出来，对看守們不知嚷嚷些什么。沃尔科伏依不在的时候，看守們搜查得馬馬虎虎，这时立刻緊張起来，像野兽似地奔忙着，他們的領班大叫：

“解一开一衬一衣！”

不光是犯人，也不光是看守，据说連劳动营的领导都怕沃尔科伏依。上帝总要給惡人作上記号，瞧，給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娃！沃尔科伏依老是像狼一样地瞅人^①。黑黝黝的，大个子，愁眉苦臉，飞快地跑来跑去。他会从指

揮部突然钻出来，吼道：“都聚在这里干什么？”你都来不及閃开。以前他还拿着一根有手到臂肘那样长的短鞭，用皮条編成的。据说，在牢房里他就用短鞭打人。或者，当犯人聚集在营房旁边等着晚上检查的时候，他从背后悄悄走过来，用鞭子往你脖子上抽一下：“为什么不排队，賤胚？”人群像一股巨浪似地飞快地躲閃他。挨打的人捂住脖子，擦掉鮮血，不敢作声。不然的話还要請你蹲禁閉。

现在不知为什么不拿鞭子了。

天冷的时候，晚上就不作一般搜查了，尽管早晨制度不严格。那时犯人只解开呢上衣，把下摆撩起来，五个人一排走过去，五个看守迎面站着。他們拍拍犯人束着腰帶的棉袄的兩側，拍拍右腿上唯一允許有的一个口袋，他們都戴着手套，如果摸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并不馬上抽出来，而是懶洋洋地問：“这是——什么？”

早晨犯人身上有什麼可搜的？搜刀子嗎？他們不会把刀子从劳动营里往外拿，只能往劳动营里帶。早晨要搜查的是，他們是否隨身帶着三公斤左右的食物，好准备逃跑。曾經有一个时期，对午飯的这二百公分一块的面包怕得要命，竟頒布了一道命令：每小队作一只木箱，整个小队队员的面包都集中在一起，放在这只木箱里帶

① 沃尔科伏依(Волковой)一姓是由狼(волк)一詞演變而來。——譯者注。

着。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简直想不出来，相反，这倒成了对人的一种折磨，增加了不必要的忧虑，得把自己那份咬下一口，牢牢地记住，放进木箱，可是面包都是一个样儿的，都是从一个面包上切下来的，于是一路上得想着它，为它操心，你的那份面包会不会暗中被偷换了，还会互相争吵起来，有时弄到打架的地步。后来有一次，有三个人乘着汽车从工区逃跑了，并且带走了一箱面包。领导这才醒悟过来，在哨所把所有的箱子都劈掉了。他们说，还是各人带各人的吧。

早晨还需要搜查的是，囚衣里面是否穿了私藏的便服？因为每个犯人自己的东西早就全部没收了，据说要到期满才发还。但是在这个劳动营里还没有一个人满过期。

还要搜查的是，是否随身带着打算通过工作人员发出去的信件？只是如果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搜查信件，那就得拖拖拉拉地搞到中午了。

但是沃尔科伏依嚷嚷着吩咐了什么，于是看守们赶忙脱下手套，命令解开棉袄（每个犯人把营房里的热气就保藏在这里），解开衬衫，伸手进去摸，看有没有违反规定贴身穿什么衣服？每个犯人规定穿两件衬衫，里面一件，外面一件，其余的都得脱掉！犯人就这样一排一排传下了沃尔科伏依的命令。那些已经先过去了的小队，可真是他们的幸运，他们已经在门外了，在这边的，却得解开

衣服！誰要是穿了自己的衣服，就得當場在冰天雪地里脫下來！

就这样开始了搜查，不过事情进行得不很順利，大門口已經沒有人了，哨所里的押送人員就大声叫嚷着：来吧！来吧！于是沃尔科伏依对 104 小队放松了一些：記下誰穿了規定之外的衣服，让他自己晚上交到儲藏室去，并且写一份材料說明，为什么和怎样私藏衣服的。

舒霍夫穿的全是公家发的衣服，喏，搜吧，——胸脯，外加一顆心。給采札尔記上了一件厚絨布衬衫，可是布依諾夫斯基，瞧，他有一件背心或者肚兜之类的东西。布依諾夫斯基嚷嚷起来——他在驅逐舰上已經习惯这样了，在劳动营里他待了还不到三个月，他說：

“你們沒有权利在冰天雪地里脫去人們的衣服！你們不知道刑法第九条！……”

他們有。他們知道。只有你老兄还不知道。

“你們不是苏联人！”中校破口罵道。“你們不是共产党员！”

法典的条文，沃尔科伏依还能容忍，可是這句話却使他像閃电似地发起怒来，气得臉都变了形，

“禁閉十天！”

又压低嗓門对領班說：

“傍晚去办手續。”

他們不願在早晨把人弄进禁閉室去，因为那样就少

一个人出工了。让他再弯一天腰，晚上再去坐牢吧。

牢房就在队伍的左边；房子是石砌的，有两排侧屋。第二排侧屋是今年秋天造好的，因为一排侧屋不够用。狱里有十八间囚房，其中还隔出一些单人囚房。整个劳动营都是木房，只有监狱是石砌的。

冷气钻进衬衫里，一直还没有暖和过来。犯人即使穿得很多，也没有用。因此舒霍夫的整个背脊感到非常难受。现在要是能够躺在病床上，睡它一觉才好呢。别的什么也不想了。被子最好也能够厚一点。

犯人们都站在大门口，扣着扣子，系着带子，押送兵在外面催着：

“快走！快走！”

派工员在背后使劲地推，

“快走！快走！”

第一道大门。大门外面有一块空地。然后是第二道大门。哨所附近有两排栏杆。

“站住！”哨兵嚷着。“简直像一群羊。五个人一排站好！”

天已经蒙蒙亮了。哨所外面押送队的篝火燃尽了。他们在上工之前总是燃起一堆篝火，好暖和暖和，同时点人数也看得清楚一些。

一个哨兵急躁地大声数着，

“一！二！三！”

五个人一排站好了，一排一排地走着，因此不論从前面，也不論从后面看起来都是五个脑袋，五个背和十只脚。

第二个哨兵是个检查員，他默默地靠着另一边栏杆站着，他只检查統計是否正确。

还有一个中尉站在那里看着。

这是劳动营里派来的。

人比金子还宝贵。如果在铁丝网外边少了一个脑袋，你就拿自己的脑袋去顶吧。

整个队伍又汇合到一块儿了。

现在押送队的中士又在数着：

“一！ 二！ 三！”

五个人一排又分开了，一队一队地走去。

副警卫队长从另一边检查着。

还有一个中尉。

这是押送队派来的。

无论如何不能出错。如果你多登记了一个脑袋，就得拿自己的脑袋去顶。

押送兵多得要命！他们排成了一个半圆形包围了建筑热电站的纵队，举着冲锋枪，对着你的脸。飼犬員带着狼狗站着。一只狗呲着牙，仿佛在嘲弄犯人。押送队员全都穿着短皮袄，只有六个人穿着没有挂面的皮大氅。这种皮大氅他们是輪着穿的：誰到崗楼上去，誰就穿。

押送队再一次把小队混合在一起，按照五个人一排，把修建热电站的整个纵队重新计算了一遍。

“日出的时候往往最冷！”中校说。“因为这是一夜过来之后，最冷的时刻。”

一般说，中校是喜欢发表议论的。他可以根据月亮的圆缺计算出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天。

中校越来越衰弱了，两腮也塌陷了，可是精神很好。

在劳动营外面的冷风里，连舒霍夫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都感到被寒气扎得难忍的疼痛。舒霍夫理解到在去往热电站的一路上，风会一直这样刮着他的脸，便决定蒙上一块布。他和其他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块布，钉了两根带子，遇到顶风的时候用。犯人们都认为这块布很起作用。舒霍夫把脸齐眼蒙住，顺着耳根拉到后脑勺上，系了起来。然后把帽沿放下来遮住后脑勺，把呢上衣的领子竖起来。还把前面的帽沿放下来挡住额头。这样，从前面看，就只剩一对眼睛。他又用绳子把呢上衣的腰部系紧。现在一切都弄得挺不错，只有连指手套破了，所以手冻僵了。他揉搓着，拍打着双手，因为马上就得把手抄在背后，而且一路上都得这样背着手。

警卫队长唠叨着每天都得唠叨的令人厌烦的犯人的“祈禱文”：

“注意，犯人们！走路时严格遵守纵队秩序！不要拉得太远，也不要靠得太紧，不要从这一排窜到那一排，不

要說話，不要左顧右盼，手只准放在背后！向右一步或向左一步，都算逃跑，押送人員不預先警告就会开枪！領隊的，開步走！”

大概前面的兩個押送兵已經順着大路走了。縱隊的排头蠕動起來，人們的肩膀搖擺着，押送隊在離縱隊的左右兩邊約莫二十步遠的地方走着，互相間前後相隔十步，端着槍準備着。

已經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沒下雪了，路已經踩出來了，已經踩磁實了。繞過勞動營，風斜着向臉上撲過來。縱隊像送殯似地走着，手背在身後，低着頭。你只能看見前面兩三個人的腳，還有你自己的腳就要邁過去的那一小塊踩磁實了的土地。有時一個押送兵喊起來：“IO-48！手攔到背後去！”“E-52！跟上來！”以後他們就不怎么叫了，因為風很刺人，妨礙觀察。他們又不准蒙布。這個差事真也不怎麼樣……

天氣暖和一些的時候，縱隊里，人們總是講話的，不管你對他們怎么嚷嚷。可是今天大家都微微俯下身子，每一個人都躲到前邊一個人的背後，想着自己的心事。

連犯人的思想都不是自由的，老是回到同一個問題上，老是想起那些事：是否摸到褥子裡的口糧？晚上讓去醫務所嗎？到底關不關中校的禁閉？采札爾是怎么弄到那件厚絨襯衣的？也許他買通了私人物品儲藏室裡的

人，要不从哪儿来呢？

舒霍夫早饭时沒有吃面包，吃的东西又都是冷的，因此他感到肚子餓了。为了避免肚子咕嚕咕嚕乱叫和想吃东西，他不再去想劳动营的事，而想着快要給家里写信的事。

纵队走过木工厂（这是犯人建筑的），走过居住区（木房也是犯人盖的，住的却是工作人員），走过新俱乐部（从地基到牆上的壁画，也全是犯人的劳动，可是电影却是工作人員在看），然后頂着風，迎着发紅的东方踏上了草原。左右两边都是茫茫的一片白雪，望不到边，整个草原上光秃秃的，沒有一株小树。

新的一年，一九五一年开始了，在这一年中，舒霍夫有权写两封信。最后一封信他是在七月份发出的，十月份收到回信。在烏斯吉-伊日瑪，那里的制度不同，哪怕每月写一封信都可以。只不过有什么可写的？舒霍夫写得并不比現在多。

舒霍夫是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离开家的。星期日人們从波罗姆納做了弥撒回来說，战争爆发了。波罗姆納教堂是从邮局知道的，在杰姆盖尼約沃战前誰都沒有收音机。現在，据来信說，家家都听有綫广播。

現在写信，就像是往无底深淵里扔石头。扔进去，就石沉大海音信杳然。信里不准写你在哪个队里干活，不准写队长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丘林是个什么样的

人。現在和拉脫維亞人基尔加斯談話倒比跟家里人談得多了。

他們一年寄來兩次信，可是對他們的生活卻不了解。農庄主席據說是個新的，不錯，他們年年都換新主席。農庄擴大了，不錯，以前也擴大過，然後又縮小了。嗯，還有，誰沒有完成勞動日的定額，就把他們的菜園減少到只剩原來的百分之十五俄畝，有的連房前屋後的一點地也沒收了。

老婆來信說，從戰爭開始以來，集體農庄里就沒有增加過一個勞動力，但舒霍夫怎麼也不相信。信中說，所有的小伙子和姑娘，只要有辦法，都進城上工廠，或者到泥炭采掘場去了。去打仗的男人們有一半沒有回來，而回來的，都不承認集體農庄，他們待在家里，卻到別的地方去干活。農庄里的男人，只有隊長札哈爾·華西里奇和八十四歲的木工吉洪。札哈爾結婚不久，已經有孩子了。農庄就靠那些還是三十年代加入的娘兒們支撐。

舒霍夫對於住在家里，却在別處干活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理解。舒霍夫見過單干農民的生活，見過集體農民的生活，但是要男人們不在自己的村子里干活，這他不能同意。類似打零工還是怎麼的？可是割草的事怎麼辦？

老婆回信說，人們早就不打零工了。他們那一帶地方聞名的木工活，人們也不干了，籐籃也不編了，現在沒有人要籐籃。倒是有一樣新的、有油水的副業，那就是描花

毯。不知什么人打仗回来带回一块鑲花板，从那时开始就搞起来了，这种行家，也就是描花工，愈来愈多了，他们不加入任何组织，不在任何地方工作，只是在割草和收获的时候，给农庄帮上一个月忙，其余十一个月，农庄就给他一张证明：某庄员因私事请假，该庄员税款已全部缴清。他们往来于全国各地，甚至还乘飞机，因为要珍惜时间。钱成千成千地积攒起来，到处都描这种花毯，你只要给五十个卢布和任何一条你不感到可惜的旧床单，就可以描一条，描一条仿佛只要一小时左右，不会超过。老婆热切地盼望伊凡回来，盼望他也成为这种描花工。那时他们就可以摆脱她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可以把孩子们送到中等技术学校去，可以盖一间新房子来顶替旧的、腐朽了的木房。所有的描花工都盖了新房，铁路附近的房子现在只要两千五卢布，而不像从前要五千了。

于是他要老婆告诉他，如果他生来就不会画画，他怎么能成为描花工？这个奇怪的花毯究竟是怎么回事，上面画的是什么东西？老婆回信说，只有傻瓜才不会画呢：放上鑲花板，用刷子往窟窿里刷。花纹有三种：一种是“三套马车”——一位骠骑兵军官乘坐在一辆配有一副漂亮的挽具的三套马车上；第二种是一头“鹿”；第三种是仿效波斯的。再没有什么别的花纹了。但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怀着感激的心情，争着购买这些花毯。因为真正的花毯不是五十卢布，而是几千卢布一条。

舒霍夫真想哪怕用一只眼睛看一看这种花毯也好……

伊凡·杰尼索維奇在劳动营和监狱里蹲得都已经不习惯考虑如何安排明天或者一年之后的生活，以及用什么养家的問題了。这一切反正上级都替他安排了，这样似乎便当些。他还得蹲上两个冬天两个夏天。可是这些花毯真使他不安……

看来挣钱很快，很容易。如果赶不上自己的乡亲，未免有点丢脸……但是如果按照心意，伊凡·杰尼索維奇是不愿弄这些花毯的。为了这些花毯，得目无法纪、厚颜无耻和昧着良心。舒霍夫自从呱呱落地以来已经四十年了，牙齿已经有一半没有了，脑袋也秃了顶，他从来没有给过什么人东西，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在劳动营里也没学会。

轻易得来的钱，花起来不觉得心疼，也不觉得是自己挣来的。老年人说得对，没有付足钱的衣服是不经穿的。舒霍夫的手还很有劲，还能干活，难道在释放以后，他还找不到一个砌炉匠、木匠或铁匠的工作吗？

只是，如果因为褫夺了公权而没有地方收留他，回家又不允许，那时他就只好去描花毯了。

这时纵队来到了辽阔的工区，停在哨所前面。先有两名穿着没挂面的羊皮大氅的押送兵从工地的这一角顺着空地向着远处各人的岗楼蹒跚走去。在押送队没有上

到所有的崗楼上之前，工区是不让进入的。警卫队长背着冲锋枪步入哨所。哨所的烟囱里不断地升起一团团的烟，因为有哨兵整夜待在那里，防止偷运木板和洋灰。

在铁丝网的大门外，在工区以外，在远方的电线后面，在那一边，仿佛在黑暗中升起了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和舒霍夫并排站着的阿辽沙，望着太阳，感到愉快，嘴唇上浮现出微笑。双颊塌陷，靠口粮度日，找不到地方挣点外快，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每逢星期日他就和别的浸礼教徒一起窃窃私语。看来他们对于蹲劳动营，满不在乎。

路上用的面罩，也就是那块布，由于一路上的呼吸而潮湿了。个别上冻的地方，结起了一层薄冰。舒霍夫把那块布从脸上取下来挂在脖子上，背风站着。他哪儿也不感到冻得慌，只是戴着破连指手套的手觉得冷，左脚的脚步头麻木了，因为左脚的毡靴破得很快，缝了第二次了。

腰和背，直到肩膀都感到难受、酸痛，这样怎么干活？

回头一看，正和队长打了个照面，他在最后一排的五个人中。队长的双肩很有力，他的脸盘也很大。他阴郁地站着。他对小队并不怎么亲热，但给他们吃的倒不错，很关心小队集体的口粮。他在劳动营已经蹲第二期了，成了劳动营指挥部的元老，对劳动营的制度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劳动营里，队长就是一切，因为一个好队长可以给

你第二次生命，坏队长会把你提前赶进棺材。舒霍夫还在烏斯吉-伊日瑪的时候就認識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了，只是那时沒有在他的小队里待过。当他們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从烏斯吉-伊日瑪也就是从普通劳动营調到这里的特別营的时候，丘林馬上就选中了他。舒霍夫不用和营領導、生产計劃科、工地主任以及工程师打交道，因为队长到处都在保护他，队长生着鋼一般的胸膛。然而只要他眉毛一揚，指头一动，你就得赶快去干活。在劳动营里你想欺騙誰都行，只是別欺騙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这样你就有活路。

舒霍夫想問一問队长，是仍旧在昨天的地方干活，还是挪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又怕打断他那美好的思緒。他剛剛把修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事推掉，現在，可能在考虑百分比，以后五天的伙食都取决于它。

队长因为出过天花，臉上留下了很大的麻斑。他頂風站着，沒有皺眉头，臉上的皮肤像树皮一样。

在行列里，人們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这可惡的風！这时所有六个崗楼都已經站上了哨兵，又不放人进工区去，并且戒备森严。

喏，警卫队长跟檢查員已經从哨所出来，站在大門两旁，大門打了开来。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

犯人們就像接受檢閱似地迈开脚步走起来，不过走

得还不大像是个队伍。他们一心只想快点进工区，因为在那里不会有人向你喊口令。

离哨所后面不远的地方，是办公处的小屋，工地主任就站在办公处旁边，他这时正叫队长们到他这里来，其实不用他叫，队长们自己也会来的。德尔也朝那边走去，他是犯人中间的一个工长，这个坏蛋对自己哥儿们比对狗还坏。

已经八点钟了，八点过五分了（列车发电厂的汽笛刚刚拉过），上级生怕犯人白白浪费时间，跑去烤火，其实，犯人还有整整一天呢，时间是足够的。犯人们只要一进入工区，就要弯下身子，东捡一块木板，西拾一块木片，拿去生炉子。他们一个个都钻到洞里去了。

丘林叫他的助手巴甫洛跟他一块到办公处去。采札尔也往办公处走去。采札尔闷气得很，一个月里收两次邮包，里面的东西谁需要，他就给谁，他在办公处里干的是轻巧活，作定额员的助手。

可是剩下的 104 小队的人一下都跑开了，跑到一边去了。

太阳升起来了，红通通的，雾蒙蒙的，停留在工区的上空。工区里，建筑材料的挡板都被雪盖住了，那座刚刚动工砌的石墙和打的地基都已经停工了，这里还摆着一个折断了的掘土机的把手，散置着挖斗和一些废弃的铁器，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土沟土坑，汽车修理厂正在改

建，小山崗上是热电站，現在已經开始砌第二层了。

人全都不見了，只有六个哨兵还在崗楼上放哨，办公处附近也是寂无一人。这可是我們这些人的机会！据說，那个总工地主任在头天夜里就大嚷大叫地給所有的小队派了活，可是这些小队却总是安排不好。因为从白天晚上到今天早晨，这些小队都还是乱糟糟的。

这可是我們的一个好机会！趁上級还在研究工作的時候，你就可以随便找个比較暖和的地方坐下来，先呆上他一陣再說，早晚还不得累坏。要是能够在炉子旁边坐一会儿，把包脚布解下来稍微烤一下，那就更美了。这样一天到晚脚都会是暖和的。不过，就是沒有火炉，也还是不错的。

104小队的人都跑到汽車修理厂的大厅里去了，这个大厅在秋天就已經裝上了玻璃，38小队的人正在那里澆混凝土石板。有些混凝土石板还放在模子里，另一些已經堅起来，立在一边，旁边还放着一些鋼筋网。有些混凝土石板碼得很高，地上一块都还没有鋪上。都以为这里很暖和，其实也不見得，尽管他們已經在大厅里生起了火炉，而且大手大脚地用煤。不过他們并不是让人們取暖的，而是为了使混凝土石板很好地凝固的。大厅里甚至还挂着一个溫度計，就是在星期天，劳动营由于某种原因不出工，工人也要在大厅里生上火的。

当然，38小队是不让別人到火炉跟前去的，他們自己

却圍住爐子坐着，烤他們的包腳布。算了，我們就到角落里去吧，那里也行。

舒霍夫穿着他那条到处乱坐的棉褲，在木模的一头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把背靠在墙上。当他轉过身去的时候，身上的呢上衣和棉袄就一下綑得紧紧的，他感到左胸前好像压着一个什么硬东西。这个硬东西原来是他放在貼身小口袋里的一小块面包。每次吃早飯，他总要把那份配給他的口粮匀出一半来，帶在身边留到中午再吃，因此他常常帶着它干活，不到吃午飯决不去动它。至于另一半，則作了早餐，可是今天吃早飯的时候，他一点也沒有吃。舒霍夫也知道，他是什么也留不住的。因为他現在就很想趁暖和把这份口粮吃下去。这会儿离吃午飯还有五个钟头，可是太长了。

起先是背上感到有些酸疼，可是現在却轉移到腿上来了，这两条腿变得这样沒勁儿。唉，能到火炉边上去烤烤就好了！……

舒霍夫把手套脫下来，放在膝上，解开扣子，还把他那路上用的，但是已經結上冰的面罩从脖子上解下来，把上面結的冰刮下来，把面罩放到衣袋里。这时，他才把那个用白布头包着的面包取出来。他用布头把面包包着揣在怀里，这样面包屑就不致掉出来。現在他开始一点一点地吃。这块面包一直揣在两件衣服底下，他的体温把它烤热了，所以一点儿也沒有冻硬。

舒霍夫在劳动营里常常回忆起过去在农村里吃饭的情景：吃土豆，論鍋，喝粥，論罐；先前吃肉，論大块。牛奶也是尽量喝，喝得連肚子都装不下了为止。在劳动营里，舒霍夫知道要像先前那样是不行的。现在的吃法是細嚼慢咽，像他这会儿吃面包一样，一点一点地吃，用舌头吮，含在嘴里細細地嚼，这块又黑又潮的面包还有一股香味儿哩。舒霍夫这八年来吃了些什么呢？在这第九个年头又吃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沒有。活又干得怎样呢？活可是干得頂刮刮的！

舒霍夫就这样把他的二百公分面包吃下去了，可是这时整个 104 小队的人就坐在他的身边。

那两个像同胞兄弟似的爱沙尼亚人，坐在下面的混凝土石板上，他們俩正輪流地吸着裝在一只烟嘴上的半截香烟。这两个爱沙尼亚人的皮肤都是白白的，身材瘦高，都长着一只长鼻子和一对大眼睛。他們两个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像誰也离不了对方口里吐出来的那藍色的烟雾似的。队长从来沒有把他們分开过。他們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平分，連睡也睡一張上鋪。他們不管是排队，等候上工，或是在床上睡觉，总是有說不完的話，而且很从容，談話的声音很低。其实他們根本不是兄弟，只是在这兒，在 104 小队里才互相認識的。据說，他們俩有一个本是海边的漁民，至于另一个，在苏維埃政权成立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被父母送到瑞典。他长大之

后，又自己回来了，回到爱沙尼亚上大学。

据说，是哪个民族无关紧要，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坏人。舒霍夫尽管见到过许多爱沙尼亚人，但坏人还没有碰到过。

大家都坐着，有的坐在混凝土石板上，有的坐在浇灌混凝土石板的模子上，有的干脆就坐在地上。从早晨起，人们的舌头就冷得转不动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没有人讲话。费久科夫这头老狼到处拾烟头（他一点也不怕脏，连丢在痰盂里的烟头他也去捞），这会儿他正把那些还没有抽完的烟末剥出来，倒在一张摊在膝盖上的小纸上。费久科夫本来有三个孩子，可是他一入狱，就都不认他了，老婆也改嫁了，所以没有人接济他。

布依诺夫斯基朝费久科夫膘了一眼，骂他道：

“喂，你这是在搜罗传染病吗？你的嘴唇会生梅毒，还会烂掉！别这样捡吧！”

这位海军中校已经养成了指挥别人的习惯，他对所有的人谈话，都像是在发号施令。

不过，费久科夫并无求于布依诺夫斯基，因为这位海军中校也没有人寄邮包给他。所以他不怀好意地、嘴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笑了笑，说道：

“你等着吧，海军中校，你还要坐八年，你将来也会去捡这些玩意的。初来劳动营的人比你还要清高哩……”

这不过是费久科夫自己这样想，也许海军中校能

挺住。

“什么，什么？”耳朵有点聾的辛尼卡·克列夫申沒听清楚。他以为剛才談的是今天布依諾夫斯基上工时发脾气的事。“根本用不着去嘔气！”他不安地搖了搖頭。“一切都会过去的。”

辛尼卡·克列夫申是个受尽欺凌的老实人。他的一只耳朵震聾了，那还是四一年的事。后来他就当了俘虏，他逃跑过，又被捉住了，被解到布痕瓦尔德^①。他在布痕瓦尔德总算把命保住了，所以現在只好老老实实地坐牢。你要是想調皮，就得倒霉。

真的，成天都得低声下气，腰板不能太硬，否則就会折断。

阿列克賽把臉埋在手掌里，一言不发。他在那里祈禱。

舒霍夫已經把手里的面包吃光了，但是还剩下一块面包皮，一小块半圓形的面包皮。因为要是把这些面包屑倒在粥碗里，用匙子刮不干净，只能用面包皮去抵。所以他把面包皮又放到布头上，包起来留到午飯时再吃，接着他又把布包塞到棉袄里面的衬衣口袋里，把衣服扣好，免得让它受冻。他已經作好了准备，現在就讓他們来分派工作吧。他們要是还拖，当然更好。

① 希特勒匪帮囚禁政治犯的一个集中营。——譯者注。

38小队的人已經站起来，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去了：有的朝混凝土攪拌机走去，有的去提水，有的去綁鋼筋。

但是不仅丘林，就連他的助手巴甫洛都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小队里来。104队的人大概已經呆了二十来分钟了，要知道，冬季的劳动日是短促的，他們只能干六个钟头的活，人們这时感到最高兴的是，好像現在离天黑已經不远了。

“唉，好久沒有来大風雪了！”那个紅臉蛋，胖乎乎的拉脫維亞人吉尔加斯叹了口气說。“入冬以来，还没有过大風雪！这算个什么冬天？！”

“可不是，还没有过大風雪……沒有过大風雪哩……”全小队的人都这样感叹道。

这个地方刮起大風雪来的时候，不仅不能干活，就連营房也不敢出。从营房到飯厅如果不拉着绳子走，就会迷路。犯人要是在雪地上冻死了，也不会有人表示关心。是否有人逃跑呢？以前有过。刮大風雪的时候，雪倒下得不大，却积起了一个个的雪堆，而且还像是有人把雪堆压得結結实实似的。在这些有雪堆的地方就可以一直从铁絲网上走过去。真的，大風雪不久就来了。

不妨看看大風雪会带来什么好处：犯人們这时都被鎖在营房里；煤不能及时弄来，营房里的一点儿热气都给吹跑了；面粉也运不进劳动营来，因此也就吃不上面包，有时，弄得連厨房也无可奈何。不管是三天，或者是一个

礼拜(这些都算作休息日),刮了多少天的大风雪,就有多少个星期天得出去干活。

虽然如此,犯人们还是喜欢大风雪,并且常常巴望着它的到来。只要风稍微刮得大一点,大伙就都抬头望着天空:给加点料吧!给加点料吧!

所谓加点料,就是指下雪。

因为真正大风雪来的时候,是不会刮地面风的。

已经有人悄悄爬到38小队的炉子跟前去了,但又被他们赶开。

丘林这时也走进大厅来。他的脸色十分阴郁。队员们心里都明白,马上就要动手干活了。

“怎么样,”丘林扫了大家一眼。“104小队的人全都在这儿吗?”

丘林并没有检查,也没有清点人数,因为谁也不可能从他跟前跑开,所以他立即就开始派活。他派那两个爱沙尼亚人和克列夫申跟戈普契克一起,把那个摆在附近的笨重的灰浆箱子抬到热电站上去。根据这一点就知道,小队现在要转移到那个还未完工的,而且在秋末就已经停工的热电站上去干活了。他又派两个人到工具房去,巴甫洛已经到那里领工具去了。还派四个人去打扫热电站附近,机房入口处以及机房里的和吊梯上的积雪。他还派两个人去生机房里的炉子,去弄煤和把木板劈成木柴。他还派一个人把水泥从滑道上运往机房。他已派

两个人去弄水，两个人弄砂，而且还另外派一个人去清除砂上的积雪，用铁棍把上冻的砂石搞碎。

这样，就剩下舒霍夫和吉尔加斯，他俩是全小队的头把手，就剩他俩还没有派到活了。队长招呼了他们之后，说道：

“喂，小伙子！（其实他并不比他们年纪大，但是他有一个叫别人“小伙子”的习惯。）午饭后，你们去二楼砌墙，那是6小队在秋天就停了工的活。可是现在必须使机房保温。那儿有三扇大窗户，得首先设法把它们堵起来。我还会派人来帮你们的忙，你们只消考虑用什么法子堵窗户就行。机房得供给我们泥浆和暖气。我们要没有火烤，就会像狗一样冻死的，懂得吗？”

也许他还想说些什么，可是这当儿那个约莫十六岁的小伙子戈普契克一下跑进来，他的脸红得像头小猪。他埋怨说，别的队不给他们灰浆箱子，结果打起来了。于是丘林转身就朝那边走了。

不管冰天雪地里开始一天的劳动是多么艰苦，但难的是开头，只要把开头克服过去，就没什么了。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交换了眼色。他们俩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干活了，而且他们都互相尊重，这个尊重对方是木工，那个尊重对方是瓦工。在一片空曠的积雪的地上去找东西来堵窗户，这实在不是桩易事。但是吉尔加斯却说：

“万尼亚！到堆建筑材料的地方去，我晓得有个地方有崭新的油毡。那还是我亲自藏起来的。走吧！”

吉尔加斯虽然是拉脱维亚人，但他的俄语讲得跟他的家乡话一样好，因为在他们那个村子旁边有一个信旧教的村子，所以他还在童年时代就学会俄语了。吉尔加斯虽说在劳动营里才呆了不过两年，但他完全明白：你要是自己不想办法，那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吉尔加斯的名字叫约翰，舒霍夫也就叫他万尼亚。

他们决定去找油毡。在这之前，舒霍夫还跑到汽车修理厂的石墙那边去了一趟，把他的瓦刀取了来。瓦刀对瓦工来说可是件大事，要是他手上有瓦刀，活就好干。但是每个工区都订着这样的制度：早上把所有的工具领出来，晚上再交回去。至于明天你使得上什么工具，那就全靠你的运气。可是有一次，舒霍夫没有如数把工具交还给工具管理员，他把一把很好的瓦刀藏了起来。所以他现在每到天一黑就把瓦刀藏起来，第二天早晨，如果砌墙，再把它取出来。当然，如果今天104小队是被赶到“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工地上去，那么，舒霍夫就会又没有瓦刀使了。可是现在他把石头掀开，把手伸进石缝里，拿出瓦刀来。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走出汽车修理厂之后，就一直朝堆建筑材料的地方走去。随着他的呼吸，吐出一股股的白气。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却见不到阳光，就像笼罩在

雾里似的，可是，在太阳的四周，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光柱。

“这不是光柱吗？”舒霍夫对吉尔加斯说。

“这些光柱碍不了咱们的事，”吉尔加斯挥了挥手，含笑说。“只消柱子与柱子之间不拉上铁丝网就好了，你得注意到这一点。”

吉尔加斯总喜欢说笑话，小队的人都喜欢他。而且整个劳动营里的拉脱维亚人也都看重他！当然，吉尔加斯吃得不错，按月收到两个邮包，他的脸色总是红润的，简直就不像是个关在劳动营里的人。所以他离不了开开玩笑。

他们的这个工区很大，穿过工区就得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他们碰到 82 小队的小伙子们，又让他们在那里挖坑。坑倒不大，每个长宽各五十厘米，深也是五十厘米。这儿的地就是夏天也像石头一样，何况现在又上冻了，你不妨去试试看！他们用丁字镐挖，镐一着地就滑走了，只溅出一些火花，连地皮都没有伤一点。那些小伙子是每人挖一个坑，他们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想找个地方烤烤火，可是不准他们走动，所以只好又拿起丁字镐来了。抡起大镐来倒觉得周身暖和些。

舒霍夫在这群人中间看见他的一个熟人，一个维亚特卡人，他向那人建议道：

“听我告诉你，你这个刨坑的，你应该在刨坑的地方先用火烤一烤，土就会化开了。”

“上头不准，”这个维亚特卡人叹了口气。“不给柴禾。”

“那就该去找。”

吉尔加斯却只呷了一口。

“唉，万尼亚，你说说看，要是上级有头脑的话，干嘛要人在这样的大冷天拿丁字镐来刨坑呢？”

吉尔加斯还不痛不痒地骂了几句，之后就不响了，因为在这样的大冷天里说话是不好的。他们就一直朝那埋着盖房子用的挡板的地方走去。

舒霍夫喜欢跟吉尔加斯在一起干活，他只有一点不好，就是不抽烟，所以在他收到的邮包里就没有烟叶。

确实不假，吉尔加斯的眼睛真尖，他们两个稍稍抬起一块木板，再抬起另一块，接着就从下面拖出了一卷油毡。

油毡是拖出来了，可是现在怎么拿走呢？岗楼上的人发现了，还没有什么。因为哨兵们只操心犯人可别跑掉，在工区范围以内即使你把所有的挡板都砍成了碎片，他们也不来管。就是碰到劳动营的看守，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自己就经常东瞅西瞅，想揩点公家的油。至于所有那些干苦力活的，根本没有把这些建筑材料放在眼里，小队长们也是这样。关心这些材料的只有那个不是犯人的工地主任和犯人里的工长以及那个瘦高个子的什库罗巴琴科。这个什库罗巴琴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犯人。上面只是让他暂时开开材料单，防止犯人乱拿建筑材料，不准他们随便把材料弄走。就是这个什库罗巴琴科才最可能发现他们，把他们抓起来。

“万尼亚，我看，咱们横着拿是绝对拿不走的，”舒霍夫考虑道。“还是把它夹起来竖着拿吧，这样走起来还便当些，把它夹起来吧，这样从远处发现不了。”

舒霍夫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下。那样拿自然不大方便，但也只好把它夹在他们中间，这样就好像是并排走着的三个人。若是从侧面看，那就只不过是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

“如果以后工地主任在窗户上看到这卷油毡，他还是会猜出来的，”舒霍夫说。

“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吉尔加斯惊奇地说。“到热电站以后，就说原来就有的。莫非还得把它取下来不成？”

这倒说得有理。

唉，戴着破手套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根本不听使唤。左脚上穿的那只靴子倒还好。靴子，这是重要的东西。干活的时候，手倒是不会感到冷的。

他们已经穿过了那片没有人走过的雪地，并且走上了那条从工具房通往热电站的滑道。也许水泥已经运到前面去了。

热电站建在一座小山岗上，后面就是工区的尽头。

已經很久沒有人到热电站來過了，所有的通道都被雪蓋住了。有一條輪廓清晰的雪橇滑道和一條剛被人踩出來的小路，留在上面的那些深深的腳印就是我們走過時才留下的。人們用木鏟清理热电站附近的那條汽車路。

要是热电站上那台卷揚機能夠開動就好了。卷揚機燒壞了，燒壞以後好像就沒有人來修理過。這就是說，現在又得靠人來往第二層上搬運灰漿和礦渣磚了。

热电站已經聳立了兩個月，它就像一個被遺棄在雪地上的灰色骨架。104 小队已經來了。全小队的人不是都很虛弱嗎？一個個空肚皮上系着帆布帶，人冷得直打哆嗦，這裡既沒有烤火間，也看不到一點兒火星。可是，104 小队還是來了，因此，這裡的生活又開始沸騰起來。

機房門口擺着一個散了架的灰漿箱子。舊得不像樣了。舒霍夫根本沒想到能把它整個搬來。隊長照規矩還是把他罵了一頓，不過他也看到，這也不是什麼人的錯。好在吉爾加斯和舒霍夫已經夾着一卷油氈回來了。隊長才一下高興起來，於是馬上改變主意，叫舒霍夫去裝爐子上的煙筒，好趕緊把火生起來；他叫吉爾加斯去修理那只箱子，並且派那兩個愛沙尼亞人幫忙。他又叫辛尼卡·克列伏申拿斧頭去劈木條，用來釘油氈，因為油氈比窗口要大一倍。可是到哪裡去找木板呢？工地主任是決不會開條子讓你領木板來安置烤火間的。隊長和大伙看了看周圍，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釘在通向第二層的扶

梯上作栏杆的那两块木板取下来。这样一来，上去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就得摔下来。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为什么犯人要在劳动营里卖十年命呢？你不愿意干也得成天到晚受折磨，只有晚上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可是不行。我们这里有工作队。这可不是外边那种工作队，在那里，给伊凡·伊凡内奇的工钱是单算，给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工钱也是单算。劳动营里的工作队却是要让犯人们彼此督促，而不是上边来督促犯人。在这里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大伙都有补贴，要不就是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你这个坏蛋，你不上工，我就该为你饿肚皮吗？不行，还是去上工吧，真他妈的下流痞！

而且还有比现在还要紧张，连坐一会都不行的时刻。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加油干，动作要快。要是我们再过两个钟头还不把烤火间弄起来，那就都得完蛋。

巴甫洛已经把工具拿来了，并且分给大家。烟筒也找来了一些。虽说工具全不是干铁工活使用的，不过总算还有一些钳工用的小锤子和小榔头。还可以凑合着用。

舒霍夫把手套拍了拍，就去安装烟筒了。他拍拍这里，敲敲那里（这时他已经把那把瓦刀藏在附近的一个地方了。这里虽说全是本小队的人，但也有人来偷偷地掉包。就连吉尔加斯也干得出）。

舒霍夫的脑子里好像什么杂念都没有了，他现在既不去回忆，也不去惦记别的事情，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怎样把烟筒接起来，把它钉好，免得煤烟乱钻。戈普契克已经被遣去找绑烟筒用的铁丝，因为烟筒是从窗子旁边伸到外面去的。

屋角里摆着一只砖砌的矮脚炉，炉子上面放着一块铁板。这块铁板是用来烘烤冻砂的。现在这个炉子已经生起来了，于是海军中校和费久科夫就把砂子往铁板上倒。干这种活，不用脑子。队长却偏偏把这个活分派给这两个当过首长的人去干。费久科夫以前当过什么机关的大首长，还是坐小汽车的哩。

初来的时候，费久科夫还跟海军中校摆过架子，对他发号施令。海军中校揍了他一顿，这以后，他们彼此才取得了谅解。

小伙子们这时都拥到烘砂的炉子跟前，队长警告他们说：

“喂，我可要揍人了！先把活安排好吧！”

大伙就像狗看见鞭子似的害怕了。严寒固然厉害，可队长比严寒还要厉害。大家又都各自去干活了。

舒霍夫听见队长跟巴甫洛轻声说：

“你留在这儿，严格些。我现在去定百分比。”

这里对百分比比对工作本身还要重视，队长是精于此道的，他就在百分比上用功夫。我们都靠这个吃饭。

就是沒有干完的活，也上報說做完了；把輕活當成重活。隊長是需要這方面的才智的。並且還跟定額員串通在一起搞鬼。至於定額員他當然也是求之不得。

要是來分析一下，這些百分比究竟為什麼人？還不是为了勞動營。勞動營通過承包工程可以弄到成千上萬的額外收入，勞動營里的軍官還可以得到一筆獎金。沃爾科伏依就是為這才拿起鞭子來的。至於你呢，晚上多給二百公分面包。左右生活的就是這二百公分面包。

有人提了兩桶水來，可是水在半路上就凍成了冰。巴甫洛認為不必去拿什麼水。我們趕緊就地取材把雪化成水，把水桶提到爐子上。

戈普契克找來了可以做電線的新鋁絲。他說：

“伊凡·杰尼瑟奇！這玩意可以拿來做勺子。你教我做勺子好嗎？”

伊凡·杰尼瑟奇很喜欢戈普契克这个精灵鬼（伊凡·杰尼瑟奇有个儿子，很小就死了，家里还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戈普契克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說他曾經給賓德尔匪帮^①往森林里送过牛奶。判他的刑期跟成年人一样。他是一头很逗人喜爱的小牛犢，所有的人都喜欢他。可是，他也很尖，給他寄来的邮包总是一个人受用，夜里常常听见他吃东西。

① 疑为乌克兰境内的一股匪徒。——譯者注。

当然，他那一点东西也是养活不了所有的人的。

人們用鋁絲作了一些勾子，并把它藏在屋角里。舒霍夫已經做好了兩塊繩梯似的板條，他讓戈普契克爬上去綁煙筒。戈普契克輕盈得簡直像只松鼠，他順着繩梯爬了上去，釘好釘子，用鋁絲把煙筒綁牢，拉緊。舒霍夫做事向來不馬虎，他還往伸到外面去的煙筒上，又加了一節。今天雖說沒有刮風，可明天就可能有風，這樣接上一節，煤煙就不會倒灌了。必須明白，這個火爐是為自己裝的。

辛尼卡·克列夫申已經把板條做好了，於是又叫戈普契克這個小伙子去把它釘起來。這家伙真像只兔子，一下就蹿了上去，他還在上面大聲說話。

太陽高掛在天空，霧已經散了，原來的光柱也不見了，屋子裡被陽光照得通紅。這時，火爐也用偷來的木材生起來了。真是叫人高興！

“正月的太陽就把牛背晒熱了！”舒霍夫說。

吉爾加斯已經把灰漿箱子釘好，用斧子敲了敲，大聲說：

“喂，巴甫洛，就憑這件活，隊長就得給一百個盧布，少了不行！”

巴甫洛笑了笑：

“你會得到一百公分。”

“檢查員還會加一點！”戈普契克在上面大聲說。

“別忙，別忙！”舒霍夫叫起來（因為油毡的剪法不對頭）。

他比劃了一下，應該怎樣剪才對。

人們都拥到鉄爐跟前，巴甫洛又把他們趕跑。他要他們去幫吉爾加斯做盛灰漿的木斗，好把灰漿送到上面去。還得再增加兩個人去抬砂子。他還派人到上面去，把腳手架和砌體上的積雪打掃干淨。屋子裡也還得派一個人把烤熱的砂子倒進灰漿攪拌箱。

這時外面傳來馬達的聲響，礦渣磚運來了。汽車慢慢地開進來。巴甫洛趕忙跑出去指揮礦渣磚應該卸在什麼地方。

已經把兩塊油毡連接起來。油毡到底有什麼好處呢？也不過是一張紙罷了。但是它畢竟像一堵嚴嚴實實的牆。屋子裡更暗了。爐子顯得更旺。

阿辽什卡把煤運來了。有人對他大聲說：添煤！另外一些人却說：不要添！想燒柴取取暖！弄得他不知道該聽誰的好。

費久科夫在爐子旁邊找了個地方坐下來，這個傻瓜把靴子也伸到爐子跟前去。海軍中校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揪起來，往木斗那邊一推，說：

“抬砂子去，混蛋！”

海軍中校這個人把在勞動營里干活看成是在海上出勤一樣：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近一個月來，他已

經瘦得多了，可他还是繼續在干活。

管它长也罷，短也罷，那三扇窗戶还是給堵起來了。現在只从門里透亮光進來。冷風也从門里進來。巴甫洛又叫人把門的上半截也堵起來，下半截留下，這樣，低下頭還能進門。門也堵起來了。

這時，有三輛白卸卡車把礦渣磚運來，並且卸了下來。現在的問題是，在沒有卷揚機的條件下，用什麼辦法把它們送到上面去？

“瓦工們，走吧，咱們去看看！”巴甫洛邀請道。

這倒是一件體面事。於是舒霍夫、吉爾加斯就跟巴甫洛一起到上面去了。馬道本來就窄，現在辛尼卡又把上面的欄杆拆了，得緊靠着牆走，不然就有摔下去的危險。而且還有一個不好的地方：梯子上的橫木都上凍了，變成了圓滾滾的，很滑腳，想個什麼辦法來運灰漿呢？

他們看到砌體上有人正用鐵鏟剝離上面一層雪。就利用這個地方吧。不過還得用斧子把舊砌體上的冰打掉才行，而且還得用笤帚打掃干淨。

他們在考慮從哪里上料好。他們又查看了下面的情況，於是決定：還是從馬道上運，下面派四個人把礦渣磚搬到腳手架上，再派兩個人倒一下手，到第二層，再另外派兩個人往上送，這樣也許快一些。

上頭的風雖說並不厲害，可也夠噲。在這個地方砌磚，一定很冷。若從原來砌過的地方動手砌的話，還可以

避避風，会稍微暖和些。

舒霍夫抬头望了望天空，叹了一口气。天空是晴朗的，太阳几乎已經挂在正午的地方上了。叫人奇怪的是，干起活来時間过得真快！舒霍夫有好几次发现，劳动营里時間一轉眼就过去了。可是刑期却好像一点未动，一点未見縮短。

他們下来时，看見大伙又圍在炉子跟前，只有海軍中校和費久科夫在抬砂。巴甫洛大发雷霆，当即赶了八个人去弄磚，派两个人往灰浆箱里倒水泥，掺热砂，还派一个人去弄水，一个人去搞煤。吉尔加斯对他的伙伴們說：

“喂，小伙子，一定得把木斗做好。”

“我去幫幫他們吧？”舒霍夫自己問巴甫洛要活干。

“去吧，”巴甫洛点点头。

有人把水桶拿来了，于是就化雪来和水泥。这时好像听到有人說已經十二点了。

“一定有十二点了，”舒霍夫說。“太阳已經当头啦。”

“若是当头，”海軍中校也搭腔說。“那就不是十二点，而是一点了。”

“为什么？”舒霍夫吃惊道。“連老祖宗也知道，太阳最高的时候是在中午。”

“連老祖宗也搬出来了！”海軍中校打断他的話說。
“可是从有了法令以来，太阳最高的时候是一点。”

“这是什么人的法令？”

“苏维埃政权的！”

海军中校带着木斗出去了，舒霍夫也就没有再去抬杠。莫非太阳也服从他们的法令了吗？

又敲敲打打干了一阵，钉好四只箱子。

“好了，来坐一会，烤烤火吧，”巴甫洛对两个瓦工说。

“辛尼卡，你吃过午饭也去砌墙。现在可以呆一会！”

大伙都在火炉边坐下来。反正午饭前是不会动手砌墙的，和灰浆也还不是时候，和出来也会冻住的。

煤已经快烧乏了，火炉并不很热。只有坐在炉边，还能感到一股热气，至于整个大厅，还是跟先前一般冷。

有四个人脱了手套，把手伸到炉边烤火。

脚上穿着鞋不能离炉子太近，这是人人都该知道的常识。要是穿的皮鞋，会把皮子烤裂，穿的是毡靴，就会把靴子弄潮，光冒热气，这样反而不暖。要是离火更近，会把它烧坏，让你一冬都穿张口靴子，休想再领到第二双。

“这对舒霍夫有什么关系？”吉尔加斯有意抬杠说。

“哥儿们，舒霍夫有只脚差不多已经在家里了。”

“哈，就是这只光脚，”不知道是谁扔了个东西过来。弄得大伙都笑了（这时，舒霍夫已经把左脚那只烤热了的毡靴脱下来，烤包脚布）。

“舒霍夫的刑期快满了。”

吉尔加斯被判了二十五年。要是在先前就好了，因为那时顶多只判十年。可是从四九年起就改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二十五年。若是判十年，还可以勉强活着出去，不致于送命，要是判二十五年，难道还能活着出去？！

舒霍夫感到高兴的是，大伙都用手指着他说，他的刑期就要满了，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敢完全相信。因为在战争^①中刑期届满的人，还是一直拘禁到大赦，拘禁到四六年。有的人刑期不过三年，可是却关了五年。所谓法律，不过是随心所欲罢了。就是坐满十年，又会说，你还得再坐十年，或者把你送去流放。

可是有时一想起刑期快满了，纔团眼看要纔完了，就高兴得连气也接不上来了……“上帝啊，能不能让我获得自由呢？”

这种话，他也只能在心里说说，如果讲出来，那是跟他这样的老犯人不相称的。舒霍夫对吉尔加斯说：

“你不必去计较你那二十五年。是不是关你二十五年，这还不一定……拿我来说，认真算来才关了不过整整八年。”

日子过得这样艰苦，使你简直无暇去想，到底是怎样被关起来的，怎样才能出去。

就案子来看，舒霍夫的坐牢是由于他背叛了祖国。他

① 指苏德战争。——译者注。

供称自己由于想背叛祖国，才作了俘虏，完成了德国的侦察任务才被释放。到底是什么任务，不仅連舒霍夫，就是那个法院的檢察官也不得而知。所以就只好写上“任务”二字。

至于舒霍夫那时的打算很简单：如果不在口供上签字，只有死路一条，签了字，也許还会有点生路。所以他就签了。

实际情况是：在四二年二月的西北战场上，他們全軍被圍，不仅得不到空投物資的支援，而且連負責空投的飞机都沒有看到过。最后弄到連死馬蹄都在水里泡軟吃了。彈藥也尽了。一小股德国人在森林里把他們活捉了。舒霍夫跟一些人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之后他們五个人伺机逃了出来。他們就在森林里、沼地上乱窜，希望能碰上奇迹。只有两个人被自动枪手捉了回去，另一个因伤重死了，他們两个人却总算跑了出来。要是聪明一点，說是在森林里迷了路，那就沒有事了。可是他們偏偏坦白說，是从德国俘虏营逃跑出来的。是逃出来的俘虏嗎？我的媽！要是他們是五个人，也許还可以核对一下口供，取得信任。可是只有他們两个，結果会說他們是坏蛋，串通好了跑出来的。

耳朵有点聾的辛尼卡·克列夫申听見大伙正在談从俘虏营逃跑的事情，他也大声說：

“我就从俘虏营里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住了。”

辛尼卡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平时不大輕易讲话，他既听不見别人谈话，也不去插嘴。所以关于他大伙知道得很少，只晓得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蹲过，他还参加了那里的一个地下組織，往营里运过搞暴动的武器。德国人把他的手反剪着，吊起来用棍子抽。

“万尼亚，你关了八年，到过哪些劳动营呢？”吉尔加斯又开始抬杠了。“你大概是关在普通劳动营里，并且还是跟家眷一起。怪不得你身上沒有号碼。要是把你在特別营里关上八年試試，沒有一个人能顶到底。”

“跟家眷一起！……不是跟家眷，是跟棍子一起……”

他指的是跟木头在一起。

舒霍夫盯着炉火，他突然想起了七年的北方生活。他想起駕着运料机运了三年的原木和枕木。在伐木場上，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都燃着各种各样的篝火。上級定了一条法律：沒有完成当日任务的小队，晚上就得留在森林里。

回到劳动营时往往已是半夜了，可是天一亮，又得到森里去。

“唉，哥儿們，其实这里还好一点，”他喃喃地說。“这里的法律到底还受得了。当天的活，不管你完成沒有都可以回到营房。而且保证可以拿到一百公分以上的吃食。这里还能活下去。至于什么特別营，就让它特別吧，号碼又碍得了什么事，对嗎？那号碼又不是什么重东西。”

“可以放心了！”費久科夫輕聲說道。（快到休息的時間了，所有的人都拥到炉子跟前。）“有人在床上被杀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这不是杀人，是杀坏蛋！”巴甫洛举起一根手指，威胁着費久科夫說。

劳动营里的确出了几桩新鮮事。有两个人人都知道的告密的家伙被人用刀砍死在板鋪上。以后，又干掉了一个无辜的好人，这大概是慌乱中弄錯了地方。有个告密的坏蛋赶忙跑去找劳动营監獄的獄长帮忙，他們竟把他藏在石牢里。像这样的怪事在普通劳动营里是沒有的，就是在这里，过去也不曾有过……

突然，列車发电厂的汽笛响了。汽笛不是一下就拚命响起来，起初它的声音是沙哑的，就像它在清洗喉嚨似的。

去了半天罗！午休到了！

唉，已經迟了！應該早点去食堂排队。这个工区有十一个小队，可是食堂只能容下两个小队。

队长不在。巴甫洛用眼睛很快地扫了一下，决定說：

“舒霍夫和戈普契克，跟我来！我把戈普契克派給你們，馬上把小队带走。”

火炉边的地方，馬上就被另外的人占据了。他們一个个都像老太婆似的把火炉团团圍住，圍得严严实实。

“快回营了！”大伙叫道。“抽烟吧！”

大伙相互望了一眼，看誰会抽烟。可是誰也沒有抽，

有的人或是沒有烟，或是舍不得給別人，所以都不願意把烟掏出來。

他們跟着巴甫洛走出去。戈普契克像兔子似的在後面跑着。

“暖和起來了，”舒霍夫立刻就下了個這樣的判斷。
“不會低於零下十八度。砌牆很合適。”

大家看了看礦渣磚，已經有不少搬到腳手架上去，還搬了一些放在房頂上和第二層的砌體上。

舒霍夫眯起眼睛觀察了一下太陽，看看是否符合海軍中校的法令！

露天地里，風有足夠的地方逞威，可還是叫人感到呼吸有些急促，並且感到刺人肌膚的寒冷。不要忘記，這到底還是正月間的天氣。

工地上的廚房是一幢很小的房子，周圍釘着一層薄木板，為了遮住那些板縫，外面還釘了一層上鏽的馬口鐵。房子里面用一片隔板分成兩間，一間是廚房，一間是食堂。但是，不管是廚房，或是食堂，都沒有地板。地面完全是腳踩出來的，所以到處都是坑洼。至於整個的廚房，就是一個方形的爐灶，灶上有一口不能移動的鐵鍋。

這個廚房有兩個人管理，一個炊事員和一個保健員。早上，犯人一走出勞動營，炊事員就到勞動營的大廚房領米。每人大約是五十公分，一個小隊大致可以領到一千公分，整個工區還領不到一普特。就連只有三千公分重的一

口袋米，炊事員也不亲自动手，他叫帮厨的人去搬。与其让自己弯腰屈背，不如多給一份吃的，叫那些勤快人、可怜虫去干。連提水，弄劈柴，生炉子这些杂务，炊事員也不动手，也让那些可怜虫去做，完了，就慷他人之慨，让他们多吃一份。食堂还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吃饭时，不得离开食堂，因为饭碗也是从劳动营里拿来的（饭碗不能放在工区，否则夜里就会被工人偷走），而拿来的饭碗頂多不过五十只，这样一来，洗碗和碗的周轉率都得尽量求快（叫一个人专门来傳碗，也多給他一份吃的）。为了不准把碗拿出食堂，又另外派一个人站在門口監視，不准帶碗出去。可是，不管怎样監視，碗还是照样帶走了，拿碗出去的人不是借故就是干脆騙你。因此，还得派一个人四处去找，到整个工区現場到处搜罗。把收来的那些髒碗，又拿到厨房里去放起来。結果弄得不是让这个人多吃一份，就是让那个人多吃一份。

至于需要炊事員亲自动手的就只有：往鍋里倒米，放盐，分油，把往鍋里放的油和留給自己的油分开（好油是輪不到可怜虫們的，往鍋里放的全是坏油。犯人們巴不得从仓库里領来的全是坏油）。其次就是攪一攪鍋里的粥，看煮好了沒有。而那个保健員却連这些也不做，他只是坐着看。粥煮好了，就馬上端給这位保健員，让他吃得飽飽的。炊事員自己也是敞开肚皮吃。值班队长一来（值班队长每天一換），也装着尝一尝的样子，看是不是可以

拿这样的粥給那些可怜虫吃。值班队长也給双份。

汽笛响了。队长們魚貫地走进来，炊事員就从小窗口把一碗碗的粥端出来。碗里盛着粥，可里面到底有多少米，你既不能問，也不能称，你要是問一句，就准会給你个下不了台。

荒郊野外的風总是刮个不停，夏天刮干燥的風，冬天刮刺骨的寒風。在这样的草原上什么也不生长，而在这块四面八方都用铁絲网圍起来的地方，更是草木不生。面包都是从一架切面包机里长出来的，燕麦也是从一座粮食仓库里出来的。在这里，即使你累断了腰，拚死命地干，也从地里打不出一粒粮食，上头給你多少，你就吃多少。但是你吃到嘴的还要少，因为还有炊事員，帮厨的和那些不干重活的人背后揩你的油。不仅营里偷風很盛，工区里偷風也很盛，先前在仓库里，偷風也是很盛的。大凡偷东西的人，都不是干苦活的人。你干活，給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拿完就离开那个小窗口。

誰有能耐，誰就可以揩別人的油。

巴甫洛跟舒霍夫、戈普契克一起走进食堂，那里已經排起了一字长蛇陣，食堂里的那些矮桌子和条凳被犯人們的背影遮得一点也看不見。有坐着吃的，但是站着吃的人更多。曾經刨过半天坑还没有烤过火的 82 小队的犯人，汽笛一响就来占好了位子，他們这时已經吃完了飯，可是还没有走，大概是想在这儿多烤一会儿火吧？別

人尽管罵他們，他們还是无动于衷，这样总比在露天里挨冻要好受一些。

巴甫洛和舒霍夫用胳膊肘推着往里挤。来得正是时候，一个小队正在領粥，只有一个人排队，也是个小队副排在小窗口。这就是說，其余的人都得在我們后面。

“飯碗！飯碗！”炊事員在小窗口喊着，有人从窗口把碗塞給他，舒霍夫也拣了一些碗递进去，他倒不是为了多吃一份粥，而是为了想快一点。

这时，那些想多喝一碗粥的帮厨的人，正在板壁后面洗碗。

站在巴甫洛前面的那个小队副开始領粥的时候，他就大声喊道：

“戈普契克！”

从門外傳來一声“有！”他的声音就像小山羊那样清脆。

“叫小队的人来！”

于是他拔腿就跑。

主要的是今天的粥好，很好的粥——燕麦粥。这是很不平常的。往常一天不是两頓小米粥，就是两頓面糊。燕麦粥除燕麦粒之外，全是糊，很稠，很經飽，因此很宝贵。

舒霍夫从小就拿燕麦喂馬，根本沒有想到将来居然会为一小把燕麦而感到如此高兴！

“飯碗！飯碗！”有人在小窗口里喊。

現在輪到 104 小队了。排在前面的小队副接过自己的碗，那是給“队长的”一个双份，之后他就离开那个小窗口走了。

这也是揩的那些干苦活的人的油，不过誰也不出来反对。所以就給每个队长双份，他願意吃就吃，不吃就送給小队副。丘林就把这份送給了巴甫洛。

舒霍夫現在的差事是：钻到飯桌后面去，把那两个想多撈到点东西吃的可怜虫赶走，他还客客气气地把一个勤快人打发走了。他往桌子上摆上十二个碗，一个挨着一个，上面再碼一层，摆六个碗，最后再碼上两个。現在他就一面接巴甫洛递过来的碗，跟着他計数，一面还得把眼睛放尖一些，別叫人把桌上的碗偷走。他非常小心，不让別人用胳膊肘碰到他，免得把碗打翻。这里总不断有人从凳子上迈来迈去，钻进来吃。他还得仔細盯着，看他們吃的是自己的粥，还是混到我們这里来了？

“二！四！六！”炊事員在小窗口里面数着数。他每次都是双手端出两碗粥来。他认为这样比一碗碗端要好数一些。

“二，四，六，”巴甫洛从小窗口里接过碗来的时候，也小声数着，然后，就馬上两碗两碗地递給舒霍夫，舒霍夫再摆到桌上。舒霍夫只是在心里計着数，他认为这样比他們会更准确些。

“八，十。”

不知怎的，戈普契克还没有把小队的人带来。

“十二，十四，……”还在往下数。

这时厨房里面没有碗了。舒霍夫从巴甫洛的头上和肩上望过去，看见炊事员已经把手里拿着的两碗粥放在小窗口，不过他还没有松手，只是摆在那里，好像在考虑什么似的。他大概回过身去骂洗碗的人去了。这时正好从小窗口递来一落空碗。他只好把手里的两碗粥推到一边，把那落空碗接过去。

舒霍夫把一落碗放到他桌上，一只脚从凳子上迈过去，把那两碗粥推开了些，仿佛不是对炊事员，而是对巴甫洛用不太大的声音数道：

“十四。”

“慢着！往哪儿推？”炊事员大声叫道。

“是我们的，我们的，”巴甫洛肯定地说。

“你们的，你们的，可是你数的时候不算！”

“十四，”巴甫洛耸了耸肩膀。他自己倒并不想揩一两碗粥的油。他，作为一个小队副，必须保持自己的威信，但他立刻跟在舒霍夫后面重复了一遍，可以往舒霍夫身上推。

“我已经数过‘十四’了！”炊事员大声骂道。

“数是数过了！可是你没有把碗递出来，还把它抓在手里！”舒霍夫大声说。“要不信，就来数数好了？粥全在桌上！”

舒霍夫对炊事員大喊着，他看見那两个爱沙尼亚人已經挤到他跟前来了，于是順手把两碗粥塞給他們。他又赶忙轉身对着桌子，又点了一下桌上的粥，虽說身边的人都沒有来偷，不过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时炊事員的那張紅臉完全在小窗口里現了出来。

“碗在哪儿？”他厉声問道。

“劳駕！”舒霍夫叫道。“借光，朋友，請別擋住！”他把身边的人推了推說。“这里有两碗！”他拿起第二层的两个碗举得高高的。“这里是三排，每排四个，放得整整齐齐，来数好了。”

“小队的人还没有来？”炊事員带着怀疑的目光从窗口留給他的那一小块空間看了看，小窗口之所以开得这么窄，是为了不让吃飯的人看到他，不让人們看見鍋里还剩多少。

“小队的人还没来，”巴甫洛点了点头說。

“小队还没来，你們这些家伙为啥就占了那么多碗？”炊事員怒冲冲地說。

“那不是，小队来了！”舒霍夫大叫道。

这时，人們都听到海軍中校在門口大声說話，他就像在舰桥上講話似的說：

“干嗎都挤在这儿？吃完的就出去！让别人进来！”

炊事員还嘟囔了一陣，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他的手又出現在小窗口。

“十六，十八……”

他把最后的两碗盛完以后說：

“二十三。齐了！下一个！”

小队的人都挤了进来，巴甫洛从坐着的人们头上把粥递給他們，放在第二張桌子上。

夏天，每張条凳上可以坐下五个人，但是現在大伙的衣服穿得这样多，只能容下四个人，就是这样，使起勺来也还感到不大方便。

舒霍夫心里想，多弄来的两份粥，至少有他一份，于是連忙动手吃自己的那份血泪飯。他抬起右膝，拔出藏在靴筒里的上面注有“烏斯吉-伊日瑪，1944”字样的勺子，摘下帽子，夹在左腋下，接着才用勺子从边上搅和碗里的粥。

这时應該把整个心思全放到吃上，把稀稀的粥从碗底上盛起来，仔仔細細送到嘴里，再用舌头好好玩味。可是，他必須很快就舔干净，好叫巴甫洛瞧見他已經吃完了，再給他第二碗。不料跟两个爱沙尼亚人一起进来的費久科夫，一眼就发现他們多弄来两份粥，他于是索性在巴甫洛对面站着吃，一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那四份屬於小队可是还没有人动过的粥。他想告訴巴甫洛說，即使不給他一份，也得給他半份。

但是，这个面孔黝黑的年輕人巴甫洛正平心靜气地吃着自己的两份粥，从他臉上根本看不出他是否看見站

在身边的人是誰，以及是否記得还多了两份粥。

舒霍夫已經把粥吃完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打算吃两碗，因此一碗下肚，就像每次吃燕麦粥一样，不觉得飽。舒霍夫把手伸到貼身的衣服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的那块半圓形的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面包皮抹糊在碗底和碗边上的吃剩了的粥浆，然后再用舌头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下来，他就这样抹了舔，舔了又抹。最后把个粥碗舔得像洗过那样干净，连粥留下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他从肩上把碗递给了收碗的人，光着脑袋又坐了一会。

尽管两碗粥是舒霍夫搞来的，还是由小队副处理。

隔了一会巴甫洛才吃完他的粥，不过他沒有舔碗，只是舔了舔勺子，就收起，划了个十字。挤得动不了，这时他才把四碗中的两碗粥輕輕地推給舒霍夫。

“伊凡·杰尼索維奇。你自己吃一碗，那一碗給采札尔送去。”

舒霍夫記得，必須給采札尔送一碗到办公处去（不管是这儿的食堂或者是劳动营里的食堂，采札尔都是从来不去的，怕有碍他的身份）。他記得这一点，但是，当巴甫洛的手同时触到那两碗粥的时候，舒霍夫的心一下就紧縮起来：巴甫洛該不会把这两碗粥都給了他吧？不过他的心即刻就恢复了平靜。

他即刻俯身去吃他多得到的那碗粥，他吃得很专心，

連后来的那些小队的犯人敲他的背，都沒有感觉出来。他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沒有把那碗粥給費久科夫。費久科夫一向是討东西吃的能手，可他还是沒有勇气去討那碗多下来的粥。

……海軍中校布依諾夫斯基就坐在他們旁边的一張桌子后面。他早就把粥吃完了，不过他不知道小队里还有多的，而且他也沒有看見小队副身边还剩多少。他只是感到周身疲乏，他身上虽然很暖和，但还是沒有力气站起来，也无力走到寒气砭骨的外面或者到那間冷冰冰、毫无暖意的烤火間去。所以他就一直占着那个不合法的位子不起来，而且妨碍那些剛来的小队吃飯，可是五分钟之前，他还扯起他那嘹亮的嗓門吆喝別人。他来劳动营不久，干这种苦活也沒多久。其实像現在这种时刻（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对他說来就已經是特別重要的时刻了，因为这种时刻已經把他从一个光会大声下命令的海軍軍官变成了一个行动滯緩、謹小慎微的犯人。而且他也只有像这样才能熬过他这二十五年的监禁。

……人們大声喊着叫他走，不停地推他的背，叫他让位。

巴甫洛說：

“中校！唉，中校？”

布依諾夫斯基如梦初醒似地哆嗦了一下，看了一眼周圍的人。

巴甫洛沒問他想不想吃，就把粥遞給了他。

布依諾夫斯基揚了揚眉尖，眼睛看着那碗粥，就像看到一件沒有見過的珍品似的。

“拿去吧，拿去，”巴甫洛安慰過他，端起給隊長的最後那一碗粥，就走了。

……這個繞過整個歐洲並且在北极航綫上航行過的中校，張開干裂的雙唇，露出一絲內疚的微笑。他這時俯身去吃那碗沒有盛滿的燕麥粥，一碗沒有一點兒油水，而只是燕麥和水煮出來的粥，他感到幸福。

……費久科夫惡狠狠地瞧了舒霍夫和中校一眼就走了。

舒霍夫看來，把粥給中校是對的。中校將來會學會生活的，不過他現在還沒有學會。

舒霍夫還存着一縷微弱的希望：采札爾會不會把自己的那碗送給他呢？按說是不會的，因為他已經有兩個星期沒有接到郵包了。

舒霍夫舔完第二碗粥的碗底之後，又把那塊面包皮取出來揩碗，照舊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乾淨，最後，他連那塊面包皮也一齊吃了。吃完之後，他才端着采札爾的那碗涼粥走了。

“到辦公處去！”他把那個站在門口不准端碗出去的幫廚的人推到了一邊。

辦公處是一幢木頭小房子，就在崗樓附近。那里的

烟筒现在还跟早上一样一直冒着烟。那个值班员兼通讯员（这是上面暂时分派给他的工作）已经把火生起来了。办公处用木板、木柴之类，总是大手大脚的。

舒霍夫咔嚓一声推开了门斗的门，接着又推开一扇包着麻絮的门，他进去时，放进一股冷气，他即刻把身后的门关好（他关得很快，免得有人冲着他大声说：“唉，你这个笨蛋，把门关起来！”）

一进办公处，一阵热气就向他迎面扑来，简直就跟走进澡堂一样。从那积雪已经融化了的窗户看出去，太阳已经不像在热电站的上空那样叫人讨厌，而是令人感到愉快。从采札尔的烟筒里冒出来的那支大烟柱，就像是教堂里烧起的神香似的。炉子烧得通红，真是些笨蛋，连烟筒都给烧红了。

在这样暖和的地方只消呆上一会，就会叫人昏昏欲睡。

办公处有两个房间，第二个房间就是工地主任的房间，门没有关严，从那里传来了工地主任大声说话的声音：

“我们的工资基金超支了，在建筑材料上也超支了。贵重的木板，我指的还不是那些修房子的挡板，都被你们那里的犯人劈成劈柴，拿到烤火间去烧了。可你什么也没有瞧见。最近几天刮这样大的风，你偏叫犯人去搬运仓库附近的水泥，用木斗抬的路程才不过十来米远，可是撒

在倉庫周圍地上的水泥就有齊腳踝那樣深，工人下班時身上的黑衣服都變成灰的了。損失該有多少？！”

這說明工地主任正在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就有几十個人。

值班員懶洋洋地坐在門口拐角的一只凳子上。還有B-219，什庫羅巴琴科，他是個細高個，他用眼睛盯着窗子，留心着看是否有人來偷他的建築材料。這個笨蛋，連東西已經被我們弄走了，他還不知道。

那兩個會計，也是犯人，正在爐子上烤麵包。他們把麵包放在一只用鐵絲做的夾子裡，這樣不會把麵包烤焦。

采札爾懶洋洋地坐在桌邊抽煙斗。他背對着舒霍夫，因此沒有看見他。

坐在他對面的是X-123，他被判處服二十年苦役，是個筋條畢露的老頭。他這時正在吃粥。

“不對，老弟，”采札爾細聲地說。“客觀上得承認，愛森斯坦^①是個天才。《伊凡雷帝》難道不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有戴假面的禁衛軍舞！還有教堂里的場面！”

“真是矯揉造作！”X-123已經把勺子舉到嘴邊又停住，生氣地說。“藝術這麼多，就不成其為藝術了。胡椒和罌粟花代替了起碼的生活資料！尤其是那個最卑鄙的

^① 蘇聯電影導演。——譯者注。

政治思想——替个人暴政作辩护。这简直是对三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讽刺！（他用不辨滋味的嘴吃着粥，这粥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但如果不是这样，能许可怎么拍呢？……”

“唉，原来是许可不许可吗？！你还是别说是个天才吧！你应该说马屁精，是在听从狗的指挥。天才是不会去迎合暴君的口味的！”

“嗯，嗯，”舒霍夫咳嗽了一下，他担心会打断这场有教养的谈话。可是，老是站在这里也不像话。

采札尔回过头来，伸手把粥接过去，他并没去看舒霍夫，似乎这碗粥是自动飞来的，他还为自己辩护说：

“可是你听我说，艺术不是表现什么，而是如何表现。”

X-123 用手把桌子一拍，说：

“得了，要是不能唤起我身上那些美好的情感，那就去你妈的什么如何表现吧！”

舒霍夫把那碗粥递过，一直站到不好意思再站才走开。他心里想，也许采札尔会请他抽支烟。可是采札尔根本不记得他还站在背后。

于是舒霍夫只好转身悄悄地走了。

没什么，外边还不算太冷。今天砌墙总算顺利。

舒霍夫走的是条小路，他看见雪地上有半截钢锯条。虽然他还不能断定这截锯条对他有什么用处，但日后会

用得着什么也很难說。他还是把它撿起来，塞到褲子口袋里。然后再把它拿到热电站去藏起来。喜欢存东西的人强似富翁。

他走到热电站时，首先就去取他那把藏着的瓦刀，順手插到腰带上。之后他就钻到和灰浆的那間房子里去了。

从太阳地一来到这里，就觉得特別黑，而且并不比外面暖和。不知为什么有点潮湿。

大伙全都挤在舒霍夫安装的那个圓炉子旁边，在靠近炉子的地方还烤着砂，它直冒白气。沒有在炉边占着位子的人，就坐在灰浆箱子的边上。队长挨着火炉坐着，他就要开始吃他那碗粥了。这碗粥巴甫洛已經在炉子上替他热过了。

人群里一片說話声。大伙都很高兴。他們低声告訴伊凡·杰尼瑟奇，队长爭来了一个好的百分比，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他已經找到門路了，找到了一个当队长的應該找到的那种門路，这才是作队长的事情。今天上半天他們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沒干。安炉子是不給报酬的，安置烤火間也是不付报酬的，因为这都是替自己干，不是为生产。可是总得往派工单上填点什么才行。也許，采札尔还在为队长动脑筋考虑派工的事情吧。队长那样看重他，可不是沒有緣由的。

“爭到一个好的百分比”，这就是說，可以領到五天的好口糧。五天，其实，不是五天，而只是四天，因为五天当中有一天上边不算，这一天不管是干得好的或是干得差的小队在生活上全营都得拉平。既然全都一样，也就沒有人发牢騷了，这是劳动营当局打我們肚子的算盘。算了，犯人的肚子总是受得了的。今天将就一下，明天再大吃它一頓。每逢全营拉平的这一天，我們就只好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睡觉。

可是得安排一下，干五天活，吃四天的飯。

整个小队靜悄悄的。有烟的人，默默地抽着烟。人們挤在这个黑糊糊的房間里，望着火光。这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小队也就是个家庭。他們正在听队长坐在炉边跟两三个人聊天。队长向来不随便說一句話，如果說开了，这就表明，队长的情緒很好。

安德烈·普罗科菲伊奇也不习惯戴着帽子吃飯。他不戴帽子就显出了老态。跟大伙一样，他的头发也剃得很短，映着炉火还可以看到，他的灰发中間已經夹着白发了。

“……我見了营长就发抖，何况还是个团长！‘紅軍战士丘林奉命……’他用他那双藏在濃眉毛下面的眼睛盯着我說：‘叫什么名字，父名是什么？’我对他說了。‘哪年出生的？’我也說了。当时是一九三〇年，我还是只二十二岁的小牛犢。‘丘林，你干得怎么样？’‘我为劳动人民服

务！’他一听就生起气来，两只手啪的一下打在桌子上：‘你为劳动人民服务，可你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混蛋？！’我的心一下就跳起来了！……但我还是镇定下来說：‘我是头号机枪手。优秀战士，政治优良……’‘王八蛋，什么头号？你父亲是个富农！你看，这就是你石头村寄来的文件。你父亲是个富农，你跑掉了，找了你一年了。’我的臉唰地一下就白了，我不敢吱声。为了不叫人找到我的行踪，我已經有一年不往家里去信了。家里的人是否还活着，我一点不知道，家里也不曉得我的情况。‘你的良心何在，’他大声地罵着，連他那有四顆菱形的領章也不住地顫动。‘想欺騙工农政权嗎？’我想这下可得挨揍了。可是並沒有。他签了一道命令：六小时內驅逐出营……当时外面正是十一月的天气。他們剝下了我身上的冬装，只发給我一套夏装，一双已經有两个人穿过的袜子，一件短軍大衣。我真傻，我不知道我可以不把衣服交上去，真見鬼……并塞給我一份措辞严厉的证明，上面写着：‘今将富农之子，开除……’。我就帶着这张絕无仅有的证明去謀生了。我得坐四天四夜火車，但是沒有发給我乘車证，而且連一天的口粮也不給。只让我吃了最后的一頓午飯，就把我从那个軍营里撵出来。

“……可是在一九三八年，在卡特拉斯卡流放轉押站上，我碰到了原来的排长，他也被判了十年。他告訴我，那个团长和政委，都双双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了。不知

他們是无产者或是富农，也不知他們是否有良心……我划了个十字說：‘上帝，你毕竟在天上，你长久地忍耐，重重地懲罰吧。’”

舒霍夫两碗粥下肚，很想有支烟抽抽，想得要命。他想先向人借一点，回头再向那个住在七号营房的拉脫維亞人买两杯他家自种自制的烟叶。于是舒霍夫就輕輕对那个作过漁民的爱沙尼亚人說：

“喂，艾諾，借給我一撮烟叶，明天还，决不騙人。”

艾諾瞧着舒霍夫的眼睛，接着，他看了一眼他那个所謂的兄弟。他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們两个共有的，就是連一支烟也得打伙抽。他們两个噤哩古嚕地商量了一下，艾諾才掏出一个紅綫綉的荷包，从荷包里倒出了一小撮机制的烟絲，把它放在舒霍夫的手心里，他估了估，又加了一点。不多不少剛够卷一支烟。

舒霍夫身上还有一小块报纸，撕下一条来，把烟捻好，撿起滾到队长脚下的一小块煤，就吸起来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流遍他的全身，使得他从头到脚都像醉了一样。

他刚开始抽，費久科夫那双綠色的眼睛就盯着他。也可以可怜他一下，让他这只胡狼抽两口，不过，舒霍夫今天看見他已經揩过別人的油了。最好还是留給辛尼卡·克列夫申吧。他听不見队长在讲什么，只是坐在火炉跟前，搭拉着脑袋发愁。

队长那张麻脸映着炉火，他无动于衷地讲着，好像讲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我把破烂儿卖给一个收旧货的，只卖了四分之一的价钱。我买了两个黑市面包，因为那时已经有了购货证。我打算坐货车，可是法律严格禁止。至于火车票呢，现在有的人还会记得，就是有錢也买不到，何况沒有錢，只有凭公函和出差证才能买到。站台也进不去，几个門都有民警，車站兩旁的路上有警卫人員来回走动。冷冰冰的太阳渐渐落下去了，水注結冰了，到哪里去过夜呢？……我拿着面包爬上一堵光滑的石墙，一下跳过去，就跳进了站台的厕所。在厕所里待一会儿，誰也不会来攆你。我装作一个乘客、一个軍人的模样走出来。铁道上恰好停着一列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一大堆人在灌开水，飯盒往彼此脑袋上碰。有个穿藍上衣的姑娘，提着把能容两公升水的水壶，轉来轉去，不敢朝鍋炉跟前走。她的两只脚很小，怕燙着或被踩伤。‘拿着我的面包，’我說，‘我这就去給你灌开水！’我正在灌开水的时候，列車动了。她手里拿着我的面包，哭起来，这面包怎么办呢？她想把水壶扔了。‘你快跑，’我大声說，‘快跑，我在后面跟着你！’她在前面跑，我跟在后边追，总算赶上了，我一只手把她扶上車，自己也追着列車跑起来！我也跳上了踏板。乘务員既沒有打我的手指，也沒有推我的胸脯，因为車厢里还坐着别的軍人，乘务員认为我和他們是

一起的。”

舒霍夫往辛尼卡腰窝里一捅；拿去抽吧，倒霉鬼。舒霍夫連自己的木烟嘴也遞給他，让他抽抽，用不着客气。辛尼卡是个怪里怪气的人，摆出一副演員的架势：一手按着胸脯，一边点着头儿。唉，对这个聾子有什么办法呢！……

队长繼續說：

“一共是六个姑娘，坐在一个車廂房間里，关着門。她們是实习回来的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她們的小桌上摆着黄油和好吃的东西，鈎上挂的雨衣晃悠着，小箱子包着布套。她們沿着生活的道路一直前进，无忧无虑……談談天，开开玩笑，一块儿喝喝茶，她們問，您是从哪个車廂来的？我叹了口气，就坦白地說：姑娘們，我是从那个對你們无所謂而对我却很危險的車廂里来的……”

灰浆房里靜寂无声。炉火熊熊。

“她們又叹息，又同情，商量着……終於让我躺在行李架上，用雨衣把我盖住。她們把我藏着，一直送到新西伯利亚斯克……順便交待一下，其中一个姑娘，后来我在別乔尔^①向她表示了謝意，因为一九三五年，她被卷进基洛夫案件^②的大逮捕里，在劳动营里干些杂活儿，我把她安置到縫紉場里去了。”

① 乌克兰別乔尔河畔的劳动营。——譯者注。

② 即基洛夫遇刺。——譯者注。

“可以搞灰漿了嗎？”巴甫洛小聲問隊長。

隊長沒有聽見。

“我夜里从菜园回到家，也是夜里离开的。我带走了一个小弟弟，把他送到暖和的地方，伏龙芝。没法养活他，我自己也没有吃的。在伏龙芝，碰到有人在锅里熬漑青，周围坐了一圈流浪汉。我凑上去坐在他们旁边：‘喂，穷哥们！把我的弟弟带去训练训练，教教他怎样过日子！’他们就带去了……我后悔自己没有同他们一起……”

“后来您再也没有见到您弟弟吗？”海军中校问。

丘林打了个呵欠。

“没有，再也沒見到。”他又打了个呵欠，說：“得啦，別难过，伙計們！在热电站咱們也会过慣的。誰去搞灰漿，大家干起来吧，別等汽笛了。”

小队里就是这样。上工的时候，上边就是叫勤快人去干活，勤快人也懶得动，但是休息的时候，队长只要說声干，大家就干。我們靠队长吃飯啊，可是他也不无放强迫大家去干。

要是听见汽笛响才去搞灰漿，那么瓦工不是都得停工待料？

舒霍夫喘了口气，站起来。

“去把冰敲掉。”

为了敲冰，他带了一把小斧头和一把小笤帚，为了砌

牆，他帶了瓦工用的小鋤頭、木尺、墨綫、鉛錘。

面孔緋紅的吉尔加斯看了看舒霍夫，作了個鬼臉，干嗎比隊長先跳出去呢？可是他不管隊長靠什麼過活：吉尔加斯這個禿鬼，即使拿不到二百公分麵包也沒關係，他靠郵包過日子。

可是吉尔加斯到底還是站了起來，他想通了。不能因為自己連累全隊。

“等一等，萬尼亞，我也去！”他說。

啊喲，這個胖臉蛋。要是給自己干活，你還會先爬起來哩。

（舒霍夫所以這樣急忙，是想比吉尔加斯先拿到鉛錘。從工具房領了一個鉛錘。）

巴甫洛向隊長問道：

“三個人砌嗎？還少一個人啲？灰漿不夠吧？”

隊長皺着眉頭，沉吟了一下。

“第四個我自己來，巴甫洛。你就在這裡搞灰漿！灰漿箱很大，你派六個人，這樣安排：這半边取和好的灰漿，那半边再和新灰漿。一分鐘也不許給我閑着！”

“啊呀！”巴甫洛一躍而起，這小伙子年紀輕輕，精力旺盛，還沒有被各式各樣的勞動營吓唬住，讓烏克蘭的面疙瘩填得臉上都是肉。“要是您親自砌，那我就親自搞灰漿！咱們看看誰干得棒！長柄鋤在哪兒？”

小隊里就是這樣！巴甫洛過去從森林裡朝外放槍，

夜里就袭击各个地方^①，现在在这里干活有什么劲！可是为队长干，这是另一回事！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到上边去了，他们听见辛尼卡在后边跟着来了，踩得马道嘎吱嘎吱响，这聒子，他猜到了。

二楼上刚开始砌墙：一圈都砌得有三砖高了，没有砌的比三砖更高的地方。这个高度——从膝盖到胸部，砌墙最方便，不用脚手架。

原先这里的脚手架和小架子都被犯人搬走了，有的拿到别的建筑物那边去了，有的烧了，只要不落到别队手里就行。现在，得好好干一下，明天就得把小架子钉好，不然就得停工。

从热电站顶上可以望得很远：能望见一片白雪复盖着的荒凉的劳动营（犯人们都躲着烤火）和黑糊糊的岗楼，还能望见绕着铁蒺藜的尖杆子。铁蒺藜向阳的那面望得见，背阴的一面望不见。阳光强烈，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再远一些，便是列车发电厂。噶，它冒着烟，把天空都熏黑了！连呼吸都令人窒息。在放汽笛以前，总是听到它那有毛病的嘶哑的响声。这时汽笛响了。我们赶了点活儿。

“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你快点拉线呀！”吉尔加斯催起来。

^① 大概指巴甫洛过去当过游击队员或土匪。——译者注。

“瞧你牆上的冰有多少！傍晚时你敲冰嗎？瓦刀你算沒白拿上来，”舒霍夫嘲笑他說。

午飯前，他們本来打算照原先分配的那么干，可是队长这时却在下面叫道：

“喂，伙計們！免得灰漿在箱里冻住，咱們两个人一班。舒霍夫！你把克列夫申帶到你砌的牆那边，我跟吉尔加斯一班。戈普契克暂时替我上吉尔加斯那里扫牆。”

舒霍夫跟吉尔加斯交換了眼色。对，这样快些。

于是，大家拿起斧头。

舒霍夫再也望不見远方盖着白雪、映着耀眼的阳光的湖，也看不見从烤火間出来向营里各处走去的勤奋的劳动者，他們有的挖早上沒有挖好的坑，有的加固鋼架，有的架工作間的叉梁。舒霍夫看見的只是自己那面牆，从左边砌的台阶形的齐腰高牆开始，向右直到和吉尔加斯的牆連接的地方。他給辛尼卡指出應該砍哪儿的冰，自己也起勁地忽而用斧背，忽而用斧刃砍起冰来，冰块四下飞溅，也濺到嘴里和鼻子里，这个活儿他干得非常专心，什么也不想。他的思緒和两眼透过冰块貫注到牆上，集中在两矿渣磚厚的热电站的正牆上。这里的牆原先是舒霍夫不認識的一个瓦工砌的。那个瓦工不是不会砌，就是馬虎，現在舒霍夫对这堵牆已經看惯了，像对自己砌的牆一样。你瞧这里凹一个坑，填平它用一排磚还不行，得用三排磚，每次灰漿都得鋪得厚一些。你瞧这里，牆朝外凸出

一个鼓肚，弄直它得用两排磚。于是他划一个記号把墙分开，从左边台阶形起头的地方到記号为止这一段他自己砌，从記号起向右到吉尔加斯那儿由辛尼卡砌。那个角里，他估計吉尔加斯忍不住会替辛尼卡干一点，这样，辛尼卡的活便会輕点。他們在那个角里掏弄的时候，舒霍夫赶砌了半墙多，免得我們这一班儿落后。哪里要他砌多少磚，他都作上記号。只要运矿渣磚的人一爬上来，他馬上就抓住阿辽沙：

“給我拿来！放到这里！这里！”

辛尼卡打完冰，舒霍夫已經抓起鋼絲作的小笤帚，两手握住它把墙上到处扫了一遍，打扫上面一排磚。虽說扫得不十分干淨，可是也相当干淨了，尤其是縫里。

舒霍夫还在扫墙的时候，队长也爬上来了。队长把一根木条釘到角里。舒霍夫和吉尔加斯的墙边，磚早已摆好。

“唉呀！”巴甫洛在下面叫。“上面有人沒有？接灰浆！”

舒霍夫連汗都急出来了，因为墨綫还没綑上！他急了！于是决定：墨綫不是綑一行，不是綑两行，而是一下綑三行，有备用的。为了減輕辛尼卡的活儿，他还要多帮辛尼卡搞外面一块墙，如果辛尼卡来不及，再帮辛尼卡搞点里面的墙也行。

他一边在上面的墙边上綑墨綫，一边連說帶比划地指点辛尼卡應該在哪里砌。聾子懂了。他咬紧嘴唇，斜

着眼睛，朝队长的墙那边点点头，意思是说，咱们加油吧？不能落后啊！他笑着。

顺着马道抬米灰浆。抬灰浆的有四对人。队长决定在瓦工旁边不放任何灰浆箱，因为灰浆一折腾就会上冻。直接地抬箱放在这里，两个泥水匠往墙上糊、砌。运料工一个劲儿往上搬砖，免得上边的人白挨冻。抬箱里的灰浆一用完，下面接着送来第二批，把第一批抬箱滑下去，下边把抬箱放到炉子旁边化开上了冻的灰浆，你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一下抬来两箱，给吉尔加斯的墙边送一箱，给舒霍夫墙边送一箱。灰浆在严寒中冒着烟，还有点暖气。用瓦刀把它往墙上一拍，你稍微一楞，它就冻住了。要敲掉它就得用锤子尖，用瓦刀你休想打掉它。矿渣砖你一下没放对就冻上了，歪了。这时只有用斧背才能敲掉那块砖，打下灰浆。

可是舒霍夫没有出错。矿渣砖并不是块块都一样。不是缺角，就是缺边，再不然就是凸出一块，舒霍夫一眼就看得出：这块砖砌哪一面合适，墙上哪儿正需要这块砖。

舒霍夫用瓦刀挖起冒气的灰浆往那儿一摔，而且记住下面的砖缝在什么地方（砖缝要对齐上面一块矿渣砖的中线）。他把灰浆摔得很均匀，正好有一块矿渣砖那么大。从砖堆里拿起一块矿渣砖（不过拿的时候得小心，可

別磨破手套，矿渣磚磨得厉害着哩），再用瓦刀把灰浆弄平，把矿渣磚往那里拍嗒一放！如果歪了，馬上就得把磚弄齐，用瓦刀背敲敲，让外面的墙齐住墨綫，让磚順着鋪平，横着也鋪平。于是就粘上，冻住了。

这时，如果矿渣磚下面和两边挤出灰浆，得赶快用瓦刀背刮下来，从墙上甩开（不然一入夏，它就往下流，現在你可休想它会如此），并且再看看下面的縫，有时候，墙面不是整个的，而是一块一块的，那么再摔灰浆时，磚左边复厚一些，矿渣磚也別随便砌上，而是自右向左推推，它就把自己和左边的磚中間的多余的灰浆挤出来。看看平不平，直不直。凝住了。再砌下一块！

工作有了进展。我們砌了两排磚，而且填平了原来沒有砌好的地方。工作进行得十分順利。現在得留心！

他繼續赶着活，使外面这排磚迎着辛尼卡那边砌过去。辛尼卡从角落里和队长分手了，也向这边砌过来。

舒霍夫向运料工們使了个眼色，要灰浆，你們把灰浆拖到我手边来，快！活儿干得这么紧张，擦鼻子的工夫都沒有。

跟辛尼卡一汇合，就得开始从一个箱里舀灰浆，不几下就得刮底子。

“来灰浆！”舒霍夫把头探过墙去大喊道。

“就一来一了！”巴甫洛高声說。

又抬来了一箱。这一箱也用完了，稀的都用完了，边

上的灰浆一下就冻在箱壁上，你们自己挖掉它吧！不然箱壁就变厚了，你们得上上下下抬啊。走吧！下一箱！

舒霍夫和另外几个瓦工都不觉得冷了。因为这是快活，要全神贯注，他们身上开始燥热起来，这一热，呢上衣底下，棉袄底下，内外衬衣底下都发潮了。他们还是一下不停，越砌越远。一小时后，他们身上又燥热起来，这次燥得汗都要干了。他们脚不冷，这很重要，别的没有什么，尽管吹来阵阵小风，也不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只有克列夫申不时从容地碰碰脚，因为这个倒霉蛋要穿四十六号的鞋，给他从各式各样的靴子里挑了双毡靴，但是还是有些挤脚。

队长有时喊：“来灰一浆！”舒霍夫也是这一套：“来灰一浆！”谁的活干得好，谁对旁边的人就可以像队长那样发号施令。舒霍夫可不愿意落在那两个人后头，这时就是亲兄弟在马道上抬灰浆，他也要催得人家筋疲力竭的。

午饭后，布伊诺夫斯基先和费久科夫搭班抬灰浆。马道又陡又滑，起初他不怎么起劲，舒霍夫轻轻催他：

“海军中校，快点儿！海军中校，矿渣砖！”

海军中校越干越麻俐，费久科夫却越来越疲沓：这个狗杂种，他一边走，一边把灰浆箱弄歪，把灰浆泼洒了，抬起来好轻松点。

舒霍夫往他脊梁上戳了一下：

“嗨，毒蛇！还当过厂长哩，你从前不就是叫工人卖

命干嗎？”

“队长！”海軍中校嚷道。“你派我跟一个人抬嘛！我不跟这个霉……种抬！”

队长重新安排了一下：让費久科夫从下往脚手架上扔矿渣磚。他这样安排是为了便于計算費久科夫扔上多少块矿渣磚；另派阿辽什卡同海軍中校搭班。阿辽沙是个好好先生，誰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

“紧急动员，黑背鲱！”海軍中校对他說。“你瞧，砌得多快！”

阿辽沙随和地微笑着：

“如果需要快一些，咱們就快点。随您便。”

他們就一步一步走下去了。

好好先生在队里是宝贝。

队长对下面什么人叫嚷起来。原来又来了一辆运矿渣磚的汽車。有时候半年不来一辆，有时候突然尽着来。趁你干活的时候，他們把磚运来了。这是头一天。可是后来就停了，你就沒法好好干活了。

队长又对下面罵起来。大概說的是起重机。舒霍夫又想听听，又沒有工夫，因为他正在把墙弄平。几个运料工来了，他們說，来了一个电工，在起重机上修理发动机，跟他一块还来了个搞电工的工地主任，不是个犯人。电工在找毛病，工地主任在旁边看。

这是規矩：一个干活，一个看。

馬上把起重機修好就美了，既能運礦渣磚，又能送灰漿。

舒霍夫已經砌第三排磚了（吉爾加斯也開始砌第三排磚），順着馬道又上來一個檢查員，一個官兒，他是建築工程的工長德爾，是莫斯科人。據說在部里待過。

舒霍夫站得離吉爾加斯很近，他讓吉爾加斯瞧瞧德爾。

“啊——啊！”吉爾加斯把手一揮。“我跟官兒從來不打交道。要是他從馬道上掉下去了，那時候才會喊我哩。”

這時，那人站在瓦工背後，要視察一番。這些視察員最叫舒霍夫受不了。這家伙爬到工程師的地位了，瞧那副豬臉膛子！可是有一次他表演怎樣砌牆，可把舒霍夫笑了個不亦樂乎。依我們看，你只要用自己的手蓋所房子，那你就是工程師了。

杰姆蓋尼約沃的人沒見過石頭房子。農舍是木頭的，連學校也是木頭蓋的，他們從禁伐區運來六俄丈長的木材。營里需要瓦工，於是，喂，舒霍夫，你就當瓦工去。誰的手會干兩樣活兒，就會再給他十件。

不過，德爾沒有掉下來，只絆了一下。他几乎是跑到上面去的。

“丘——林！”他大喊大叫，眼睛都凸出來了。“丘——林！”

巴甫洛拿着鐵鍬跟着他順着馬道跑上來，沒有把鐵

鐵鍬扔掉。

德爾穿的呢上衣是營里的，但是嶄新，很干淨。帽子也是頂刮刮的，皮的。像大家的帽子那樣，上面也有號碼，E-731。

“什么事？”丘林拿着瓦刀向他走來。隊長的帽子歪到一只眼睛上邊去了。

一件不平常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灰漿也在小箱里漸漸凍上了。舒霍夫砌着，邊砌邊听。

“你干的好事？”德爾咆哮着，唾沫四濺。“這樣要關你的禁閉！這是刑事罪，丘林！會叫你蹲第三期的！①”

舒霍夫這才明白是什麼事。他瞅了吉爾加斯一眼，那人也明白了。油毡！他看見窗戶上的油毡了。

舒霍夫絲毫不為自己擔心，隊長不會出賣他。他為隊長擔心。對我們來說，隊長是父親，而對他們來說，却是小卒。為了這類事情讓他在北方蹲了第二期。

唉呀，隊長的臉都氣歪了！他把瓦刀往腳下一摔，就朝德爾跨過一步去！德爾回頭一看，巴甫洛用力揚起鐵鍬。

鐵鍬帶對了！鐵鍬他倒是沒有白帶……

辛尼卡呢，雖說耳聾，也明白了，他也雙手叉腰走過來。他可是個身強力壯的漢子，一個樹精。

① 在勞動營十年一期。丘林已經蹲第二期了。——譯者注。

德尔直眨巴眼睛，吓慌了神，看看哪儿可以躲藏。

队长俯身望着德尔，声音虽然很轻，但是非常清晰地对他說：

“你們的时候到了，害人精！要是你說出一个字，吸血鬼，你就是活到头了，你記住！”

队长气得渾身发抖，直哆嗦，怎样也忍不住。

尖臉的巴甫洛两眼恶狠狠地盯着德尔，恶狠狠地直盯着他。

“呃，你們干什么，你們干什么，伙計們！”臉色刷白的德尔說着，离开馬道远一些。

队长再也沒有說什么，正了正帽子，拾起瓦刀，向自己砌的牆根走去。

巴甫洛拿着铁鍬也慢騰騰地下去了。

慢一騰一騰一地……

德尔一直吓得魂不附身，吓得要死，躲在吉尔加斯背后，站在那里。

吉尔加斯砌着牆，药房里的人总是那样称药：像医生似的一点也不着急。他一直背对着德尔，似乎根本沒有看見德尔。

德尔蹑手蹑脚地走到队长身边。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現在哪里去了？

“我对工地主任怎么說，丘林？”

队长砌着牆，沒有回头。

“您就說，原来就是这样。我們来了，还是这样。”

德尔还站着。他看出現在大家不会整死他，便把双手插在褲袋里，悄悄走了。

“哎呀，LI-854，”他嘟嘟囔囔地說。“你鋪的灰浆怎么这样薄呀？”

終于找到了出气的对象。舒霍夫砌的墙既不歪，又沒有縫儿，你挑不出錯儿，但是，瞧，灰浆薄了。

“請允許我說一句，”他含糊其詞地說，却帶着嘲笑的意味。“要是現在鋪厚了，一开春，这个热电站整个就淌起来了。”

“你是瓦工，听着工长对你說話，”德尔把臉一沉，鼓起腮帮，这是他的老調調。

也許有的地方是薄了，本来可以弄厚点，不过如果不是冬天砌墙，而且拿人当人，那是可以办到的。人也應該怜惜啊。任务也要完成。既然人家不懂得这个，何必解釋哩！

德尔不声不响地順着馬道下去了。

“您給我把起重机安排好！”队长从墙根冲着他說。“我們是驴子嗎？用手往二楼搬矿渣磚！”

“他們会付給你抬磚的錢，”德尔从馬道上回答他，語气很溫和。

“‘按手推車’付工錢嗎？好哇，那您把手推車弄来在馬道上推推看。您得‘按抬箱’付工錢！”

“不关我的事，我有什么舍不得？‘按抬箱’付工錢，會計科通不过。”

“會計科！我这一个小队都在干，要保证四个瓦工的需用。給我們几个錢哪？”

队长高声說着，不停地砌着墙。

“灰一浆！”下面喊。

“灰一浆！”舒霍夫重复了一声。第三排磚砌平了，开始砌第四排。上面沒有再綁一条綫，算了，沒有綫我們也能砌。

德尔一个人在荒野里縮着身子走着，上办公处烤火去了。他大概不舒服。德尔他也太不量力，竟要跟丘林这样老练的人过不去。他要是跟这样的队长們处得好，什么事他都不必操心了；像那样的队长不会要他死命奔走的；他的口粮标准又高，住的又是单間房子，还要怎样啊？哼，他还摆臭架子，不懂装懂哩。

下边有人来了，說是搞电工的工地主任走了，电工也走了，起重机修不好。

那么，你还得像驴子一样干重活儿！

舒霍夫见过的工程可多了，这种机器不是自己坏了，就是被犯人弄坏了。他們把什么玩艺儿放到鏈条里，輕輕一压，把原木拖运机弄坏了。为了喘口气。有时候怎么一搞，你就干不成了。

“矿渣磚！矿渣磚！”队长叫道，他发起狠来。对运料

工們乱七八糟地罵了一通。

“巴甫洛問，灰漿怎么搞呀？”下边嚷嚷着。

“怎么和呀！”

“弄半箱和好的！”

“那就是还要一箱啦！”

嘿，真緊張！在赶砌第五排磚了。剛才砌第一排磚时要弯腰，現在一下砌到胸口那么高了，你瞧瞧！砌得快没有什么，这两堵沒窗沒門，拐弯的地方彼此銜接，矿渣磚又足够。應該再綑条綫，可是来不及了。

“82小队交工具去了，”戈普契克报告說。

队长只是用炯炯发光的眼睛望望他。

“干你的活，干孬鬼！搬磚！”

舒霍夫回头一看。是啊，太阳落山了，它帶着一片火紅向灰濛濛的霧靄中落去。可是干得正欢着哪，再好沒有了。这时候，第五排磚已經开始砌，第五排也得砌完，得弄齐了。

运料工們像一匹匹馬，呼哧呼哧直喘气。連海軍中校的臉都累得发灰了。要知道，这位海軍中校大概四十来岁了，即使不到，也差不离儿。

寒气在上升。手干着活，手指头在瘦小的手套里冻得酸痛。寒气直往靴子里钻。舒霍夫不一会儿就跺跺脚。

現在不必弯着腰砌牆了。可是拿一次矿渣磚就得弯

一次腰，舀一下灰浆也得弯腰。

“伙計們！伙計們！”舒霍夫叫人不能安生。“你們把磚給我搬到牆上！你們給搬到牆上！”

海軍中校也願意這樣干，可是力氣不濟了。他不習慣這樣干。阿辽什卡却說：

“好的，伊凡·杰尼瑟奇。往哪儿攔，您說吧。”

这个阿辽什卡，不論你求他什么，他都不会拒絕。仿佛世上的一切就應該如此，舒霍夫也是这样的人。人家既然求你，干嗎不幫忙呢？他們这样是对的。

整个劳动营和热电站都清晰地听到：鋼軌敲响了。收工了！灰浆不够，哎呀，干得正欢哪！……

“来灰浆！来灰浆！”队长叫道。

下边一个抬箱剛剛装满灰浆！現在就得砌，沒別的办法：要是箱里不掏干淨，明天这个箱子就完蛋了，灰浆冻得跟石头一样，用十字鎬也挖不出来。

“喂，加油哇！弟兄們！”舒霍夫叫道。

吉尔加斯变得凶狠起来。他不喜欢这种全体动員的紧急工作。可是还得加油，你有什么办法！

巴甫洛从下面跑上来，剛才他搞灰浆，現在手里却拿着瓦刀。他也来砌牆，五把瓦刀在干。

現在只要把接縫的地方填平就行！舒霍夫先用眼睛估量一下接縫处應該放一块什么样的磚，并且把錘子朝阿辽沙一推：

“去，給我砍平，砍平！”

不能再快再好了。現在，当大家迅速赶工的时候，舒霍夫不赶了，却十分注意起墙来。他把辛尼卡推到左边，自己却向右边，向那个关键的角落走去。这时候，如果把墙弄倒或把角弄垮，那就完蛋了，明天得費半天工。

“停一停！”他把巴甫洛从磚那儿推开，自己帮他修补。可是从那里，从那个角里一看，辛尼卡那边好像歪了。他向辛尼卡奔去，調整了两块磚。

海軍中校像匹馴順的驕馬，搬来一个抬箱。

“还有一个，”他叫道。“两个抬箱哩！”

海軍中校累得連站都站不住了，勉强支持着。舒霍夫有过这样一匹驕馬。舒霍夫想把它保留下来，可是后来馬累死了。馬身上的皮也被扒下来。

太阳的下半部已經沒入地平綫下。現在就是戈普契克不报告也可以看出，不仅各小队把工具都交了，而且人們像巨浪似地向哨所涌去。（响钟后，誰也沒有馬上就出去，沒有傻瓜出去挨冻。大家都坐在烤火間里。队长們商量好各队同时去集合，現在到时候了。要不是已經說定，这群固执透頂的犯人，会一个比一个坐得更久，会在烤火間坐到半夜哩。）

队长也清醒过来，他自己看到天色已經不早。那个收工具的人八成罵了他十次了。

“喂，”他叫道，“廢料別可惜！运料工！你們快下去，

把大箱里刮干净，有的东西收集到一块，运到那边坑里，用雪盖上，免得别人看见！你，巴甫洛，带两个人收集工具，拿去交了。这箱灰浆用完我们就收工，然后叫戈普契克把三把瓦刀给你送去。”

大家卖劲地干起来。他们拿走舒霍夫带来的一把锤子，解开了墨线。运料工们都跑到下面灰浆房去了，他们在这里无事可做。上面留下三个瓦工——吉尔加斯、克列夫申和舒霍夫。队长过来检查，看看大家砌了多少。他很满意。

“大家干得不错，啊？半天的时间。又没有起重机。”

舒霍夫看见吉尔加斯的灰浆箱里剩的灰浆不多了。舒霍夫这时发起愁来，队长在工具房不会为了瓦刀挨骂吧。

“听着，伙计们，”舒霍夫着急地说。“你们把瓦刀交给戈普契克，我的不在数，不应该交，我会对他们说。”

队长笑了：

“嘿，怎么能放你出去呢？没有你，监牢会哭的！”

舒霍夫也笑了。一边还在砌墙。

吉尔加斯拿走了瓦刀。辛尼卡把矿渣砖给舒霍夫搬过来，大家把吉尔加斯的灰浆箱挪到这边。

戈普契克穿过整个旷野向工具房跑去，追上了巴甫洛。104小队独自穿过旷野走去，队长没跟着。队长有权力，押送队更有权力。他们会把迟到的人记下来送去关

禁閉。

哨所旁边人很多。都聚集到这里来了。押送队似乎也出来了，正在清点人数。

（在出口处人数要点两遍，一遍是在关着的大門前，清点完以后才开门；第二遍是在出门的时候。如果觉得数目还不对，在門外还得点一遍。）

“灰浆不要了，把它扔了吧！”队长把手一挥。“扔到墙那边去！”

“你走吧，队长！走吧，那里更需要你！”（舒霍夫本来叫他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维奇，可是现在由于自己干活卖劲，他和队长平等了。他过去并没有这样想过：“瞧我，和他平起平坐了”，只是现在无意中觉得如此罢了。）他在后面向大步顺着馬道跑下去的队长开玩笑说：“啊，簡直沒道理，工作日怎么这样短哪？你刚挨着活儿，就收工了！”

剩下他和聾子两个人。跟这个人你没法多说话，可也无须跟他多谈，他比谁都聪明，不说他就懂了。

啪的一下——灰浆！啪的一声——矿渣磚！压压磚。检查检查。一下灰浆，一块磚。一下灰浆，一块磚……

好像队长也吩咐过，别可惜灰浆，可以把剩下的扔到墙外不要了。可是舒霍夫总是有点傻，在营里八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爱惜一切东西，一切劳动，

不願有絲毫浪費。

一下灰漿！一塊磚！一下灰漿！一塊磚！

“完啦，去你媽的！”辛尼卡大聲說道。“走吧！”

他抓起抬箱順着馬道下去了。

舒霍夫呢？現在即使押送隊把狗放過來攆他，他也要在這塊小平壩上向后退得遠點，看看牆砌得怎麼樣，他看了看。還不錯。立刻又跑到牆跟前，再看看牆外邊，左看看，右看看。嘿，眼睛就是水準儀！很平！手還不老啊。

他順着馬道跑下去。

辛尼卡從灰漿房出來，就朝小丘奔去。

“喂！喂！”他扭過頭來喊。

“你跑吧，我就來！”舒霍夫把手一揮。

他自己卻進了灰漿房。不能隨便扔掉這把瓦刀。也許他舒霍夫明天不來上工了，也許小隊會給趕到“社會主義生活小城”去，也許你半年都不會上這兒來了，可是你能扔了這把瓦刀嗎？留着就留着吧！

灰漿房里爐子都熄了。一片漆黑。很怕人。可怕的並不是因為黑，而是因為大家都走了，在哨所那里會查出少了他一個人，押送隊會揍人的。

他還在東看西看，看見角落里有塊大石頭，他把石頭掀開，將瓦刀往底下一塞，又蓋好了。行啦！

現在得趕快追上辛尼卡。可是辛尼卡已經跑了一百

米步了。他不再往前跑了。克列夫申从来都願意和別人共患難。有禍同當。

他們跑在一起了，一高一矮。辛尼卡比舒霍夫高一頭半，而且他的頭長得多大啊。

世界上有些游手好閑的家伙喜歡在運動場上賽跑玩儿。這些懶蟲，要是他們干了一天活，腰還沒有伸直，戴着濕手套，穿着破毡靴，在冰天雪地里像我們這樣拚命跑一陣試試！

他們兩個跑得累壞了，瘋狗似地喘着氣，只聽見哼哧哼哧地喘！

沒關係，隊長在哨所里，他可以替他倆開脫。

於是，他們就直奔人群，可怕啊。

幾百條嗓子一下哄起來：日你媽，操你爹，操你的嘴，操你的鼻子，操你的肋條。五百人向你大發雷霆，這還不可怕呀！

但主要的還是要看押送隊怎麼樣？

不，押送隊沒有什麼。隊長馬上就站在最後一行里。他解釋過了，八成把錯兒担到自己身上了。

伙伴們却大叫大罵起來！聲音之大，連辛尼卡都听到了很多，他喘了口氣，從他這個高個子的嘴里突然叫出了一聲！他沉默了一輩子，嘿，叫得多響啊！他舉起兩個拳頭，馬上就要撲過去打架。那些人不吭聲了。有些人笑起來。

“嘿，104 小队！你们的这个人不是聋子吗？”那些人叫道。“我们试验过的。”

大家都笑起来。押送兵也笑了。

“五个人一排站好！”

可是还没有开门。他们不相信自己。他们让人群离开门口，向后退。（大家都傻子似的贴在门口，好像这样一来就会快些开门。）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他们每叫到五个人的时候，那五个人便向前走出几米。

舒霍夫还在喘气，回头一看，哎呀，一轮血红的月亮已经阴郁地爬上了天空。好像是初亏，昨天这个时候，爬得比现在高。

舒霍夫心情愉快，一切十分顺利，他碰碰海军中校的腰窝，试探着说：

“喂，海军中校，照你们的科学来说，往后旧月亮藏到哪里去呀？”

“怎么藏到哪里去？无知！只是看不见罢了！”

舒霍夫摇摇头，笑着说：

“既然看不见了，那你怎么知道它还有呢？”

“那么，照你的意思，”海军中校觉得诧异地说。“每月都是新月亮吗？”

“这有什么奇怪？人都是每天在生，四个星期生一个

月亮不也行嗎？”

“呸！”海軍中校唾了一口。“還沒有見過一個這麼笨的水兵哩。旧月亮究竟上哪儿去了？”

“這我正要問你呀，它上哪儿去了？”舒霍夫笑着說。

“啊？上哪儿去了？”

舒霍夫叹了口气，含糊不清地說：

“我們那里都這麼說，上帝把旧月亮弄碎做了星星。”

“你們這種野人！”海軍中校笑着說。“真少見！那你怎麼樣，信上帝嗎，舒霍夫？”

“為什麼不信？”舒霍夫驚訝地說。“比如打霹靂雷的時候，你還能不信！”

“上帝為什麼做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把月亮弄碎做星星？”

“嘿，你怎麼不懂呢！”舒霍夫聳聳肩膀。“星星經常往下掉，需要補充嘛。”

“轉過身去，媽的……”押送兵罵道。“排好！”

已經數到他們跟前了。現在數到四五六到四六〇這一排了，布伊諾夫斯基和舒霍夫兩人在最後。

押送隊着急了，看了看記數的小黑板。人不够！又是他們的人數不够！哼，這些傢伙連數都數不清！

他們數的是四百六十二個，可他們說，應該是四百六十三個。

他們又把大家从門边推开（大家却又紧紧貼向門边），还是老一套：

“五个一排站好！ 第一排！ 第二排！”

他們这样点来点去，真可恨。現在花的时间已經不是公家的，而是自己的。到营里还得經過一片荒野，在营門口还得排队等着搜查，你得一直站到搜查完毕！每一队都从工地往住的地方跑，都想赶到別人前边，好先让搜查，就是說，想先钻到营里。誰先到营里，誰今天就可以享福，因为食堂在等着他，可以头一个去取邮包，头一个去儲藏室，上小厨房，到邮件处拿信或上檢查处送自己的信，上医务所，上理发室，上澡堂，哪儿他都是头一份。

有时候，押送队也願意把我們快点交出去，早点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士兵也不願随便跑，事情很多，时间很少。

可是他們点的数目不符。

最后几排走过的时候，舒霍夫似乎觉得最后一排是三个人。可是不对，还是两个。

点数的人拿着小黑板找警卫队长去了。他們說明了情况。警卫队长大声叫道：

“104 小队队长！”

丘林向前跨了半步，

“有。”

“热电站里你誰也沒有留下嗎？你想想。”

“沒有。”

“你想想，我要打掉你的脑袋！”

“沒有，我說的是實話。”

可他自己却朝巴甫洛瞟着，你想想，灰漿房里会不会有人睡着了呢？

“按各小队排一好！”警卫队长高喊道。

大家就五个人一排，胡乱凑在一起。这时候，大家挤坏了，嚷嚷起来。那里有人叫喊：“76，到我这里来！”这里喊：“13！来这里！”那边叫：“32！”

104 小队排在最后，所以在后边集合。舒霍夫看見全队都空着手，这些糊涂虫，累得連柴禾棍儿都沒有拣。只有两个人拿了几小把。

每天玩这个把戏：下工前，勤快人拣一些小棍儿、小棒、断板条，用破布条或細绳子捆起来帶走。第一次搜查是在哨所旁边，由工地主任或某一个工长担任。如果他站在那里，立刻就命令你把东西都扔掉（他們浪費掉的不計其数，可是想在几束柴禾上打算盘）。但是勤快人有自己的打算：队里的每一个人哪怕只帶一点点木棒儿，营房里就会溫和一点。营里給值日員每个炉子才五公斤煤末，这点煤末取不了暖。所以大家才这么干：折断一些小棒儿，鋸短点，把它們塞到自己衣服底下，这样就逃避了工地主任的檢查。

在这儿，在工地上，押送队却从来不让扔掉柴禾：押送队也需要柴禾，可自己不能帶。一来制服不允許，二来

手里拿着自动枪，要对我们射击。押送队一送我们上劳动营，就命令说：“由某排到某排把柴禾扔在这里”。但是对犯人很公平，既给营里的看守留下备用的，也给犯人自己一部分，不然他们就根本不带了。

于是，每个犯人每天都带点柴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带回去，什么时候会被截下来。

舒霍夫正用两眼寻找是否有柴禾扔到脚下什么地方，这时队长已经点完了数，向警卫队长报告：

“104 小队人齐啦！”

这时候，采札尔从干部堆里向自己的小队走过来。他烟斗上的小火星时时冒着烟，黑鬍子上结着霜，他问道：

“喂，舰长，事情怎么样啊？”

饱汉不知饿汉饥。事情怎么样啊？问得无聊。

“还能怎么样啊？”舰长耸耸肩膀。“活儿干够了，刚把腰伸直。”

他的意思是：你给支烟抽抽就好了。

采札尔给了他一支烟抽。在队里他就和海军中校一个人要好，此外他跟任何人都谈心。

“32 小队少一个人！32 小队里！”大家嚷嚷起来。

32 小队的小队副跑开了，还有一个小伙子跟他一起向那边跑去，上汽车修理厂那边寻找去了。人群里有人问：谁呀？怎么回事？不久就传到舒霍夫那边：不见了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小摩尔达维亚人。这个摩尔达维亚

人什么样子？是不是那个摩尔达维亚人？据说是个罗马尼亚间谍，真是个间谍吗？

间谍——每个小队里都有五个，可这是被判为间谍，不是真间谍。根据档案判他们是间谍，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被俘过。舒霍夫就是这样的间谍。

而这个摩尔达维亚人却是一个真间谍。

警卫队长一看名单，脸上唰地变了颜色。要知道，如果一个间谍跑了，警卫队长要受什么处分啊！

整个人群和舒霍夫都觉得可恨。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下贱胚、坏蛋、臭尸、下流鬼、贪婪虫啊！天已经黑了，有光亮也是月光，你看，那不是星星，晚上冷得更厉害，这个狗崽子，他却不見啦！怎么，这个坏蛋还没有干够？从天亮到月亮出来，十一个钟头，工作日还短？要加你的罪的，等着吧！

● 舒霍夫觉得奇怪，誰干活这么卖劲，連下工的钟声都没有听见？

舒霍夫完全忘記，他自己剛才还那样一心一意地干活，还惋惜上哨所集合太早了呢。現在他和大伙儿一块挨冻，和大伙儿一样变得凶狠起来。看来，这个摩尔达维亚人还得让他们待上半个钟头哩，要是押送队把那家伙交给大伙儿，大伙儿会像狼群撕牛犢一样把他扯得稀烂！

你瞧，冷得越来越厉害！誰都站不住了，有的在原地踏步，有的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

人們議論紛紛，摩尔达维亚人会跑掉嗎？要是白天跑，是另一回事，如果躲起来，等着崗楼上撤下警卫队，那是妄想。如果铁丝网底下沒有留下爬过的痕迹，他們在营里三天三夜沒找到，那他們就在崗楼上蹲三天三夜。如果一个礼拜找不到就蹲一个礼拜。这是他們的規定，老犯人都知道。总之，要是有人跑了，押送队就倒了霉，得廢寢忘食地东奔西走。所以有时候他們大发雷霆，对逃犯格杀勿論。

采札尔对海軍中校說：

“比如說，船索上挂了一副夹鼻眼鏡，您記得嗎？”

“記得……”海軍中校不住地抽烟。

“再比如，一辆搖籃車順着台阶滾呀，滾呀。”

“嗯……可是那部影片上，海軍的生活不大像真的。”

“您要明白，現代的摄影技术把我們的胃口慣坏啦……”

“肉上爬的蛆虫簡直像蚯蚓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大的蛆嗎？”

“可是再小的东西，你用电影的手法就拍不出来啦！”

“我觉得，現在不給我們劳动营里运魚，給我們的就是这种肉，可是他們不洗，不刮，往鍋里咕咚一倒，那样，我們就……”

“啊——啊——啊！”犯人們喊叫起来。“嗨——嗨——嗨！”

大家看見从汽車修理厂跳出三个人影，啊，把摩尔达

維亞人帶來了。

“嗨—嗨—嗨！”門口的人群叫道。

那幾個人剛跑得近點，大家就罵起來：

“瘟—神！搗—蛋—鬼！流—氓！不要臉的母狗！下流胚！孬種！！”

舒霍夫也高聲大叫：

“瘟—神！”

這難道是鬧着玩的！五百個人，每人被剝削了半個多鐘頭！

那人縮着腦袋，跑着，活像一只小耗子。

“站住！”一個押送兵大聲叫道。並開始登記：“K-460。你上哪兒去啦？”

押送兵走到他跟前，用卡賓槍槍托把他撥轉身來。

人群中仍然大喊大叫：

“惡棍！死鬼！下流貨！”

押送兵剛用卡賓槍槍托撥那個人，其餘的人就都靜下來。

摩爾達維亞人不吭氣，低着頭，躲着押送隊。32 小隊的小隊副向前走了幾步，說：

“這個壞蛋，他躲着我爬到抹灰漿的腳手架上，在那裏烤着烤着火睡着了。”

於是，照他脖子上就是一拳！照後腦勺上又是一拳！
這樣，就把他從一個押送兵跟前撵走了。

摩尔达维亚人趁势急忙躲开，这时，一个匈牙利人从32小队跳出来，照他屁股上来了一脚，又是一脚！

当间谍有什么难。连混蛋也可以当间谍。间谍的生活是舒服的，快活的。可是在苦役营里你去干十年的重活儿试试！

押送队把卡宾枪放下。

警卫队长却大声叫道：

“离开大门口！五一个人一排！”

这些狗崽子，又要点数了！现在就是不点也满清楚，干吗还要点？犯人们嚷嚷起来。大伙儿的怒气从摩尔达维亚人身上转移到押送队身上。犯人们叫嚷着，不肯离开大门口。

“干什么？”警卫队长大叫道。“想蹲雪窝吗？我马上叫你们蹲。我要叫你们蹲到明天早上！”

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他就会叫蹲雪窝。大家蹲的次数太多了。大家甚至还趴过雪窝，“臥倒！预备放！”真有过这种事，犯人们都知道。于是大家就从大门口退开了一点。

“向后退！向后退！”押送队强迫着。

“说真的，你们这些坏蛋干吗紧贴着大门？”后边的人对前边的人发火说。他们在冲击下向后退去。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皓月当空，月色皎洁，那血红的颜色已经消褪了。月

亮已經升得有屋脊那麼高。夜幕籠罩了大地！……這個該死的摩爾達維亞人！該死的押送隊！該死的生活！

他們數錯了人，前邊的人轉過頭來，踮著腳看看最後一行是兩個人還是三個人。現在，大家的生計跟這件事有密切關係。

舒霍夫覺得最後一排好像是四個人。他嚇得一怔：多啦！又要重新點數！原來是費久科夫這個惡棍想敲竹杠，向海軍中校要煙屁股去了，耽擱了時間，沒有及時回到自己那一排去，於是好像多了人。

警衛隊長惱火地照費久科夫脖子上揍了一下。

人數對了！

最後一排——是三個人。人數相符，謝天謝地！

“離開大門口！”押送隊又命令道。

這一次，犯人們沒有嘮叨，他們看見士兵們走出哨所，從大門那邊把操場圍起來。

啊，要放行了。

沒有看見那幾個工長，他們不是犯人，也沒有看見工地主任，許多夥伴拿著柴禾。

他們敞開大門。大門後面，木椽子圍欄杆旁邊，又站着警衛隊長和檢查員：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如果這次數目相符，他們就會撤下崗樓上的哨兵。

唉喲，從遙遠的崗樓到勞動營要走多遠啊！只要把

最后一个犯人带出劳动营，而且人数相符，那么只消用电话通知各岗楼：撤下来！就得了。如果警卫队长是个聪明人，立刻就走了，他知道犯人没有地方可跑，从岗楼上撤下来的那些人会把队伍赶到一起。如果警卫队长是个笨蛋，他就怕他的军队对付不了这些犯人，便会在这儿待着。

今天的警卫队长就是一个笨蛋。他在这儿待着。

犯人在冰天雪地里待了一天，冻得要死。下了工，又站在这儿冻了整整一个钟头。不过，他们现在倒是不怎么考虑严寒，反而更多地考虑这个不幸：天黑了！在营里什么事也办不成啦！

“您怎么那样熟悉英国海军的生活方式？”旁边一排有人问。

“您要知道，我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自己有个舱房。我跟着一个护航舰队。我在他们那儿当联络官。您想想，战后还有一个海军上将，鬼使神差地送了我一件纪念品，‘为了表示谢意’。我吃了一惊，真该死！……结果，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在这里跟宾德尔分子呆在一起——不是件愉快的事。”

奇怪。看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光秃秃的荒原，孤零零的苦役营，雪在月光下闪烁。押送队已经布置好了，十步一岗，他们都端着枪。黑鸦鸦地一大群犯人，U-311这个戴了一辈子金肩章、跟一个英国海军上将交过朋友

的人，如今穿着跟大家一样的呢上衣，跟費久科夫一起抬灰浆箱。

一个人的命运真是变幻无常，……

好啊，押送队准备好了。沒有来他們那套“祈禱”，就直截了当地說：

“开步走！快点！”

快点，哼，現在偏不快点！大家已經离开了所有的工地，那还忙什么呢？犯人們不用商量心里就都有数，剛才你們不讓我們走，現在我們也拖拖你們。你們恐怕也想快点暖和暖和吧……

“大步走！”警卫队长叫道。“大步走，带队的！”

“大步走，”哼，休想！犯人們从容不迫地走着，搭拉着脑袋，仿佛送葬似的。我們是豁出去了，反正是最后回到营里。你不願意把我們当人，現在你喊破喉嚨也沒用。

警卫队长一陣一陣地喊着：“大步走！”他已明白，犯人們不会走得更快。又不能放枪，因为犯人們五人一排，排着队，照規矩走着。警卫队长沒有权利赶犯人快走。（恰恰因为这一点，犯人們早上就磨磨蹭蹭地去上工，才算保存了身子骨。誰要是跑得快，誰在营里就活不到出去的日子，就会累垮，病倒。）

他們就这样迈着均匀的步子，整齐地走着。雪在脚下吱吱作响。有人細声細气地說話，有的人悶声不响。舒霍夫开始回想从早上起他在营里还有什么事沒有办？

啊，想起来了，上医务所！真奇怪，一干活把医务所完全忘光了。

现在医务所正好办公。如果不吃晚饭，也许还来得及。现在身上仿佛不痛了。他们也不给量体温……浪费时间！没有医生也能挺过去。这些医生只能把人治进棺材！

现在，吸引着他的不是医务所，好像还可能补充点什么当晚饭？采札尔完全有希望收到邮包，他早就该收到邮包了。

犯人队伍似乎突然一下变了样。队伍微微骚动起来，脚步杂乱，像抽了筋似的叫嚷着，你瞧后边，包括舒霍夫在内的那几行都掉队了，在后面跑起来。他们走了几步，又跑起来。

后边的人一上小丘，舒霍夫就看清楚了，原来在他们右边，在荒原的远处又出现了一支黑糊糊的队伍，斜着向我们的队伍走来，想必是看见了他们，也跑得更快了。

那支队伍只可能是机械厂的，有三百来人。就是说，他们也碰见了倒霉事，被拖住了。什么事情把他们拖住了呢？有时候，是活儿把他们拖住了：一辆汽车没修好。这对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暖和的地方待了一整天啊。

嘿，现在看谁赶过谁！伙伴们跑着，一个劲儿跑着。押送队也用小快步跑着，只有警卫队长一阵阵叫道：

“不要拉开！后面跟上去！跟上去！”

去你媽的，你叫喚什麼？難道我們沒有跟上？

剛才有的人聊天，有的人想心事，這時一切都拋到九霄雲外，整個隊伍只對一件事感興趣：

“趕上去！截住他們！”

不管酸的淡的，都混到一起了。押送隊已經不再是犯人的敵人，而成了朋友。敵人呢，是另外那支隊伍。

大家一下高興起來，恨也消了。

“趕快！趕快！”後邊的人催促前邊的人。

我們的隊伍好容易到了街上，機械廠的隊伍還隱沒在住房背後。

這時，我們的隊伍走起來方便了，在街道中間走着。兩旁的押送隊走起來也不那麼磕磕絆絆。我們就該在這裡截住他們。

應該把機械廠的人截住，還有一個原因，他們在勞動營的哨所前面被搜查的時間特別長。自從那次營裡發生了殺人事件以後，上邊認為刀子是機械廠做的，從機械廠傳到營裡。因此，在勞動營門口，對機械廠的人搜查得特別與眾不同。已是深秋時節，地下很涼，還是對他們這樣吆喝：

“脫靴子，機械廠的！把靴子拿在手里！”

搜查他們的時候，就讓他們光著腳。

就是現在，不管多麼冷，還是指著一個人就說：

“嘿，你脫右靴！你——脫了左靴！”

那个犯人就得脱了靴子，暂时用一只脚跳着，还得把脱下来的毡靴倒过来，抖抖包脚布，你瞧，没有刀子。

舒霍夫听说（不知是真是假），还在夏天的时候，机械厂的人把两根排球柱子抬到营里，排球柱子里藏的都是刀子。每个柱子里有十把刀子。现在，偶尔在营里什么地方还可以发现这种刀子。

大家一边走，一边跑，经过新俱乐部，经过住人的市区和木工厂，一拐弯直奔劳动营的哨所。

“快一跑一呀！”队伍异口同声地这样喊着。

大家朝几条大路汇合的地方奔去！机械厂的人还在右边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他们落在后头了。

好啦，现在可以不慌不忙地走了。整个队伍都很高兴。这是兔子的高兴：你们看，连青蛙还怕我们哩。

劳动营到了。早上大家离开时它是什么样，现在它还是老样子。夜里，劳动营密实的栅栏上一片灯光，哨所前的路灯也分外明亮，进行搜查的这块小广场亮得如同白昼。

不过，还没有到达哨所……

“站住！”副警卫队长喊了一声。接着他把自动枪交给一个士兵，就向队伍跟前跑来（不许他们带枪到队伍跟前）。“右边拿柴禾的人，一律把柴禾往右扔！”

凡是把柴禾公开拿在手里的，他看得清清楚楚。一把、两把飞出去了，又一把飞出去了。有人想把柴禾藏在

队伍里，可是旁边的人对他们说：

“你这样搞，别人的柴禾也保不住！你乖乖地扔下吧！”

犯人的敌人是谁？是另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彼此不吵架就好了——咳！……

“齐步一走！”副警卫队长高声下命令。

大家向哨所走去。

有五条大路向哨所汇合。一个钟头以前，各队都在这几条路上挤。假如在这几条大路上修成街道，那么，这个哨所和搜查的地方必定是未来城市的主要广场。那时候，游行队伍一定向这里汇合，如同现在各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拥来一样。

看守们在哨所里已经烤暖和了。他们走了出来，拦住大路。

“解开呢上衣！解开棉袄！”

人手布置开了。他们打算搜得一千二净。拍拍大家的腰。总之，和早上一样。

现在不怕解衣服了，就回家了。

大家就是说“回家”。

至于另一个家，一天也没工夫去想。

已经开始搜查排头，这时，舒霍夫走到采札尔身边，说：

“采札尔·玛尔科维奇！待会我就从哨所直奔邮包处去排队。”

采札尔朝舒霍夫轉过臉来，他那濃密的黑鬍子現在自下而上在变白：

“干嗎去排队，伊凡·杰尼瑟奇？也許邮包还没到。”

“没关系，即使不到，我还会抱怨嗎？我去等个十来分钟，您不必来了，我就回营房去。”

（舒霍夫心想：采札尔不来，也許別人会来，就把位置卖給別人。）

采札尔大概是等邮包等得厌烦透了，他說：

“好吧，伊凡·杰尼瑟奇，你跑去排吧。只等十分钟，不必多等。”

眼看就要搜查到跟前了。今天，舒霍夫没有什么要隱藏的，他沒有顾虑。他不慌不忙地解开呢上衣，把系着帆布腰带的棉袄也解开了。

虽然他完全忘記自己今天带了一样違禁品，可是八年来的監獄生活已經养成了警惕的习惯。于是他伸手到膝盖兜里摸摸，他滿以为那儿是空的。

可是那儿有一小段鋸条，一块小铁片！这一小截鋸条，他是为了爱惜东西，今天在工地上拣的，根本沒打算往营里带。

他沒想把它带回来，可是現在既已带来，扔了太可惜！这玩艺可以磨成一把小刀啊，哪怕磨成一把靴匠刀或一把裁縫刀也好啊！

如果他存心把它带回来，他会好好想想怎样藏好。

但是現在他前边只剩两排人，你瞧，这两排人里，第一排五个人已經走开，接受搜查去了。

得赶快决定：要么，趁前面最后一排人遮着，悄悄把它扔到雪里（这里虽然可以发现痕迹，但他們弄不清是誰扔的），要么索性带在身上！

为了这截鋸条，会关他十天禁閉的，如果他們认为它是把刀子的話。

但是，一把靴匠刀就能掙錢，就能掙面包啊！

扔了很可惜。

于是，舒霍夫把它塞到棉手套里。

这时，最后一排人被叫去搜查。

他們最后一排一共剩三个人：辛尼卡、舒霍夫和 32 小队的那个追尋摩尔达維亞人的小伙子。

因為他們是三个人，而对面站的看守却有五个，可以来个随机应变，選擇一下，究竟朝右边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跟前去。舒霍夫选的不是那个面孔緋紅的小伙子，而是那个鬍子灰白的老头儿。老年人，經驗当然丰富罗，要是他存心搜，搜出来易如反掌，不过，因为他上了年紀，他对自己的工作想必干膩了，会觉得比燃燒着的硫磺还討厭吧。

于是，舒霍夫取下两只手套（一只里裝着鋸条，一只空的），抓在一只手里（空手套伸在前边），腰帶也抓在那只手里，把棉袄解开，討好地掀起呢上衣和棉袄的下

摆，(过去搜查时他从来没有这样殷勤过，这会儿他想表示身上什么都没有，搜查吧！)他听到命令，就向鬍子灰白的老头儿跟前走去。

鬍子灰白的看守拍拍舒霍夫的腰和背，从下而上地拍拍他的膝盖兜，什么也没有，两手捏捏他的棉袄和呢上衣的下摆，也没有。就要放他走的时候，为了准确又用手握握舒霍夫取下来的棉手套，是空的。

看守攥紧这只棉手套，舒霍夫心房缩紧了。再要那样攥一下第二只手套，他就得蹲禁闭，每天三百公分面包，两天才有顿热饭。他一下子想像到，他在那里会怎样衰弱下来，怎样挨饿，那样就很难恢复现在这种有劲的，不瘦也不胖的样子了。

于是他连忙紧张地暗自祈祷起来：“主啊！发发慈悲吧！别叫我坐禁闭呀！”

他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看守正好攥紧了头一只手套，现在换了一只手，准备换下面的一只手套（舒霍夫要不是把手套放在一只手里，而是放在两只手里，看守会两只一起攥的）。可就在这时领班催他们快放人，对警卫队喊道：

“带机械厂的队伍来！”

灰白鬍子的看守幸好没有去攥舒霍夫的另一只手套，只是把手一挥，意思是说，走吧。就把他放过去了。

舒霍夫跑过去追自己人。他们已经五人一排地列好

了队，站在两根长长的，像拴馬桩似的木椽子当中，木椽像围栏一样，把他們的队伍圈起来。他輕快地跑着，似乎沒有感到地面的存在，也沒有再作一次祈禱表示感激，因为沒有時間，也不是时候。

押送他們的人，此刻都閃到一旁，为机械厂的押送队让开路，并且等候自己的領導。犯人在搜身前扔下的柴禾都被押送兵拣去，搜身时看守查出来的柴禾，都扔在哨所旁边堆成一堆。

月亮越爬越高，明亮的白夜在冻冰了。

領班去哨所領取四百六十三名犯人的收条。他对沃尔柯伏依的助手普里亚哈喊喳了几句，普里亚哈喊道：

“K-460！”

躲在犯人队伍当中的摩尔达維亚人站出来，走到靠右的木椽子旁边。他耸着双肩，縮着脖子，垂头丧气。

“到这里来！”普里亚哈指着拴馬桩对他說。

摩尔达維亚人繞过去。命令他背着手，站在那里。

显然是指控他企图逃跑，要把他抓去关禁閉了。

离大門不远的栅栏左右，面对面站着两个哨兵，約摸三人高的大門緩緩地打开了，傳來一声口令：

“五人一排！（这里用不着喊，“让开門！”因为每扇門都是向里开的，这样犯人如果集中起来从里边推，不致把門撞开。）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晚上清点过人数以后，犯人們穿过劳动营的大門回

来了，他們吹了一天風，又冻又餓，这时一勺稀稀的热湯，對他們說來，簡直像久旱逢甘霖一般，一口气就能喝个精光。此刻这一勺热湯比他的自由，比他过去和未来的生活还要寶貴。

犯人們像行軍回来的兵士，迈着整齐而响亮的大步，走进劳动营的大門。靠边走！

那些專門拣輕活干的滑头鬼在劳动营指揮部看到这一大批犯人拥进来的情景，实在怵目惊心。

从早晨六点半敲钟上工起，直到这时，即清点完人数以后，犯人們才第一次变成“自由人”。他們穿过劳动营的大門，穿过劳动营前面的第二道小門，再走过两道柵栏，然后就可以解散了。

犯人們各自散去，派工員却吩咐队长：

“队长們！到生产計劃科去！”

舒霍夫从禁閉室和营房旁边，飞快地向取邮包的地方跑去。采札尔却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柱子旁边已經圍滿了人，柱子上挂着一块胶合板，板上用变色鉛笔写着今天可以来領取邮包的人的名单。

在劳动营里很少在紙上写，多半都写在胶合板上。写在木板上好像更結实，更靠得住。哨兵、派工員点人数也写在木板上。第二天刮掉再重新写。这样節約。

留在营里的人，有时候还專門去看木牌上写着什么人 有邮包，等到在队伍里一碰上这个人，就馬上把号碼告

訴他。这样多少还能捞到一支香烟。

舒霍夫跑到取邮包的地方，那里的外边加盖了一間棚，棚外边还加盖了一間。那間房沒有門，却四面透冷風，不过有屋頂。

屋里靠墙根排着一行人。舒霍夫也排在后面。前边有十五、六个人，离熄灯还有一个多小时。从电站回来的人去看了牌子，然后排在舒霍夫后面。机械厂的人都在这里。如果輪不到他們，說不定明天早晨还得再来一趟。

排队的人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口袋。包裹箱是在那扇門背后用斧子撬开的，看守亲自把东西抽出来檢查。（舒霍夫在这个劳动营里一次邮包也沒有收到过，不过他听說是这样。）看守把有的东西切开，有的折断，有的用手捏，有的倒出来。要是碰上用玻璃罐或铁筒盛的油，他們就把罐头打开，倒給你，你只好用手，或者用手巾捧着。罐头筒是不給的，他們害怕出事。碰上餡餅、少見的甜点心，或是香腸、魚之類，看守拿起来就咬。（你要是露出一点小乐意，他即刻借口說这样东西是違禁品，那样东西不該寄，就沒收了。收到邮包的人首先要分給看守，然后还要一层一层地分。）邮包檢查完以后，包裹箱是不給的，你只好放在口袋里，或是用衣襟托着，然后命令你走开，再叫下一个。催得紧，就会有人把东西遺忘在小桌上。过后也不会給了。說是沒有了。

在烏斯吉-伊口瑪的時候，舒霍夫收到過兩次郵包。不過他自己寫信給妻子說：寄來也是白搭，不要寄了，不要剝奪孩子的一份。

儘管舒霍夫在外邊養活全家要比在這裡養活他一個人容易得多，可是他明白寄來的這些郵包的價值，他知道家裡十年來一直寄不起。因此還是不寄的好。

雖然他這樣決定了，可是每逢小隊里或者附近營房有人收到郵包（也就是說，幾乎每天如此），而他沒有收到，心裡就覺得不舒服。他儘管嚴格禁止妻子甚至在復活節寄東西，而且從來不到柱子跟前去看為鬧氣的隊員掛出來的木牌，可是他有時候還是在期待，說不定有人跑過來，對他說：

“舒霍夫！你干嗎不去？有你的郵包！”

不過並沒有人跑過來……

勾起他回憶杰姆蓋尼約沃村，回憶故鄉的那所小屋的契機越來越少了……這裡的生活從早到晚折磨著他，再也不可能有什麼愉快的回憶了。

周圍的人們用牙齦咬著腌板油，用黃油塗著麵包，往杯子里加著糖，他們就是用這些親人的期望來慰藉自己的心，舒霍夫排在這些人當中，卻只能有一個願望，趕快跟自己的小隊進飯廳，吃上一份熱騰騰的、而不是冷冰冰的湯。一份冷冰冰的湯連半份熱湯都頂不上。

他算了一下，要是木牌上沒有采札爾的名字，那采札

尔早就該在营房里洗臉了。要是牌子上有他的名字，他此刻就在找口袋、塑料杯和瓶子之类。舒霍夫答应等他十分钟。

舒霍夫在排队的时候听說这个礼拜又没有星期天了，星期天又賴掉了。这也是他和大家意料之中的事，一个月要是碰上五个星期天，只給三个，另外两个星期天就赶你們去干活儿。虽然这是早已料到的事，可是听了这个消息心里还是不舒服，觉得沉甸甸的，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誰不心疼？排队的人說得对，休息日就是待在营里，他們也会想出花样来，不是让你盖澡堂，就是砌墙擋住門口，要不就让你打扫院子。否則就抖褥子，捉床上的臭虫。要不就照卡片点名。或者来个大清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院子里，坐上半天。

他們最头痛的是犯人吃过早飯以后睡着了。

队伍移动得很慢，不过还是动了。一个理发員、一个會計还有一个檢查邮件的人，他們队也不排，就毫无顾忌地把前边的人推开。这些可不是普通犯人，都是些五大三粗的滑头鬼，劳动营里的头号大坏蛋。干苦力活的人把这帮人看得粪土不如（而他們也同样瞧不起干苦力活的）。可是跟他們爭吵也是白搭，这些滑头鬼有自己的一伙人，看守也一个样。

舒霍夫前面还有十来个人，后边又排上了七个，这时采札尔躬着身子从門口进来，戴着那頂新从外边寄来的

皮帽子。(这顶帽子也是证明。采札尔买通了什么人,这才准许他戴顶干净的城里人戴的新帽子。旁的人连破军帽都给没收了,换上劳动营里的猪毛帽子。)

采札尔朝舒霍夫笑了笑,即刻跟一个戴眼镜的攀谈起来,那人一直在队伍里看报,

“啊!彼得·米哈雷奇!”

他们两人即刻像两朵罂粟花似的,容光焕发。那个人说:

“我有最新的‘晚报’,你看!是邮寄来的。”

“是吗?”采札尔也凑过去看报。天花板上的那盏灯简直像鬼火一样,这样小的字能看清什么?

“这里有一篇札瓦茨基首次演出的评论,有意思极了!……”

他们俩都是莫斯科人,真所谓像狗一样,打老远就闻出彼此的气味来了。碰到一起,就说个没完。两人絮絮叨叨,看谁比谁说得更多。他们说的简直不像俄文,听起来跟拉丁语、罗马尼亚语差不多。

不过采札尔把几个口袋都拿在手里了。

“这么说……采札尔·玛尔科维奇……”舒霍夫小声说。“我可以走了吧?”

“当然,当然,”采札尔从报纸上抬起他的黑鬍子。“那我该站在谁后边?谁接着我?”

舒霍夫告诉他谁接在谁后边,不等采札尔自己提起

晚飯，他就問：

“晚飯要給您帶回來嗎？”

（這意思就是說把飯放在飯盒里從食堂帶回營房。本來不准帶，關於這一點有許多明文規定。要是被抓住了，不但把飯從飯盒里潑到地上，還得吃禁閉，可他們還是往出帶，而且往後還會帶，因為如果有事，根本來不及同小隊的人一起上食堂去。）

舒霍夫嘴里問要不要帶晚飯，心里却想：“怎麼，難道要當小器鬼？不把晚飯讓給我？你明知道晚飯沒有粥，只有稀湯！……”

“不用，不用，”采札爾笑了笑，“你把我那份晚飯吃了吧，伊凡·杰尼索維奇！”

舒霍夫正盼着這樣！這時他像一只自由的鳥，飛出屋去，在勞動營里飛翔，飛翔！

犯人們四處亂跑。有一個時期，勞動營當局還發布過這樣一道命令：任何犯人不准單獨行動。無論去什麼地方，都是整個小隊排成單行出發。如果不是全隊都必需去的地方，比如醫務所、廁所，就四、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指定一個組長，把隊伍帶到地方，在那里等着，然後再整隊回來。

勞動營當局非常重視這道命令。任何人不敢違抗。看守人員抓到單獨行動的人，就把號碼記下來，把人拖到禁閉室去。但是命令依舊被破壞了。有多少嚴厲的命令

都被悄悄破坏了。比如，他們自己叫一个人去見指導員，当然不能弄上一大群人跟他一道去！或者你要去儲藏室領你自己的吃食，那旁人跟着你去干什么？有人想去檢查邮件的地方看看报，誰会跟他一道去？这个要去修补靴子，那个要去烘烤間，有的不过想从这个营房到另外一个营房去（串营房是特別禁止的！），这些誰拦得住？

上面想下道命令把最后一点点自由也剝夺掉，但是他們並沒有如願。

舒霍夫在去营房的路上碰上了看守，舒霍夫于是照往常一样，举了举帽子，就回营房去了。营房里乱糟糟的，什么人的一份口粮白天被人偷跑了，他們在罵值日員，值日員也在頂嘴。104小队的那个角落空无一人。

舒霍夫每天晚上回到营里，如果发现褥子沒有被翻轉来，营房里白天沒有进行搜查，就认为这个晚上是再幸运不过的了。

舒霍夫走到自己的床鋪跟前，他一边走，一边脫掉呢上衣。把上衣扔到鋪上，毡靴和锯条也放到上边，摸了摸褥子，早晨那一小块面包还在里边呢！幸亏縫上了。

随后他連忙跑出去！上食堂去！

他奔到食堂，看守不在。只有犯人們在那里为口粮爭吵。

院子里有月光，显得更亮。各处的路灯都亮着，营房里却一片漆黑。食堂門口有四个台阶的門廊，門廊此刻

也在阴影里。門廊里一盞小灯搖晃着，冻得发出噝噝的响声。小灯头不知是因为冻了，还是髒了，总之閃着五顏六色的光。

营里本来还有一道严格的命令：各小队排双行进入食堂。下一个命令是：来到食堂时，各小队不得进入門廊，必須排成五人一排，听候值日員放行。

食堂的值日总是由瘸子担任。瘸子虽然殘廢，这个坏蛋却力大如牛。他用白樺树枝削了一根拐杖，誰要是不听他的指揮，他就站在門廊上用这根拐杖打人。不过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打。就是在黑地方，他也能从背后一眼认出什么人該打，什么人会反过来打他的耳光。只打那些沒出息的。舒霍夫有一次就挨了一頓。

名义上是“值日”，实际上却是个公爵呢，跟炊事員們有交情！

今天不是因为各小队同时拥到，就是維持秩序占去好多時間，总之門廊被圍得水泄不通，瘸子、瘸子的下手，还有食堂主任本人都站在門廊上。看守人員不在，由他們自己維持秩序。

食堂主任是个吃得肥头大耳的坏蛋，脑袋像只南瓜，肩膀足有一俄尺寬。他渾身是勁，走起路来仿佛脚上登着彈簧，胳膊也一个样。他戴着一頂白毛皮帽，沒有号碼，干部里沒有一个人戴他这种帽子。他还穿着一件羔皮背心，背心的胸口有一个小小的号碼，像邮票一样，这

是对沃尔科伏依的让步，背后也沒有号碼。食堂主任对誰也不买賬，全体犯人都怕他。几千条人命都操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有一次犯人們想揍他一頓，結果炊事員們都冲出来保卫他，他們一个个跟他一样，滿臉橫肉。

要是 104 小队已經进去，那可就糟了，瘸子認識劳动营里所有犯人的面孔，当着食堂主任的面，他自然要故意刁难犯人，絕不会放不是本小队的人混进去。

有时也有人从瘸子背后的門廊栏杆上偷偷爬过去，舒霍夫也翻过。可是今天当着食堂主任的面，你要是翻，非打得你进医务所不可。

快点到門廊那边去，混到穿着同样的黑呢上衣的人群里，向他們打听一下，104小队是否还在这里。

可是这时各个小队你推我挤（已經沒有時間，就要打熄灯钟了！），像上碉堡一样，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一直拥到門廊上！

“站住，……混蛋！”瘸子大吼起来，举棍就要打前面的人。“站住！瞧我不揍死你們！”

“我們有什么法子？”前边的人喊道。“是后边在推！”

后边推，这当然是实情，可前边的人也並沒有特別抵擋，他們也想赶快进食堂。

这时瘸子把拐杖往胸前一横，像铁路上的拦路杆一样，不要命地朝排头的人扑过去！瘸子的帮手也抓住拐杖，食堂主任不怕憐了自己的手，也去抓。

他們很快地往前走，吃足了肉，力气大，把犯人挤退了！前面的人不断地朝后面挤过去。

“这个該死的瘸子……瞧我不揍你的脑袋！……”人群里有人喊着，即刻躲起来。有些人不声不响地被挤倒了，又不声不响地趁还没有被人踩着的时候，連忙爬起来。

台阶上空了。食堂主任从門廊上走开，瘸子站在最上一层台阶上訓話：

“五人一排，你們这些蠢貨，我对你們說过多少次？！該放的时候，我自然会放！”

舒霍夫看見紧靠門廊的地方有个脑袋很像辛尼卡·克列夫申，他心中大喜，赶快用胳膊想挤到他身边去。他推了推前面的人的背，沒有这么大力气，挤不过去。

“27小队！”瘸子喊道。“进去吧！”

27小队跳上台阶，一心盼着尽快到門口。后边的人接着往台阶上挤，往前拥。舒霍夫也用力推。門廊震动了，門廊上那盞灯直搖晃。

“混蛋，怎么又来了？”瘸子发起火来，用棍子不住地抽打他們的肩膀和脊背。

門廊里又空了。

舒霍夫从下边看到巴甫洛跟瘸子一道走过来。小队是他帶到这里来的，丘林不願跟大家一道挤。

“104 小队，五人一排排好！”巴甫洛在上边喊道。“你們呢，走开吧，朋友們！”

哼，休想让这些朋友們走开！

“你这家伙的背別擋住我呀！我是那个小队的！”舒霍夫搖晃着他。

那人本来乐意放你过去，可是四面八方都有人把他挤住了。

人群騷动着，为了領这一份湯，簡直挤得透不过气。这原是本分之內应領的一份湯呢。

这时舒霍夫就采取另一种办法，他抓住左边的栏杆，然后双手抱住門廊的柱子，于是身子就离开地面，挂了起来。他的脚踢了別人的膝盖，有人朝他腋下狠狠揍了一拳，罵了他两句，他却已經钻过去，一只脚站在門廊最上一級台阶旁边的牆簷上等着。他的伙伴們看到他，向他伸出手来。

食堂主任走开了，进門之后，他回过头來說：

“瘸子，再叫两个小队吧！”

“一百零四！”瘸子喊道。“你这个坏蛋要往哪儿钻？”說着就用拐杖朝这些人脖子上抽。

“一百零四！”巴甫洛喊着，放人进去。

舒霍夫呼地一声挤进了食堂。不等巴甫洛对他說“去拿托盘”，就去找空托盘去了。

食堂里像往常一样，一团团冷气从門里透进来，桌子旁边坐的人像向日葵里的瓜子一样，一个挨着一个，人們端着滿滿的托盘，在桌子中間挤来挤去。舒霍夫多少年

来早就习惯了这些，他的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 III-208 端的托盘里总共有五个碗，这就是说，这是他们小队里的最后一托盘了，否则为什么不放满？

他追上那人，从背后小声对他的耳根说：

“老兄！我接你的托盘！”

“还有一个人在窗口那边等着，我已经答应了……”

“要等就只有喝西北风，该让他学得聪明点！”

讲妥了。

那人把托盘端到地方，腾空了，舒霍夫一手就把托盘抓住，在窗口等着的那一位也跑过来，抓住托盘的另一头。那人比舒霍夫瘦小。舒霍夫顺着那人拖的方向把托盘一推，把那人撞到柱子上，那人松了手。舒霍夫把托盘夹到腋下，朝打饭的地方跑去。

巴甫洛站在窗口排队，正为没有托盘发愁。他突然一喜：

“伊凡·杰尼索维奇！”他推了推排在前边的 27 小队的小队副，说：“让开，乾站在这里干吗？我有托盘了！”

瞧，戈普契克这个机灵鬼，也弄到托盘了。

“他们都在那里发楞，”他笑着说。“我可就拖过来了！”

戈普契克会成为一个精明的犯人。再学上三年，长长见识，至少也能熬到一个当切面包工的好运。

巴甫洛吩咐叶尔莫拉耶夫拿第二只托盘。叶尔莫拉

耶夫是个結实的西伯利亚人(也判了十年監禁)。巴甫洛又打发戈普契克去看哪一桌晚飯就快要吃完了。舒霍夫抓住托盘角,站在打飯的窗口等着。

“一百零四!”巴甫洛向窗口报告說。

总共有五个窗口:三个一般打飯的窗口,一个窗口凭条子打飯(有十来个瘡瘍病号,以及會計走后門,都在这里打飯),还有一个窗口是归还餐具的(只要把碗一放下,窗口就打起架来)。这些窗口都不高,大概齐腰上一些。窗口看不見炊事員,只能看到他們的手和勺子。

炊事員的那双手真是又白又嫩,长着細毛、可結实呢。哪里是炊事員的手,簡直是拳斗家的手。他拿鉛笔往牆上的单子上作了記号:

“一百零四——二十四份!”

潘杰烈耶夫蹣跚着走进食堂。他这个坏蛋根本什么病也沒有。

炊事員拿起一只三公升左右的大勺,在桶里攪呀,攪呀,攪呀(他面前这只桶剛添上湯,差一点就滿了,热气騰騰)。他換了一只七百五十公分的勺子,从湯的表面开始給他們舀。

“一,二,三,四……”

舒霍夫留心看哪几碗湯是稠的东西還沒沉淀下去的时候盛上来的,哪几碗純粹是稀湯。他往自己托盘里放了十碗,就端上走了。戈普契克从第二根柱子那边向他

招手，

“上这儿来，伊凡·杰尼索維奇，上这儿来！”

他端着湯，連袖子都不动一下。舒霍夫端着托盘，不能用胳膊肘开道，只能多劳嗓門，

“喂，你呀，X-920！……小心，大汉！……閃开道，小伙子！”

这样拥挤的地方，端上一碗湯不让他洒，就已經不容易了，可他現在端着十碗。最后他把托盘輕輕放到戈普契克收拾干淨的桌子上，托盘里沒有一点新溅上的湯水。还得注意托盘要怎么轉，才能把托盘里最稠的两碗对住他自己現在坐的地方。

叶尔莫拉耶夫端了十碗。戈普契克跑过去，跟巴甫洛一起用手把最后四碗端来。

吉尔加斯用托盘端了黑面包来。今天按照劳动的輕重配給口粮——有人二百，有人三百，舒霍夫是四百。舒霍夫拿了四百公分头上的，給采札尔拿了二百公分当中的。

这时小队的队员們都聚在食堂里，領了晚飯，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舒霍夫分发湯，他心里記住什么人已經給过了，还得看住托盘的这一头。他把勺子放到一碗稠湯里，这就是說，这碗归我了。費久科夫首先端上一碗湯就走了，他盘算着現在最好不要跟小队的人待在一起，最好还是在食堂各处串串，看看也許会有人有吃剩

的（只要有人剩下，把碗往外一推，同时就会有好几个人像老鹰一样，过去抓）。

舒霍夫跟巴甫洛一起点了一下数，好像不错。舒霍夫塞给安德烈·普罗柯菲耶维奇一碗稠的，巴甫洛却把汤倒在一个德国的带盖的小饭盒里，可以把它揣在呢上衣的怀里。

托盘交出去了。巴甫洛坐下吃他的两份汤，舒霍夫也坐下吃自己的两份。这之后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因为这是最神圣的时刻到来了。

舒霍夫摘下帽子放到膝上。用勺搅了搅一碗汤，又搅了搅另一碗。不错，还捞着点鱼呢。晚上的汤总要比早晨稀得多，因为早上犯人得吃饱，好干活儿，晚上只是睡觉。

他吃开了。开始只喝稀的。几口热汤进肚，他全身都抽搐起来。太好了！犯人们就是为这短短的一刹那活着！

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愿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愿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

他把两个碗里的滚热的稀汤都喝光，把第二碗里的菜折到头一个碗里，又用勺刮干净。这样可以放心一点，不用再想着第二碗汤，也不用使眼睛或者手守护住它。

眼睛解放了，这一下可以瞟一瞟旁人的碗。他旁边的一碗全是水。这些坏蛋，干的什么把戏，其实连他们自

己也是犯人！

舒霍夫于是开始吃白菜和殘湯。他这两份湯里只碰上一块馬鈴薯，而且还是在采札尔那碗湯里。一块不大不小的馬鈴薯，当然是冻的，有点硬，甜絲絲的。魚可是几乎沒有，偶然有一块光光的魚骨头。不过每根魚刺、魚鰭都得仔仔細細吃一吃，吸里边的汁水是养人的。这样当然得費時間，舒霍夫今天也不忙着上別处去，他今天可真是过节了，午飯的时候吃了两份，晚飯又吃了两份。为了这种事，旁的一切事情都算不了什么，可以攔到一边。

也許得上拉脫維亞人那里买点烟。到早晨說不定烟就不剩了。

晚飯的时候舒霍夫沒吃面包，两份湯再吃面包，那可就太奢侈了，面包留着明天吃。肚皮可是坏东西，他不会記住过去的好处，到明天还得問你要。

舒霍夫把自己那份湯吃完，并不太热衷于看周圍是否有人吃剩下，他根本不想再来一碗，只想把自己的一份吃掉。不过他还是发现他同桌的对面空了一个位子，一个高高的老头 IO-81 坐到那里。舒霍夫知道他是 64 小队的，舒霍夫在取邮包的地方排队的时候，听說 64 小队今天頂替 104 小队，上“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去了，在那里拉帶刺的铁絲网，替自己盖劳动营，整整一天沒地方烤火。

舒霍夫听說这个老头在各个劳动营、監獄已經蹲了不知多久，沒有一道赦免令符合他的情况，一个十年坐滿

了，馬上接着又判了刑。

此刻舒霍夫从近处打量他。劳动营里的犯人都是駝背，他的背却直挺挺的，坐在桌子旁边，显得仿佛他的凳子下边垫了什么东西。剃得干干净净的脑袋上，早就光秃秃的了，因为这里的生活太好，头发掉了个精光。他那对眼睛并不盯着看食堂里的一切动静，只是从舒霍夫的头頂上方望过去，楞在那里，視而不見。他用一只缺了口的木勺慢条斯理地喝着稀湯，并不像所有的犯人那样把头埋在碗上，而是把湯勺高高地举到嘴边。他滿嘴上下連一顆牙齒也沒有，用干癢的牙床来代替牙齒嚼面包。他滿面倦容，但是并不像一个虛弱的殘廢，倒坚强得像一块被砍过的黑石头。从他那又黑又大、滿是裂口的手看来，多年来的監獄生活他已經坐出了一些經驗，变得精明了。可是他的內心却没有妥協，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把三百公分面包放在骯髒的桌子上，而把它放在洗淨的破布上。

不过舒霍夫并没有很多时间来端詳他。他吃完饭，把湯勺舐淨，塞到靴筒里，戴上帽子，站起来，拿起自己和采札尔的一份口粮，就出去了。出食堂是走另外一个門廊，那里也站着两个值日的，他們只知道打开挂鈎放入，然后再把挂鈎挂上。

舒霍夫填飽了肚皮，心滿意足，尽管就要熄灯了，他还是决定上拉脫維亞人那里跑一趟。他没有把面包送到

九号营房，却迈著大步朝七号营房跑去了。

一輪皎洁的明月像嵌著似的，高悬在天空。偶尔有几顆最亮的星星。舒霍夫沒有时间去欣賞天空了。他只知道一件事，寒氣不会退的。有人从干部那里听說晚上将达到零下三十度，明天早晨零下四十度。

远远听见村子里有拖拉机的轰响，旁边公路上有掘土机的声音。营里有人穿著毡靴来回跑，靴子咔嚓咔嚓直响。

沒有風。

舒霍夫要去买自制的烟叶，早先他也是买这种，一个卢布一杯。尽管外边要卖三卢布一杯，质量比这里的好。特别营跟外边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因为这里不許存錢，錢很少，而且很宝贵。在这里干活儿是分文不給（在烏斯吉-伊日瑪舒霍夫每月还能領到三十卢布）。如果家里汇錢来，照样不給，只把这笔錢記到賬上。每月可以从賬上买一次香肥皂、发霉的糖餅干和“普里瑪”牌香烟。这些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向上边申請了多少，就买多少。不买，錢还是丟，到时候就会把賬給你銷了。

舒霍夫只能干点私活儿，弄到点錢，用破布作双鞋，能賺两个卢布，补一件棉衣也有一定的价錢。

七号营房不像九号营房那样分成两个很大的半間。七号营房有一个很长的走廊，走廊里有十扇門，每个房間

住一个小队，放着七張双层床。还有一間擱便桶，一間住着营房总监。画家們也住在小房間里。

舒霍夫走进拉脫維亞朋友住的那个房間。拉脫維亞朋友躺在下鋪，把脚架在床帮上，跟旁边一个人用拉脫維亞語聊天。

舒霍夫坐到他身边，問了一声“您好”。那人沒有把脚放下来，只回了一声“您好”。房間很小，大家即刻竖起耳朵听听誰来了，来干什么。这一点他們俩人都明白，因此舒霍夫就坐下，瞎扯起来了：过得怎么样呀？沒什麼。今天很冷。是啊。

舒霍夫等到大家又都閑聊去了（他們在爭論朝鮮的战争：中国人参加了战争，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他这才俯身对拉脫維亞朋友說：

“有土烟叶嗎？”

“有。”

“給我看。”

拉脫維亞朋友收起搭在床帮上的双脚，在走道上站起来。这位拉脫維亞人可小器了，每次用杯子盛烟的时候，都生怕多装了一口烟。

他把烟荷包打开遞給舒霍夫。

舒霍夫捏了一撮放到手心上一看，正是跟过去的一样，棕紅色，很强烈。他送到鼻子上聞了聞，对拉脫維亞人說：

“好像不是那种吧。”

“是那种！是那种！”拉脱维亚人恼火起来。“我从来没有第二种烟叶，只有这一种。”

“那么，好吧，”舒霍夫同意了。“你给我来上一杯，我抽抽，也许还再要一杯。”

他让那人装得磁实点，因为那人总是装得松松的。

拉脱维亚人从枕头底下又拿出另外一只烟荷包，比先前一个圆，然后又从小柜里拿出一只杯子。杯子尽管是塑料的，可是舒霍夫量过，跟普通水杯大小一样。

他倒烟。

“你按一按，按一按呀！”舒霍夫自己用手指按了按。

“我自己知道！”拉脱维亚人把杯子夺过来，自己用手指轻轻地按。然后又倒烟。

舒霍夫这时解开棉袄，在棉衣里子摸一张纸。他用双手把那纸顺着棉花往外推，一直推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破洞，用线缝过两针。把纸推到窟窿旁边以后，他用指甲扯断了缝线，把纸对折起来（本来就折成一个长条了），从破洞里抽出来。两个卢布。是旧票子，因此不会嘩嘩作响。

营房里有人在喊：

“小鬍子爸爸①会可怜你们！他连自己的亲兄弟都

① 指斯大林。——译者注。

不相信，还摊得上你们，笨蛋！”

“苦役营”可比别处好，这里自由。在烏斯吉-伊日瑪，只要你小声說外边买不到火柴，就会让你坐上整整十年牢。这里却任你大罵，不会有人告密，指导員也不聞不問。

只是沒功夫在这里閑扯……

“唉，装得这么松，”舒霍夫抱怨說。

“喏，給你，給你！”那人又給他往上边添了一撮。

舒霍夫从里边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荷包，把土烟叶从杯子里倒进去。

“好吧，”他决定說，他不願在路上抽这第一支好烟。
“再来上一杯。”

他又把第二杯烟倒进去，付了两个卢布，向拉脫維亞朋友点了点头，就出来了。

他一到外边，就又跑着回自己的营房去。这样好不放过采札尔，他領邮包回来了。

采札尔已經坐在他的下鋪上摆弄邮包。他把領回来的东西摊了滿床、滿柜都是，可惜灯光沒有直接射到上边，只是从上鋪縫里透过一点亮光，他那里很黑。

舒霍夫弯下腰，走到海軍中校和采札尔的床前，把晚上那份口粮递給他。

“您的面包，采札尔·瑪尔柯維奇。”

他沒說：“拿到了？”因为这样就暗示他排了队，現在

就有权利分到一份。他也知道会有他一份。但即便做了八年工，他也不是一只胡狼，而且时间越长，他越发相信这一点。

但是他却隐藏不住自己的目光。他那双犯人的贪婪的眼睛迅速的朝床上和柜子上摊着的东西扫了一眼，尽管纸包没有打开，口袋也都系着，舒霍夫匆匆一瞥，又闻了闻味道，他不由地肯定采札尔收到了香肠、炼乳、很肥的熏鱼、腌板油、喷香的面包干、带另外一种香味的饼干、两公斤左右方糖，还有一包好像是黄油，然后就是香烟、板烟丝，这还不是全部。

而这些全是在他说：“您的面包，采札尔·玛尔柯维奇”这句话的短短的一刹那就搞清楚了。

采札尔蓬头散发，兴奋异常，简直像醉了酒一样（每个人收到吃食包裹都是这样），朝面包把手一挥：

“你拿去吧，伊凡·杰尼索维奇！”

一份汤再加上二百公分面包，这简直是一顿完整的晚饭，为了采札尔的邮包能分到这样一份当然也就够了。

舒霍夫即刻斩钉截铁，再也不盼着采札尔请他吃别的东西了。肚皮空欢喜一场是最糟糕的。

这么一来面包有四百公分，这里是二百公分，褥子里至少也有二百公分。足够了。二百公分现在吃掉，五百五十公分明天一早吃，四百公分上工带着，真不错啊！褥子里的就还放在褥子里。舒霍夫幸好把它缝上了，75小

队那边柜子里东西就被扒掉了，你上哪儿去叫屈。

別人都认为收到邮包的都是闊气人，應該搶他們的！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輕便。有时候他們在接到邮包之前，照样也盼着多弄到一份粥。敲上一个烟头。看守、队长、发邮包的人，怎么能不給？不給他們下次会把你的邮包藏起来，一个礼拜也不給你往木牌上写。收到食品的人都得交到儲藏室去，明天早晨出工前采札尔也得把邮包送去（免得被偷，被查，而且上边命令这样），要是不好好給儲藏室一点，他会把东西一点点挖光。那里成天有老鼠“檢查”吃食。为了报答舒霍夫，能不給他？澡堂的工人也得給，这样他好偷偷扔給你一件干淨衬衣，不管多少，不总是得給么？还有理发員，給了他才好用紙擦剃刀（就是用紙擦剃刀，不在你的光膝头上擦），不管多少，三、四支烟总得給吧？还有檢查邮件的地方，好讓他們把你的信件单独放，不致弄丢了。要是想偷上一天懶，在营里躺躺，那就还得买通医生。还有跟你共一只小柜子的邻居，比如海軍中校，采札尔怎么能不給？他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一一数过了，就是沒有良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吝嗇，还是得給。

让別人去羡慕人家手里的蘿卜粗吧，舒霍夫懂得生活，向来不眼紅旁人。

这时他脫掉毡靴，爬到自己的板鋪上，从手套里掏出鋸条，看了一下，决定明天拣一块好石头，用石头把鋸条

磨成靴匠刀。只要一早一晚干上四天，就能磨成一把刀鋒很利的好刀。

可是現在还得把这个鋸条，至少藏到明天早晨。把它藏在床板縫里。趁海軍中校不在下边，碎屑不会落到他臉上，舒霍夫翻起床头沉甸甸的褥子，把鋸条藏起来（褥子里裝的不是鉋花而是鋸末）。

在他旁边的浸礼教徒阿辽沙，还有隔着一条走道那边床上的爱沙尼亚两兄弟都看到了。不过舒霍夫并不担心他們这几个人。

費久科夫嗚咽着进了营房。他弯着身子，嘴唇上沾滿了血。大概又为碗的事情挨了打。他不看任何人，也不隱藏自己的眼泪，从整个小队的人面前走过去，爬上板鋪，扑到褥子上。

真是可怜。活不到四十岁的。他不会做人。

海軍中校也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地端着特別沏的一飯盒茶。营房里倒是擱着两桶茶水，可那算什么茶啊？只是有点热气，略带点黃色，茶叶却是連錢草，因为用木桶盛着，散发出一股霉烂的木头味。这是給普通犯人备的茶。布依諾夫斯基却是从采札尔那里弄到一小撮茶叶，放到飯盒里，上开水房去了一趟。他心滿意足地把茶放到下边的小柜子上。

“开水差点沒燙了手指头！”他炫耀說。

采札尔在下边正把紙一張張打开，往紙上放各种东

西，舒霍夫把褥子盖上，免得看見多事。可是沒有舒霍夫还是不行。采札尔站在走道上，朝舒霍夫使了个眼色，喃喃地說：

“杰尼索維奇！把十昼夜給我！……”

他的意思是指那把小折刀。折刀舒霍夫也有一把，藏在床板縫里。这把折刀比屈着的手指稍微短一点，切起东西来却利得很，能切五指厚的腌板油。这把小刀也是舒霍夫自己做、自己磨的。

舒霍夫爬起来，取出小刀，遞給他。采札尔点了点头，就躲到下边去了。

就是这把小刀，也是該有报酬的。收藏它可是要关禁閉。毫无良心的人才会这样：把小刀給我們切香腸使喚，不过你那張嘴可沒有份。

采札尔如今又欠了舒霍夫一笔。

舒霍夫把面包和鋸条收藏好，接着就掏出烟荷包。他即刻捏了一小撮，有他剛才借的那么多，隔着走道，伸手遞給爱沙尼亚朋友，并且道了謝。

爱沙尼亚朋友咧了咧嘴唇，仿佛是对身边的兄弟微笑了一下，对他咕嚕了一句什么，他們就把这撮烟叶卷成烟卷，嚐了嚐舒霍夫的烟叶味道如何。

好好嚐吧，并不比你們的次！舒霍夫自己本来也打算吸上一口，可是他心中有数，就該到点名的时候了。現在正是看守們会闖到各营房的时刻。这时要抽烟就得土

过道，可是舒霍夫待在自己的板鋪上好像很暖和。营房里一点热气都沒有，天花板上还結着霜花。夜里冻得发抖，这会儿还凑合。

舒霍夫干完这一切，就开始一点点地啃那二百公分面包，同时不由自主地傾听海軍中校和采札尔在下边喝茶，聊天。

“吃吧，中校，吃吧，別客气！这是熏魚，你拿吧。拿香腸。”

“謝謝，我自己拿。”

“面包塗上黃油吧！这是道地的莫斯科長面包！”

“唉呀呀，居然还有地方在烤这种面包，簡直叫人不能相信。您知道，突然得到这样的好东西，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我偶然去到阿尔汉格尔斯克……”

这半边营房里几乎有二百条嗓子吵嚷不休，可是舒霍夫还是能听出好像有敲鋼軌的声音。別人誰也沒有听到。舒霍夫还发现看守庫尔諾辛斯基来到了营房，他完全是一个小伙子，生着紅紅的臉蛋。他手里拿着一張紙，从这一点，从他的态度可以断定他不是来抓抽烟的人，也不是赶他們出去点名，而是来找什么人的。

庫尔諾辛斯基查对了一下名单，問道：

“104 小队在哪儿？”

“在这里，”他們回答說。爱沙尼亚弟兄俩把香烟藏起来，把烟赶跑。

“队长在什么地方？”

“什么事？”丘林把脚从板鋪上放到地上，問。

“对你們說过的說明材料都写好了沒有？”

“写着呢！”丘林滿口回答說。

“應該交来了。”

“我們这队的人文化低，干这玩艺儿可不容暴。（他这是指采札尔和海軍中校的。队长眞行，从来都会应付。）沒有鋼笔，也沒有墨水。”

“應該有。”

“都給沒收了！”

“那好，队长，小心点，說得多了可要关禁閉！”庫尔諾辛斯基并不怀恶意地說。“明天早晨出工之前把說明材料都交到看守室！命令把違禁品一概交到私人儲藏室去。明白了嗎？”

“明白了。”

（舒霍夫心想：“海軍中校这下得救了！”可是海軍中校自己却什么也沒听見，一心在嚼他的香腸。）

“現在嘛，”看守說。“111-311，你們这儿有这个人嗎？”

“得查查名单，”队长含混地說。“这些狗才挂的号碼，叫人怎么記得住？”（队长慢慢吞吞地說，他想拖到点名，这样好打救布依諾夫斯基哪怕一个晚上也好。）

“布依諾夫斯基有嗎？”

“啊？我！”海軍中校在舒霍夫下鋪看不見的地方应

声答道。

常言說，冒里冒失的虱子总是头一个掉到梳子上——自投罗网。

“是你？不錯，III-311。收拾一下吧。”

“上哪儿去？”

“你自己知道。”

中校只叹了一口气，咳嗽了一声。要他在黑夜的海上指揮几艘驅逐艦，也要比現在撇下投机的談話跑到冰冷的禁閉室去容易得多。

“几天？”他清了清嗓子，問。

“十天。走吧，走吧，快走！”

这时值日的大喊起来：

“点名啦！点名啦！出来点名啦！”

这就是說派来查点人数的看守已經来到营房了。

中校回头看了一下，要不要拿呢上衣呢？穿上到那边也是給剝掉，只許穿棉袄。还是就这样走吧。中校还盼着沃尔科伏依把这件事忘了（沃尔科伏依可是从来不忘事），因此根本沒有准备，連烟叶都沒来得及藏到棉袄里，用手攥着，很简单，搜身的时候，即刻就会沒收的。

不过趁他戴帽子的功夫，采札尔还是塞給他两支香烟。

“那么，再見了，伙伴們，”海軍中校心慌意乱地向104小队的隊員們点了点头，就跟着看守出去了。

有几个人对他喊了几句，有人说，勇敢点，有人说，别害怕。有什么可说的呢？禁闭室是104小队自己盖的，他们知道那里的墙是石砌的，地是水泥的，根本没有窗户，烧着一只火炉，只为把墙上的冰化成水，流到地上。睡在光板子上，冻得牙齿不发抖才怪，面包每天三百公分，逢三、六、九日才有汤。

十天十夜！要是在这个牢房里把这十天十夜老老实实蹲满，这一辈子的健康就算完蛋了。你会害上肺病，住一辈子医院。

要是蹲上十五天，那就躺在黄土里了。

能待在营房里，算是万幸，千万可不能落到那地方去。

“我数到三，你们就都出来！”营房总监喊道。“谁要是到三还没出来，我就把他的号码记下来，把他交给看守！”

营房总监也是个大坏蛋。整夜把他跟我们一道关在营房里，他却像个官一样，什么人也不怕。大伙儿反倒都怕他。他不是把人出卖给看守，就是自己动手打耳光。他算是残废，因为作战的时候打掉了一个手指头，却生着刑事犯的恶相。他的确也是个刑事犯，照刑事条款判了罪，不过又附加上第五十八条第十四款，因此进了这个劳动营。

他可以任意往纸上一写，交给看守，马上就判决给你

两天的禁閉。人們都慢慢朝門口走去，門口越來越擠，有人像狗熊一樣從板鋪上跳下來，朝狹窄的門道擁過去。

舒霍夫手里拿着一支已經卷好，早就想抽的香煙，靈巧地跳下來，把腳伸進毡靴，正打算走，卻又可怜起采札爾來。他並不是想要采札爾的報酬，而是打心眼里可怜他，采札爾怕是考慮自己考慮得太多了，對生活却一竅不通，收到郵包以後，不該擺弄，應該在點名之前，趕緊送到儲藏室去。吃么，可以晚一點。現在，采札爾的郵包可怎麼辦呢？點名的時候，把整個郵包帶着——那才是大笑話呢！——五百條嗓子會哄堂大笑的。留在營房，可不是時候，誰先跑回營房，誰就會搶的。（烏斯吉-伊日瑪那邊就有這樣一條規矩：下工的時候，強盜們走在前邊，等後邊的人進來的時候，小櫃子早已洗劫一空了。）

舒霍夫只見采札爾東奔西跑，亂作一團，可是已經遲了。他把香腸和腌板油揣在懷里，想點名的時候，帶着它出去，好把它設法保全下來。

舒霍夫可怜起他來，教他說：

“你坐下，采札爾·瑪爾科維奇，等到最後一個，你躲在黑的地方，一直等到最後一個。等看守和值日檢查每個床鋪，查看每個窟窿的時候，你再出來。就說你生病了！我頭一個出去，頭一個跑回來。就這樣吧……”

說着他就跑了。

舒霍夫連忙頭一個跑出去（他把煙卷攥在拳頭里）。

营房过道和前厅里沒有一个人朝前挤，全是些狡猾的家伙，他們都左右各两行靠牆根站着，中間留了一道够一个人通过的路，傻瓜才跑出去挨冻呢，我們可就在这里待着。其实在冰天雪地里待了一整天，这会儿多待十分钟难道就会冻死？他們說沒有这种傻瓜。要死今天你先死，我明天再死！

平时舒霍夫也跟他們一样偎着牆根。可是这会儿他却迈大步往外走，还笑旁人：

“傻瓜，有什么可怕的？西伯利亚的严寒难道就沒见过？到‘狼日头’底下去暖和暖和吧！借个火，老兄！”

他在前厅里点燃了烟，就到門廊上去了。在舒霍夫的家乡管月亮开玩笑叫“狼日头”。

月亮已經爬得老高！再升一点，就到头頂上了！白色的天空，发着綠光，綴着稀稀落落几顆明星。雪地閃着白光，营房的牆壁也是白的，路灯不起什么作用。

那边营房前面黑鴉鴉一群人，是出来整队的。那边营房也一个样。各营房面前的談話声倒不如咔嚓咔嚓的雪声来得响。

下了台阶以后，有五个人面向門排成了一排，他們后边还有三排。舒霍夫站到第二排里。他嚼完面包，在这里还能叼着烟卷。好烟叶，拉脫維亞朋友沒有欺騙，这烟叶又强烈，又香。

队伍順着門口排过去，舒霍夫背后又站了两三排人。

这时誰要是再出来，他们就恶狠狠地喊道：干嗎躲在过道里不出来。見鬼。

犯人从来不看钟，钟对他们有什么用处？犯人只要知道：快到起床的时候了嗎？离出工还有多少時間？离吃飯、离熄灯还有多少時間？

都說晚上点名一般是在九点。但是十点以前是点不完的，有时要点上两三次。十点以前休想睡觉。早晨五点又催着起床了。摩尔达維亞人今天在不到下工的时候就睡着了，这一点也不奇怪。犯人只要一到烤火的地方，就即刻睡着了。星期日要是不出工，他们就把这一个礼拜缺的觉都补足，整个营房整个营房的犯人都并排躺着。

唉，又挤起来！犯人們从門廊里往外挤！因为营房总监跟看守在背后吆喝他們了！畜生！

“怎么？”前面几排队对他们喊道。“又要耍花招了，坏蛋？想挤出来搶酸奶油嗎？要是早出来，老早就点完数了。”

整个营房的人都拥出来。营房里四百人，就是八十排。所有的人都排在后边，起初还很严格，照五人一排，越往后就乱七八糟了。

“后边的人，排好！”营房总监站在台阶上喊道。

哼，見你的鬼，休想排好！

采札尔装出一副病相，縮着脖子从門里走出来，他背后跟着那半边营房的两个值日和这半边营房的两个值

日，还有一个瘸子。他們排到第一排，这样一来，舒霍夫就变成第三排了。采札尔被赶到尾巴上。

看守来到門廊上。

“五人一排站好！”他朝队尾大喊道，嗓門可真好。

“五人一排站好！”营房总监也吼起来，嗓門还要好。

哼，就是排不好。

营房总监从門廊上冲下来，朝他們背上又是推又是揍！

可是也得看人。专打那些老实人。

队伍排好了。他回到門廊上，跟看守一起喊道：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被喊到的那一排就迈着大步，飞快地奔进营房。今天跟上面的交道就算是打完了！

要不是点第二次名，就沒事了。这些肥头大耳，吃閑飯的家伙，还不如一个放牛娃識数；放牛娃尽管沒文化，他一边赶着牲口，一边就知道他的牛犢子是不是都在。这些人可都是受过訓練的，却不識数。

去年冬天这个劳动营里根本沒有烘烤間，晚上都把靴子搁在营房里，却两次、三次、四次把大伙赶到外边去点名。已經脫了衣服，就裹着被子跑出去。今年砌了烘烤間，可并不能照顾到所有的人，隔两天，到第三天每小队輪上一次，可以烘毡靴。現在各营房开始点第二道名。他們把犯人从营房这半边赶到另一边。

舒霍夫虽然不是头一个跑进营房，他的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头一个人不放。他跑到采札尔床边，坐下，脱下毡靴，爬到靠炉子很近的那张板铺上，从那里把自己的靴子放到炉台上。这地方谁来得早，谁就占。然后他再回到采札尔床边，盘腿坐着，一只眼睛望着床头下边采札尔的包不要被人拖走，另一只眼睛望着自己的靴子不要被抢炉子上地方的人推开了。

“喂！”他不得不喊道。“你这个红头鬼！要用靴子抽你的脸？把你自己的放上，旁人的别动！”

犯人们纷纷进了营房。命令 20 小队：

“把靴子交来！”

随后就让他们把毡靴送出营房，把营房锁上了。跟着他们不得不跑着回来：

“长官同志！放我们回营房去吧！”

看守们却回指挥部，根据小木牌查对是否有人逃跑，还是所有的人都在。

舒霍夫今天跟这事不相干。采札尔也从板铺中间走过来。

“谢谢你，伊凡·杰尼瑟奇！”

舒霍夫摇了摇头，像松鼠一样连忙爬到板铺上。可以把那二百公分面包吃完，也能再抽上一支烟，要不就睡觉。

舒霍夫觉得这一天过得挺好，心里很高兴，连觉似乎

也不想睡了。

舒霍夫的床鋪起来很簡單，把黑黑的被子从褥子上掀起来，躺到褥子上（大概从四一年离开家，舒霍夫就沒有睡过被单了，这些娘儿們要被单干嗎，洗起来多余費事），头枕着匏花枕头，脚上裹着棉袄，被子上再盖呢上衣，于是謝天謝地，又是一天过去了！

謝天謝地，沒睡在禁閉室里，这里么，还过得去。

舒霍夫头对着窗口躺着，阿辽沙躺在舒霍夫旁边的板鋪上，隔着一根床帮，他躺在另一头，好凑上灯光。他又在讀《聖經》了。

他們离灯不远，可以讀書，甚至可以做針綫。

舒霍夫听見阿辽沙大声贊美上帝，于是回过头来。

“伊凡·杰尼索維奇，您的灵魂也該向上帝祈禱祈禱呀。为什么不把您的心願告訴他？”

舒霍夫瞟了阿辽沙一眼。他的眼睛像两支烛火，閃閃放光。他叹了一口气。

“阿辽沙，因为祈禱跟写申請一样，不是递不到，就是被拒絕。”

营指揮部門口有四只这样的箱子，平时鎖着，每月由負責意見箱的人开一次。往意見箱里投申請书的人很多。他們等待着，計算着時間，也許过两个月，也許过四个月会有答复。

可是並沒有回音。有也是“不同意”。

“伊凡·杰尼索維奇，怪不得您很少祈禱，祈禱得不好，不虔誠，难怪您的祈禱不灵驗。祈禱要坚持不懈！只要您心誠，那么您对山說一声——走开！它都会走开的。”

舒霍夫冷笑了一声，又卷了一支烟。他向爱沙尼亚朋友借了火。

“別說傻話了，阿辽沙。我就沒見过山会走路。老实說，連山我都沒見過。在高加索所有的浸礼教徒都輪流祈禱，可有一座山挪动过么？”

祈禱上帝又怎么样？照样是倒霉蛋！人人都判了二十五年。現在是这样，一判就是二十五年。

“杰尼索維奇，这方面我們可不祈禱，”阿辽沙开导說。他捧着《聖經》爬得离舒霍夫更近，正好臉对臉。“对于尘世，我們只祈禱上天賜給我們必需的面包，‘賜給我們每天必需的面包吧！’”

“你的意思是說，給口糧？”舒霍夫問。

阿辽沙用目光恳求舒霍夫允許他繼續往下讲，同时又把他的手拉过来，撫摩着：

“伊凡·杰尼索維奇！不應該祈禱別人給你寄邮包来，或是你多弄到一份湯之类。在人身上是高尙的东西，在上帝面前都显得秽褻！應該祈禱精神上的东西，好让上天把我們心灵上的一层罪恶的东西去掉……”

“你最好还是听我說。在我們波罗姆納教堂有一个神甫……”

“关于神甫的事，你可不該信口开河呀！”阿辽沙央求道，他痛苦得皺紧了前額。

“不，你就听着吧，”舒霍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在我們波罗姆納沒有比神甫再闊气的了。比如叫个人盖屋頂，向旁人要三十五卢布一天，向神甫就得要一百卢布。他有什么法子。他是波罗姆納的神甫，可是在別的三个城市里养着三个老婆，他自己跟第四个住在一起。对省里的主教，我們的神甫就行賄，把他鈎住。于是不管再派下多少神甫，他都排斥，跟誰也不願合作……”

“你为什么跟我說起神甫来呢？正教教徒是背棄了《聖經》的。他們不会坐牢，因为他們的信仰不坚定。”

舒霍夫平靜地抽着烟，望着阿辽沙焦急的样子。

“阿辽沙，”舒霍夫拉过他的手，向他臉上噴了一口烟。“我并不反对上帝，懂嗎。我也乐意信仰上帝。不过我不信天堂和地獄。为什么你們把我們都当傻瓜，編一套天堂地獄的鬼話？我就是不喜欢这个。”

舒霍夫又仰天躺下，把烟灰小心地彈到板鋪和窗戶之間的縫隙里，免得燒坏海軍中校的东西。他陷入了沉思，沒有去听阿辽沙在那里嘀咕什么。

“总之，”他断然地說。“不管你祈禱多少次，坐牢的期限总不会縮短。你还是得从头坐到底。”

“这个不應該祈禱！”阿辽沙恼火起来。“你要自由干什么？到了外边你最后的一点点信仰也会丢得个一千二

淨！你待在監獄里，為了這，你應該高興！在這裡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考慮你的靈魂！聖保羅曾經說過：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舒霍夫默默无言地望着天花板。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自由了。起初非常想，每天晚上都要算一算期限过了多少天，还剩下多少天。后来算得腻了。他逐漸明白像他这种人不会釋放回家去的，只有流放。那麼究竟是在這裡生活好一些，還是在別的地方，生活會好一些，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之所以想要自由，是因為他想回家。

可是回家是不會准的……

他不相信阿辽沙的話，可是凭他的聲音，他的眼神，看得出阿辽沙對蹲監獄完全心安理得。

“你看，阿辽沙，”舒霍夫向他解釋說。“你倒還說得過去：基督命令你坐牢，你就為基督坐牢。可是我為什麼坐牢呢？為了四一年戰爭打起來的時候，我們沒有準備，就為了這個？這跟我有什麼相干？”

“怎麼不點第二道名了……”吉爾加斯從板鋪上翻了個身說。

“是啊！”舒霍夫應聲答道。“不點第二道名，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說着打了個呵欠，“大概可以睡了。”

漸漸寂靜下來的營房里突然傳來外面大門上螺栓的

响声。两个送毡靴的人从过道里跑进来，喊道：

“点第二道名了！”

这时看守也跟着他们走进来：

“上那半边去！”

有些人已经睡了！他们翻身爬起来，把脚伸到毡靴里（谁也不脱棉裤，脱了被窝里根本没法睡，会冻死的）。

“呸，该死的！”舒霍夫骂了一句。不过他并不太生气，因为他还没睡着呢。

采札尔把手伸上来，塞给舒霍夫两块饼干，两块方糖，还有一段圆滚滚的香肠。

“谢谢，采札尔·玛尔科维奇，”舒霍夫把身子俯向走道，说。“您把您那口袋给我，放在我这上边枕头底下保险些。（在上边不容易顺手偷，而且谁会跑到舒霍夫这里来翻东西？）”

采札尔把自己那只扎得好好的白口袋交给上边的舒霍夫。舒霍夫把它放到褥子底下，又等了一会，等赶出去的人多一些，这样就可以光着脚在过道里少站一会儿。看守却大喊道：

“上那边去！上角落里去！”

舒霍夫光着脚轻轻跳到地上（他的毡靴和包脚布都好好摆在炉台上，实在舍不得从炉台上拿下来！）他做了很多双布鞋，可都是给旁人做的，自己一双也没留。反正他已经习惯了，日子不会太长。

白天要是搜出誰有布鞋，也會沒收的。

那些把毡靴交出去烘烤的小隊，這會兒有布鞋的就走運了，否則只好打着包腳布或者光腳跑出去。

“快点！快点！”看守吼道。

“你們這是想挨揍嗎？混蛋！”營房總監即刻喊道。

大伙都拥到营房那半边，后边的人拥到过道里。舒霍夫又站在小便間的牆根底下。脚下湿漉漉的，門厅里吹进来一股股寒風。

大家都被赶到外边，看守和营房總監又跑过来查看了一遍，看看是否有人躲起来，或者藏在黑暗的地方睡了。因为人数点少了，倒霉，点多了也倒霉，还得重新点。他們兜来兜去，最后回到門口。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會兒一个个放得很快。舒霍夫是第十八名。他連忙朝自己的板鋪跑过去，把脚蹬到床帮上，一跨就上去了。

好了。脚又伸到棉袄袖子里，上边盖着被，被子上边盖着呢上衣，睡下了！这會兒該那半間營房的犯人上我們这边来了，我們可是用不着受罪了。

采札尔回来了。舒霍夫把口袋递給他。

阿辽沙也回来了。他可真沒本事，对人人都討好，就是弄不到东西。

“給你，阿辽沙！”舒霍夫給了他一块餅干。

阿辽沙微微一笑。

“謝謝！您自己也沒有呀！”

“吃吧！”

我們雖然沒有，可我們總弄得來。

他自己往嘴里放了一塊香腸！用牙齒嚼起來！用牙齒！一股肉味！汁也是道地的肉汁。進了肚皮。

香腸沒有了。

剩下的，舒霍夫決定出工前干掉。

隨後他就用沒有洗過的薄薄的棉被把頭蒙上，不再去注意擠在板鋪旁邊等着查房的那半邊營房的犯人了。

舒霍夫心滿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這一天非常順當：沒有關禁閉，沒有把他們這個小隊趕去建“社會主義生活小城”，午飯的時候賺了一碗粥，小隊的百分比結得很好，舒霍夫砌牆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時候鋸條也沒有被搜出來，晚上又從采札爾那里弄到了東西，還買了煙葉。也沒有生病，挺過來了。

一天過去了，沒碰上不順心的事，這一天簡直可以說是幸福的。

這樣的日子他從頭到尾應該過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為有三個閏年，所以還得另外加上三天……

附 录

为了未来而写过去

康·西蒙諾夫

对于刚刚在《新世界》第十一期上发表的亚·索尔仁尼津的一个不大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大概，会有许多人写文章评论它。我是刚刚读完这部作品的，现在只想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为这部作品写的简短的《代序》中公正地指出，这不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件，而是一部艺术作品。的确，虽然每个读了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相信它的作者有过沉痛的个人经历，但这个描写劳动营的一天生活的中篇小说不是一部回忆录的片断，而是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简洁而锋利的散文作品。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章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

索尔仁尼津没有将种种惨象堆积在一起，他只选择

了一天，而且沒有選擇那特別駭人听闻的一天。相反，他选择的这一天，照劳动营的标准看来，仿佛沒有发生特别的事，只是普通的一天。然而，恰恰是他作品中的这一点最使讀者震惊。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作品的主人公，一个善良、誠实的俄罗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却注定要在劳动营里度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而多算了三天是因为閏年的緣故。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作品中的其他主人公，舒霍夫的监房和劳动营里的邻居以及其他劳动营中与他們遭受同样命运的无数正直的人們，也注定要在劳动营里度过这么多的岁月以至更多的時間。这是誰的罪恶的意志，是誰的无限的专橫行为使这些苏联人——农民、建筑工人、劳动者、战士——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以至同法西斯的战争，置他們于法律和社会之外？

索尔仁尼津創造了一系列人物画像。在作品里的人物中，有些人是具有人类杰出品质的人物，有一些是普通的好人，有些人身上帶有某些弱点，或者是些錯誤的認識，有些人坚强些，有些人軟弱些。但是当他們通过索尔仁尼津的有力的笔触，在劳动营的平凡的一天生活的鉛灰色的背景上，变成为一幅人物众多的群像时，你，一个讀者，会开始感觉到：这些被监禁在一起的人不是別的，而只不过是我們社会的一部分，它是从这个社会上被血淋淋地撕了下来并囚禁在劳动营里的。他們同你、同你的

亲人、朋友、邻居和同事是一样的人……你很容易想像那些沒有遭到专橫的迫害和类似命运的其他人們如果处于他們地位会是什么样子；他們也可能从社会上被撕下来，过着小說中伊凡·舒霍夫和他的同监房的人的那种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而他們，尽管有着这一切遭遇，絕大多數的人仍像进劳动营前一样，保持了真正苏維埃人的品质。

索尔仁尼津沒有在任何地方直截了当地作出这个結論，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不需要这样做。他不用指点，而是让讀者自己去感受、体会和理解。我正是怀着这种感觉，怀着对他的真实感与才能的欽佩，闔上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頁的。

小說的題材是同如此駭人的、血迹斑斑的創伤联系在一起，这种創伤只有同热中于描写恐怖与刺激的文学毫不相干的偉大艺术家才能够真正地加以描写。也只有对自己苏維埃国家的人民怀着无限的爱、對他們的道德力量具有无限信心的艺术家，才能够将这种題材提升到真正的高度。

所以，我想在这里再一次指出，——如果我們暂时抛开文学来談談政治，——我国那些对自己人民怀着无限热爱并对他們的道德力量与美具有无限信心的人們，坚定而勇敢地說出了这駭人听聞的过去，而那些不爱自己人民，不相信他們道德力量的人們，則頑固地抗拒这

一切。

我想追隨在特瓦爾朵夫斯基之後回憶一番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話：“我們的責任是仔細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濫用權力有關的這一類案件。隨着時間的消逝，我們會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還在工作，我們就能夠而且應該查明許多事情，並且把真相告訴黨和人民……必須這樣作是為了使這類現象永遠不再重演。”

黨把作家看作是自己的助手。我覺得，亞·索爾仁尼津通過自己作品在同個人迷信及其後果進行的神聖而必要的鬥爭中，表現出自己是黨的真正的助手。

無論歷史或文學，遲早是不會讓斯大林的活動的一切方面留有任何一點不清楚的地方。它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它們還會誠實而徹底地告訴我們，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各個時期里，在我們眼中是怎樣一個人，而他實際上又是怎樣一個人。但是，無論在理智上怎樣衡量他的國務活動的各个方面，在我們的心灵里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余地來為他的罪惡行為作辯解了。從前我們中間有些人會勉強使自己相信的那些令人寬慰的想法：斯大林不知道所發生的事，——現在已經成了破滅的神話。當你讀着索爾仁尼津的這部小說的時候，這個沉痛而清醒的感覺又以新的力量在內心里爆發出來，雖然我現在甚至不記得，作品里面是否提到過斯大林的名字。

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是出自一位成熟的、有着独特風格的大师的穩健的手筆。

一个杰出的天才踏进了我們的文坛。我个人对此深信不疑。

（譯自 1962 年 11 月 18 日《消息报》）

为了使这永远不再重演

格·巴克兰諾夫

在不断涌现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在这些显露了不同程度才华、并能适应各种不同读者口味的文学作品中，有时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作品，它们的出版甚至比出现一个有卓越才能的新作家更引人注目。这类作品能够影响现在正在创作和今后将创作的一切。它们的出现看来好像很突然。但实际上，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为它们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读者期待着它们，但还不能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本书，作者是谁，只知道他们需要它。这样的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读者需要它，是因为它的出现早就在预料之中。在它出现以后，要像不久以前那样写作，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所谓不可能，并非是说现在大家都一起去写这同一个主题，重复述说已经说过的东西，而是说出现了另一种同读者谈话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不久前还能令人满意的许多东西，已经变得乏味和陈旧了。

这样一本为读者所期待的并且早已预料会出现的书，便是刚刚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的有着一个朴素名

字的不大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它的作者的名字——亞·索爾仁尼津在文學界里迄今還是陌生的，而且名字本身暫時也不會告訴讀者什麼。但是可以預料，這個人還有許多東西要告訴人們。

作為這個中篇小說基礎的素材，是蘇聯人民在斯大林個人迷信嚴重發展的年代里所遭受到的非法行為的摧殘，這種素材對我們文學來說，目前還是新東西。不是事實本身是新東西，這類事實今天大家都很清楚。從自己思考問題都不能越出某個圈子的時代到我們今天，國家走上了黨的第二十次與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指示的偉大的發展道路。人起了變化，他們已經習慣於相信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從而保證了舊的一切不會重演。思考的時刻來到了。

當一個人感到痛的時候，尤其是在第一次，他的心靈會發出呼喊。而心靈愈脆弱，他的呼喊聲愈大。但是在經受了許多起初看來是難以忍受的考驗後，他會漸漸變得堅強起來，因為他是人。也正是由於他自己曾遭受過痛苦，開始對別人的痛苦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如果他是個堅強的人，他還會用自己的一部分心靈去關懷比自己軟弱的人。奇怪得很，他從這個行動中得到的倒比自己付出的更多一些。

亞·索爾仁尼津的這個中篇小說，便是用一個經歷了無數極其沉痛考驗的人的觀點寫成的。這不是一顆受

伤的心灵的呼喊，不是疼痛的第一次呼喊；作品的語調冷靜而含蓄，甚至还带点幽默感，然而这种朴素的、日常生活中的描写所产生的效果却更为强烈。

这是特别营的犯人們的一天；从过去的生活中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他們相互間还用姓名称呼，不过，他們相互間也保存了人的关系。为了押解方便和便于監視，每个人的帽子上、背上、胸上和膝上都正式綴有号碼，有些人的号碼甚至近千。在这些号碼和統一的囚衣底下才是人。而且，还是一些出色的人。

海軍中校布依諾夫斯基从前是个水兵，他走遍了整个欧洲，参加过偉大的北极航行，他簡直想像不到脫离了海洋怎能生活下去。这是个威風凜凜的、声音响亮的軍官，也是个具有无限忠誠的人。倒霉的是战争时期一个曾同他一起在护航舰队的英国海軍將軍給他寄来了一件礼物。这个感到困惑莫解的海軍中校在談起这件事时說：“我吃了一惊，真該死！……”他到劳动营来还不久，还没有学会如何生活——这个变化对他太突然了，——他还想同不公正的現象进行斗争，他对生活管理員和看守們高喊道：

“你們沒有权利……你們不是苏联人！你們不是共产党员！”

这句话听起来多么天真，但又包含着多么辛辣的諷諷啊！这位海軍中校再多蹲一些时候，他便会明白他們

的权利是无限的。在一九四一年聾了一只耳朵的辛尼卡·克列夫申对此早已明白了。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先是被俘，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三次逃跑，三次均被抓了回去，他还往营里运过搞暴动的武器，德国人把他吊起来拷打，最后终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现在却要在这里蹲够在那里没有蹲完的日子，原因是他当了俘虏。这个明白很多东西、没有丧失一点精神品质的人是个半聾的倒霉人，但也是个出色的人。作品中谈到他的地方一共只有一小段，但却是用卓越的手笔写成的，呈现在你眼前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和他一起的戈普契克还完全是个小孩子。他给树林里的宾德尔匪帮送过牛奶，他这样做也像给我们的游击队送牛奶一样。他可以培养成为一个人，也可以变成一个匪徒。但他却成了囚犯。

作者最大的成就是两个人物，一个是队长丘林，他是“劳动营指挥部元老”，到一九五一年为止已经在营里蹲了二十一年，另一个便是本书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丘林在经受了许多年的折磨以后，看来已经失去了人的面貌，可是你瞧：“安德烈·普罗柯菲伊奇也不习惯戴着帽子吃饭。他不戴帽子就显出了老态。他的头发也剃得很短，映着炉火还可以看到，他的灰发中间已经夹着白发了。”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时间短一些：他是在前线被捕的。然而即使在这段时期里，他也可能学会憎恨这种不

自由的、侮辱性的、而且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劳动。“可是舒霍夫总是有点傻，在营里八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爱惜一切东西，一切劳动，不愿有丝毫浪费。”

这些人虽然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却仍能保持住内心的善良，保持住对人的尊敬、惊人的分寸感和在他们那种环境里难得有的自尊心。

重复叙述一遍这部作品的内容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应当读一读它。所有这些在性格上和气质上极不相同的人、这些有的勇敢、有的软弱，而在自己的命运上又毫无罪过的人，在严寒中排着一行行的队缓步前进，他们五个人一排，有着固定的号码，而且还得背着手。“犯人们从容不迫地走着，像送殓似地，低着头。”在距离他们二十步远的地方，每隔十步便有一个端着自动枪的押送兵。他们大部分也是人，虽然就他们的工作而论，也许不能算是苏联人，但毕竟是人。为了使他们保持凶恶，也不让吃饱，并且用责任吓唬他们：“人比金子还宝贵。如果在铁丝网外边少了一个脑袋，你就拿自己的脑袋去顶吧。”他们的修养水平远比自己押送的那些人为低。然而对于这类人，索尔仁尼津也是以充分的谅解和人道精神描写了他们，而他本人过去就曾在他们的押送下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只要仅仅考虑一下这个事实，你的内心里便会充满对人的自豪感。亚·索尔仁尼津的这部作品就时间而言仅只是劳动营里的一天的生活，但却包含着丰富的

內容。

話又說回來，值得去觸痛旧日的創傷嗎？現在有必要這麼做嗎？已經愈合的旧傷口是不疼的。然而還在流血的傷口却必須醫治，不是懼怯地迴避它。治療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說明真相。黨號召我們走的正是這條道路。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總結發言中說：“隨着時間的消逝，我們會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還在工作，我們就能夠而且應該查明許多事情，並且把真相告訴黨和人民……必須這樣作是為了使這類現象永遠不再重演。”每一顆誠實而勇敢的心靈都會怀着感激的心情響應這個號召。

斯大林干了非法的行為，反而被認為絕對正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曾經規勸自己不要相信明顯的事實，不要相信自己，而是相信他。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是英明的；如果他這樣做，那就是說这里面還有更高的意義。這種盲目的信任不僅受到了支持，而且還被宣揚為一種功績。為了使今後不再發生這類盲從的現象，消除個人迷信遺留在人的心靈深處的殘余，並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在這方面，我們的文學作品——將真理告訴人民的文學作品——應該担负起巨大的責任。亞·索爾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便是

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的作者并没有为了替自己内心的妥协辩护，而去对熟人们说：“你要知道，我本来还想多说一些，但是不能发表……”这位现在是梁赞的教师，过去是苏军军官，在生平的这两个阶段之间曾当过囚犯的索尔仁尼津，写了一部以人民所遭受的沉重考验为主题的严峻、勇敢而真实的作品，他遵照自己心灵的职责，运用了一个大艺术家的技巧和分寸感，写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当你读它的时候，你会有许多感受。其中之一便是痛苦。但这是正在消失中的痛苦。你也会感到自豪，为我们的人民感到自豪。索尔仁尼津以如此有力的真实感和人道精神刻划的这些实在的、活生生的人物，就是人民，就是人民的骨肉的一部分，它不过是被暴力撕了下来并且毫无意义地置于社会之外罢了。人民在建设，在创造，如果在所有那些光荣和困难的年代里这些人能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的国家今天该是怎样一副面貌啊！巨大的事件的影响不会立刻显露出来。当我们想到我们国家，想到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所完成的那无法估量的一切时，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那些充满了专横行为的沉痛的年月，我们完成的一定还要更多些。而生活也会更人道、更美满些。当我们想到今天的缺点和困难时，我们应该记得，这些困难的根源是产生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个人迷信年代的那些日子里。

我国人民曾独自承担了巨大的困难，保持了不可动

搖的勇氣和豪邁精神，忍受了空前未有的戰爭帶來的沉重打擊，並以各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世界上；他們無愧於崇高的敬意和光明的未來。

（譯自 1962 年 11 月 22 日《文學報》）

为了真理,为了生活

弗·叶尔米洛夫

我們苏联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它力求适应社会的发展及其迫切的需要。

努力清除一切偶然的、敌对的以及与其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其蒸蒸日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中固有的特征。也是最先进、最公正的社会的蓬蓬勃勃的生命力的一个特征。资产阶级社会害怕未来，因此也害怕真理。在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由于受到全民卫国战争的各种英勇事迹的鼓舞而写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里面，有一段話說得很好：

……缺少了什么更难过活？

那就是缺少了真理，

缺少了激动心灵的真理，

不管它是多么沉痛，

只要它更真切些……

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恢复列宁准则和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的过程对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文学愈来愈积极地参預了清除我們生活中个人迷信的影响与后果的斗争，愈来愈深刻地揭露了关于不久前的历史、关于同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錯誤和沉痛事实的冷酷而激动心灵的真相。这特別表現在剛剛出版的一些文学刊物上的作品中。对作家起着鼓舞作用的是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和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的話：“我們的責任是仔細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濫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時間的消逝，我們会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还在工作，我們就能够而且應該查明許多事情，并且把真相告訴党和人民。我們必須尽一切努力在現在确定真相……必須这样作是为了使这类現象永远不再重演。”

发表在《新世界》第十一期上的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引起了讀者特別的注意。一位具有稀有的才能的作家踏进了我們的文坛，正像真正的艺术家所特有的那样，他告訴我們的是这样一个真理，它使你不可能忘記也不能够忘記，而且是毫无愧色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是个集体农庄庄員，卫国战争的士兵，是个在劳动营里度过了十年监禁的中年人。他犯了什么“罪”？战争初期他被德国人包围了，当了两天俘虏，后来逃掉了，躲在沼澤地里，

奇迹似地回到了自己人一边，而这就是被判罪的原因。

类似的非法现象不仅同主人公的命运有着联系，而且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品中的其他人物的命运有着联系。这些“工人”——劳动营里是这样称呼的——都是些普通的人，他们大都是出色的行家和能手，是具有从事真正创造性的自由劳动的人，是具有工人的良心、是对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和吹牛家以及损人利己的家伙怀有真正蔑视的人。伊凡·杰尼索维奇本人便是个规矩的、严格的行家，他在劳动营里也自始至终是一个具有真正工人良心的人。但是，这个劳动营的整个制度同人的天性、同劳动和工人的良心多么残酷地相抵触啊！

亚·索尔仁尼津的小说有时使人想起在表现人民性格上的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它的特别出色之处是作者同自己的主人公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们通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眼睛看见了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

毫无疑问，党和人民在苏共第二十次与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展开的同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进行的斗争，今后将进一步促进以反映我们现实和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为主题的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更深刻的人民性的作品的出现。

贯穿在亚·索尔仁尼津的整个作品中的思想方法和语言的人民性，特别有力地指出了同个人迷信有联系的各种反常现象的反人民倾向。伴随个人迷信而来的专横

和殘酷的行为是針對勞動者和人民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這部作品首先談的正是這一點。斯大林不相信群眾，輕視群眾。

我們看到的只是集中營生活的一天。但是作品中異常豐富的眾多的生活細節、作家的敏銳的觀察力和各種現象的吸引力，所有這一切提供了一幅包羅萬象的畫面。無論是作者還是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都沒有因怨言、呻吟和歷盡各種痛苦而損害自己的人格。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崇高而莊嚴的作品。這並不意味着這本書故意採用了冷淡的調子，始終“以事實，而且僅僅以事實”為根據。在一部不大的中篇小說里，竟然能容納下那么多栩栩如生的、有着個性的人物，的確是非同尋常的；藝術上這種成就的秘訣就在於那個審慎的、发自内心的不安的人道精神，它不僅充滿在伊凡·杰尼索維奇這個人物身上，而且也表現在作者對其他人物和他們之間的关系的描寫上。但這是滿懷着尊嚴的人道精神。作者在描寫一個主人公向本小队隊員敘述自己沉痛的生活時寫道：“他無動于衷地講着，仿佛講跟自己不相干的事……”仿佛講跟自己不相干的事——當然，這並不是說談的不是自己，這是說人尊重自己，尊重自己身上的“人”，不容許溫情主義地可憐自己，尤其是以此取得別人的憐憫。這部作品的整個語調都是如此。似乎不會引起讀者議論的描寫上的嚴格的準確性，特別有力地傳達了勞動營里黑

暗生活的实际环境。因此，这些人对我们显得更加可贵，使我们更加爱他们并且为他们的遭遇感到痛苦。我觉得，作家的这种艺术的和人道的立场，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艺术的和人道的立场。

亚·索尔仁尼津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期间里，整个情节表明，人们开始明白：斯大林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并非只是受到周围人的蒙蔽。在一个营房里正进行着一场谈话（碰巧遇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般说来，是没有时间谈话而且也没有这种愿望）。

“小鬍子爸爸会可怜你们！他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相信，还摊得上你们，笨蛋！”

不相信人，怀疑人，——这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特点。在“小鬍子爸爸”这个典型的称呼中，包含着多少民间的嘲笑和辛酸的讽刺啊！是的，人民像信任自己亲生父亲一般相信他，然而他却越来越远地离开了人民，滥用党和人民的信任，践踏革命的法制。

但是，当你读这部出色的作品时，为什么你的内心不仅感到痛苦，而且还感到有一线光芒射入了你的心灵呢？这是由于深厚的人道精神，由于虽然处在受愚弄的环境中，人始终保持着人的品质。伊凡·杰尼索维奇便是这样的人。有的“变成了胡狼”，而伊凡·杰尼索维奇“即便做了八年工，他也不是一只胡狼，而且时间越长，他越

发相信这一点。”不只是作者这么說，作品的整个过程也表明了这一点，伊凡·杰尼索維奇越来越坚信自己的人道精神了。他知道，什么是合乎人性的，什么是違反人性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自己的人性的嗅觉。如果注意到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这听起来也許有点反常，然而作品却表現了伊凡·杰尼索維奇的異常优美的心灵的和諧，他对人和每个人的特点的細致而准确的了解，以及对他們的境遇和心情的熟悉，作品里也表現了他的道德基础的坚定，表現了他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言行，应当愛誰，不应当愛誰。小說非常深刻地肯定了人民的本质和他們心灵的气质。

讀者在讀这个悲剧性的作品时其所以感到光明，是因为它說出了真理，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們国家生活的整个进程表明了党和人民是能够說出这个真理的。

.....①

(譯自 1962 年 11 月 23 日《真理报》)

① 叶尔米洛夫在下面評論了瓦·柯热夫尼科夫的中篇小說《飞快的日子》，因与本书无关，从略。

人 活 着

阿·迪姆希茨

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已经在报刊上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自然，这还远远不是对这部作品的全部反应，它那精神的和艺术的内容还将长远地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还会引起他们愈来愈新颖的想法。在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读完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我也想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亚·索尔仁尼津是一位强有力的、勇敢的艺术天才。他揭开了在这之前还没有人描写过的刚刚逝去不久的一段生活的帷幕。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特别劳动营里的一天的事情。这个特别劳动营就是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斯大林-贝利亚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时期那些最见不得人的劳动营其中的一个。

许多人都不知道索尔仁尼津在他的中篇小说里非常客观地描写出来的那些事情，因为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事情过去被掩盖起来了。可是却有不少的人不仅知道有

关那些劳动营的情形，而且还有着自己的一段惨痛的经历。由于党采取了坦率的和大胆的政治方针——这已由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决议表明了，——苏联人才带着愤怒和愤懑的感情了解到个人迷信、它的残暴本质以及不顾法纪的案的最卑鄙的表现。党揭露了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在人道精神面前犯下的种种罪行，谴责了这些罪行，并在黑暗的过去和我们现时代之间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索尔仁尼津的这个中篇小说用鲜明的、无情地真实的形式写出了斯大林-贝利亚所实行的那套折磨人的办法的卑鄙性质。这个中篇就是这样来帮助党的事业的：为了使光明正大和符合人道精神的列宁主义的国家、社会以及道德的原则获得胜利，就得揭露过去的种种恶行败迹，并且严厉地谴责它们。我现在也来套用赫尔岑的那句名言，说这个中篇将永远成为在摆脱黑暗的过去的出口上的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

而且，索尔仁尼津的中篇不仅仅是一本痛苦的和否定的书，它也是一本同情人和尊重人的书。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皮沙烈夫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时，曾这样指出：“人的天性竟是如此的丰满、有力和瑰丽，即使它是在最叫人感到愤怒的丑恶环境里，也能保持住自身的清白和自身的美。”在读索尔仁尼津的书时，就会令人油然地想起这几句说得很中肯的话来。在想到

这几句話的同时，也想到它已經得到了重大的校正，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对它作的一次校正。因为在《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这个中篇里，通过斗争而表現出来的人的天性正是苏維埃人的天性。

亚·索尔仁尼津在塑造伊凡·舒霍夫的形象，以及在刻划那許許多多插曲式的被囚禁的人物时，不只是写出了他們周圍环境的那些令人发指的丑恶現象，而且还表現出了这些受着种种最严重考驗折磨的普普通通苏联人的堅毅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創作《死屋手記》时，写信給他的弟弟米哈依尔說：“不知你是否相信存在着深刻的、有力的和美的性格，到敗絮中去寻找金玉，才正是一桩乐事。”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样說，索尔仁尼津就更可以这样說了。

索尔仁尼津給我們描写的是伊凡·舒霍夫的一天——非常漫长的、可怕的一天（虽然在舒霍夫看来，这还远远不是最坏的一天）。这是多么殘酷的生活，这是多么少見的一堆“敗絮”……那些穿着囚衣、在皮鞭下任凭驅策的人們受到的是搜身，是搶夺，是飢餓的折磨……而所施行的那套制度，就旨在于不把人当成人，在于扼杀人身上的人性的东西……可是，人毕竟还是活了下来。人活着並沒有屈服。受到侮辱的人还是在尽一切可能来保存自己，捍卫自己的人格。有一次，皮沙烈夫在談到《死屋手記》里的那些囚犯时，說道：“由于各人的願望、概念、

回忆和希望是那样的不同……所以也就不可能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相互接近的要求。在监狱里，小集团的习气应该是极其淡薄的。”在索尔仁尼津的笔下，劳动营里的一切都在于使犯人们彼此疏远，尽可能不使他们相互接近。他们把那些无辜的犯人同这样一些头号坏蛋，例如那个外号叫“胡狼”的费久科夫、“告密者”潘杰烈耶夫、“坏蛋”德尔以及那些骗子手——炊事员、食堂主任、过去的罗马尼亚奸细，即那个“摩尔达维亚人”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一起”。在看守人员中有不少像中尉沃尔科伏依之流那样残暴不仁的坏分子。对于这种人，舒霍夫认为，“你只有处处小心，否则他们就会把你掐死。”但是尽管这样，毕竟也还不能完全判断正直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毕竟还是不顾一切地在劳动中，在那种“很快就把人搞垮的劳动中”保存下来了。对于这种劳动的描写就构成中篇小说里的那些最有力和最有意境的篇章。

伊凡·舒霍夫是一个身上还保持着许多同志间的热情的人，他作过农民和战士。他这个无辜的犯人跟那迫害他的周围环境进行过长年累月的斗争，他辛勤地劳动，思念他的家，也想念自由的劳动生活。“舒霍夫的手还很有劲，还能干活……”一个纯洁的灵魂，他也不需要发什么“外快”。在他的心里有很多东西已经冻结，不过在他心里的人在的心里还没有被扼杀，没有被折服。那两个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吉尔加斯、辛尼卡·克列夫申、

作过海軍中校的布依諾夫斯基虽說着墨不多，但是在他們每个人身上人的灵魂还是依然活着。“这个阿辽什卡，不論你求他什么，他都不会拒絕。仿佛世上的一切就應該如此。”他是一个“受尽欺凌的老实人”、一个聾子、殘廢人，然而却是一个杰出的工人。舒霍夫在想到布依諾夫斯基时暗忖道：“中校越来越衰弱了，两腮塌陷了，可是精神很好，”“也許海軍中校能挺住……”“他把在劳动营里干活看成是在海上出勤一样……”

中篇小說里的那些思想上堅定的人和共產黨員的形象，都刻划得各有各的特征。中校布依諾夫斯基憤怒地看着那些押送兵說：“你們不是苏联人！”“你們不是共產黨員！”那个在監獄里被折磨了許多年，依然倔强的，并且还善于維護自己尊嚴的高个子老头，写得很生动有趣。“他滿面倦容，但是并不像一个虛弱的殘廢，倒坚强得像一块被砍过的黑石头。”至于像作为思想上抗議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津写得并不多。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是通过伊凡·舒霍夫的眼睛来描写劳动营的，而舒霍夫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沒有功夫長時間地去观察”那个勇敢的高个子的老头，可是这个老头却发现了 他，理解他的精神力量，并且感到他是一个老朋友。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說，可是它却容納了那么多的事件，以及那么丰富的直到包括主人公的細微心理活动在內的細节。索尔仁尼津

是一个严格的会讲故事的人，可是在故事里却听不到作者自己的声音。他虽然不是在“提”问题，但是他却通过所描写的事物的本质把我们引导到问题上去。你在读这个中篇时，就好像会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来的那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强有力的人物都白白地死了，他们死得冤枉，死得不明不白，而且是不可挽回地死了。可这是谁的罪过呢？”在读这个中篇时，你好像感到这个关于一个劳动营里的一天的故事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并且还会提出有关这种现象的本质的问题，也就是在不久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那种恶劣的罪行的问题。

个人迷信就是造成破坏法纪的原因（法律变成了“随心所欲”），它把惩罚机关置于党之上，并且力图使国家和社会都服从它。同时，个人迷信还寻找一些影响思想意识的特定的手段：它“修改”、歪曲、破坏列宁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它还极力使人们身上的社会的自我意识衰退下去，抹杀那使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得以联系起来的那些重要的道德概念。为什么索尔仁尼津所描绘的那些劳动营的看守人员，除了个别人（如“黑眼睛的中士”一个半伊凡——“他在所有值班的看守中是最随和的”——和别的几个人）之外，能够那样轻易地而且是毫不在乎地就违反了人性的法律呢？这不就是因为他们对犯人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是无边无际的吗？不就是因为他们“解除了”对社会责任感的意识吗？不就是因为

們压制住了自己身上发出来的良心的声音嗎？无辜受害的人們的精神发展遭到人为的阻断；他們力图用不公正的判决和監獄里的非人道的制度把一切人的意願都給扑灭干淨。根据伊凡·杰尼索維奇的这段悲慘的經歷；我們看到这个人身上已經有多少的力量被扼杀了。但是这个人並沒有死。在这里，不仅仅道出了人的天性的力量，而且也道出了我国革命时代社会傳統的力量。在这些社会联系中受到过革命时代教育的人，即使是劳动营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割断他与社会的联系。在短短的一瞬里，当伊凡·杰尼索維奇想到过去，幻想着未来的时候，他就帶着惊慌和不安的心情想起了他的故乡，想起了集体农庄，并且渴望着回到家里去。这个普普通通俄罗斯农民和士兵的精神世界，这个受尽折磨但还没有被杀死的人，在索尔仁尼津的笔下描繪得真是淋漓尽致。他在叙述劳动营里的一天，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时，就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去思索我們社会——即正为消除个人迷信的一切残余而进行着斗争的这个社会——的使命和义务是多么的重大。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这是一个包括那有助于把被伤害了的和受过重創的灵魂医治好的这个心理活动的領域在内的、森罗万象的过程。根据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还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結論。

不能不来談談到底是什么使《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成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就其美学的实质来

說，這也是一部“反個人迷信”的中篇。它是一種富有生機的人民文學的現象，占據着這種文學的是生活，是人民群眾，是人民性格，而並不是那站在“群眾”头上的被奉為神明的“英雄”。

在個人迷信時代（雖然那時存在着重重的困難，但也並不是沒有過真正的文學作品），曾寫出不少以過度的興奮來代替情感的公開謳歌和悅耳動聽的贊歌式的作品，以及形形色色使生活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讓位給謹小慎微的虛構和帶着偏頗的傾向的作品。這一類的“創作”自然早就完蛋了，但是還存在着一些殘余的典型現象，尤其是那使得作家不能完全接近人民生活的公式化和圖解化的傾向。我們現在還有些這樣的作品，它們就是按照作者事先設計好的公式，然後再給灌注上“保溫的”感情，以及再拿一些從“生活的碇泊場”上弄來的實例和事例來“加以豐富”的這種作法寫出來的。這種對現實缺乏深刻了解的文學就往往用一些或多或少的精巧的文學“手法”來蒙蔽真象，所以這種文學是同那認真地研究生活、真正地深入到人民的性格里去，深入到普通的和美的、人的辯證的心靈活動里去的文學完全背道而馳的。

最近以來，我們這裡愈來愈多地涌現出了一批從深刻地研究人民和理解人民自我意識里的新的特征中成長起來的作品。我並不想開列一張這類作品的名單，而只是提提其中的一部分作品，長篇有弗·福明科的《懷念故

土》和米·阿列克謝耶夫的《深紅色的漩渦》；中篇有弗·費多羅夫的《裝滿心靈的皮包》、弗·馬克西莫夫的《人活着》以及加·尼古拉耶娃的《瓦西里莎婆婆講的神奇故事》。我認為亞·索爾仁尼津的中篇也屬於這些作品之列。他這個剛剛走上文學道路的作家，就描繪出了一幅人民的苦難生活圖畫，刻劃出了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普通人的自衛精神的情景。必須看到，在這位作家身上還會出現一些新穎的、與當代生活休戚相關的，而且還是經過他仔細地和悉心地研究過的題材。

索爾仁尼津所學習和所繼承的那些傳統，都是非常優良的傳統。這就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這就是高爾基用他自己的創作加以發揚光大過的那些傳統（他已經教育過許許多多的作家），這也就是在我們的這個時代首先與肖洛霍夫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那些傳統。在我看來，索爾仁尼津跟這些作家都是很接近的。正是因為他的這個中篇，我才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是必須指出，索爾仁尼津不僅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而且还同他有爭論。在《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和《死屋手記》之間存在着重大的、原則性的區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美化的是逆來順受的人物，而索爾仁尼津通過阿辽什卡這個浸禮教徒的形象加以揭露的就是這種“英雄”。阿辽什卡的那套“哲學”和“宣傳”都遭到舒霍夫的辛辣的駁斥。

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说，是艺术家用才能磨制出来的一小块生活真实。虽说这个中篇小说是严格地现实主义的，找不到传奇剧的效果，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粗犷的，但却没有病态的紧张和感伤的情调。这个真正的悲剧就是用那种泼辣的力量来影响读者的。我们跟着作者走遍了这座劳动营的地狱，我们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可是……我们终于完全明白了。

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相信，这种事情将来决不会重演。

（译自1962年11月28日《文学与生活报》）

